

蕉風 月刊 377

本期要目：

- 溫祥英訪談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趙少昂先生的詩書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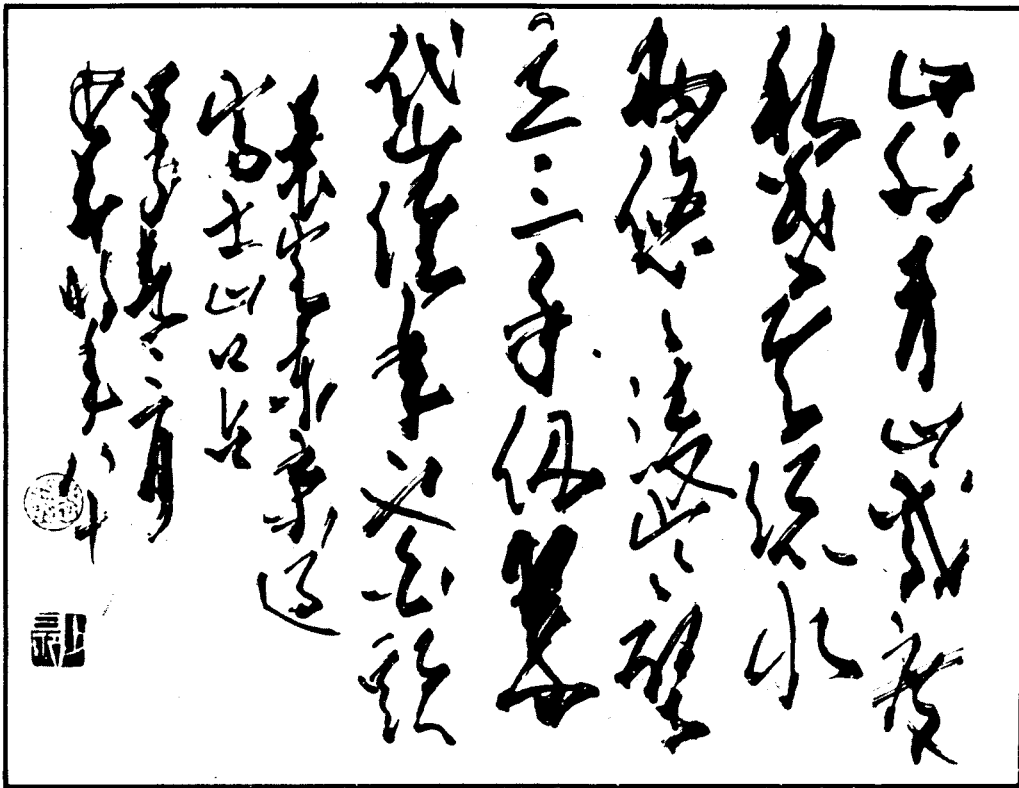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95/84

*ISSN 0126/6698

1-Oktober 1984

\$1.50 senaskah



山外青山幾度秋

暮雲流水兩悠悠

凌寒壁立三千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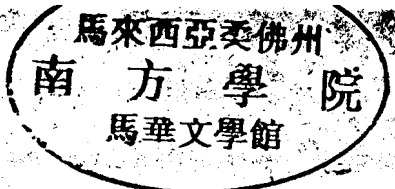
翠岱經年也白頭

曩客東京過富士山口占

甲子春三月

少昂時年八十

Speedy Pub.
10/12/85.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焱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溫祥英訪談(蕉風人物)	*本刊	2
論述		
檢討「回首時」的手法	*溫祥英	11
短篇小說		
魂歸	*落葉	13
祇是因爲寂寞	*狂風沙	20
穿越時空的人	*陳政欣	27
風向		
對蕉風的回憶和建議	*菊凡	16
謝謝各位的掌聲!	*談如眉	17
只看畫報	*蘇珉珉	17
小小說		
那天早上 / 抉擇	*謝川成	24
詩		
星的哲學	*陳紹安	15
感覺五首	*林添星	19
河畔。浪語	*小川	21
三法印	*南子	25
躲在溫暖的外套裡	*許子風	26
貓的想法	*風客	47
從端午走到中秋	*卓雁凌	47
垂釣 / 田野	*晨若絮	47
羨魚歌	*辛吟松	47
散文		
看山歲月	*黃子	22
自殺	*雨子	26
暖陽	*余中生	29
專欄		
遙寄姚拓(閒思錄)	*黃潤岳	18
一日工作十四時(人間集)	*梅淑貞	30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三七七期



溫祥英訪談

溫祥英，原名溫國生，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一日生於太平，一九四六年就讀於華聯小學，一九四九年轉入愛德華英校，一九五九年轉去怡保安德申英校讀高級文憑，一九六一年進馬大選修文科，一九六五年迄今，在板城聖芳濟執教。

一九五五年左右開始寫作，現只寫小說，偶然也作些翻譯，寫些短評。已出版『溫祥英短篇』（一九七四年）。

傳統文學（至少本地的），大致上教條主義的、千篇一律的、憑空捏造的。……本地的傳統文學，所要表現的，却並不是眼前的現實，本地的真正處境，而是某種已經釐定下來的教條。

一般上來說，馬華作者的韌性很脆弱。大多數的新人，寫不上數年，有了成就，就封筆歸隱。那些留下來的，都似乎打游擊似的，喜歡寫就寫寫，不喜歡就消失了一大段時間。否則就是賣文為生，把寫作當兒戲，這邊一塊豆腐乾，那邊一個小框框。

*訪問者：本刊執行編輯

請你先自我介紹好嗎？

那天從金馬挽趕回板城的途中，曾在美羅停下吃魚生雞粥。付賬時，那個年紀並不比我輕的小販說：「阿伯，十一蚊。」妻女與我三人相對而笑。小販可能誤解了我們的含意，忙解釋：「粥五蚊，雞肉六蚊。」最後又加上禮貌的稱呼：「阿伯！」

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年輕的小伙子和嬌嫩的小姑娘，就會彬彬有禮、也很有家教地尊稱我為阿伯。這還說得過去：十多二十歲的傢伙，總喜歡把比他們老的人看成另一世的人。但那同輩的小販，却也這樣的稱呼我，除了相對而笑，認命了以外，難道還好意思大罵人家有眼無珠嗎？

想不到我年紀輕輕（班納·瑪拉末『杜賓的傳記』——Dubin's Lives——雙關語，既是傳記也是生活層面——的主角，六十歲都有了，仍視自己為年青人，甚至搞起瘋狂熱烈的外遇。而我最少比他年輕了十多歲呢。）就滿頭灰色，面容蒼老，給外人引起一種錯覺。其實，在深心中，我總覺得比他人更年青，更沒有經驗，更沒有主見。我一向來都只有仰視他人、依賴他人的份兒，而現在因滿頭「智慧的象徵」，却被人錯認為導師。我現在刷牙梳頭都是閃電式的，為了怕對鏡。而心情低落時，唯有以岳母的口頭禪「未老先白頭，冇食都唔使愁」來自嘲。

說是那麼說。我就是愁白了頭，基本上，我是個失敗者——一個失敗的教師、一個失敗的當家，而最使我耿耿於懷的，一個失敗的寫作者。寫了將近三十年，現在已去日苦多，來日苦少，都仍一事無成，連同行的寫作者都不知道我是誰，更別說對我的作品有什麼印象了。

記得自一九六三年或六四年開始便讀到你的小說了，那麼你是從哪一年開始寫作呢？

我也不大清楚。只記得夜學六年級時，有一位同學因在學報登了一則校訊而沾沾自喜。但那時我的長篇敘事詩「獅子城」和「草原的故事」，已在蕉風刊登了。我那時正在讀初級文憑，因為就是在考試期間，我也回去夜學，爲了我迷戀上一位女同學。可惜我生性怕羞，一段美好良緣（得不到的、或失去的，都是美好無疵的嘛），就此告吹了。那是一九五六年，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

當然，那兩首詩（？）並不是我最初的嘗試。當蕉風創刊時，它是掛着「馬來亞化」的口號的。我曾從校刊裡翻譯了兩篇散文投去。就是「獅子城」，方天先生也曾把它視爲譯作。更早時，我曾在建國日報的學生版刊登過兩篇小說——「離」和「迷」。（從題目上可看出是受了粵語片的影響而抄襲的。）這之前，也可能寫過幾篇，只是不懂得什麼是原稿紙，用 foolscap 紙投去，註定石沉大海的了。

你是自小便讀英校的，是甚麼原因驅使你以中文來創作？

不對。戰後我曾讀了兩年半華校，上學時還是由母親背着去的。（母親在天之靈該知道我虧負她多大。）只是我蠢頭蠢腦，同時又懶惰成性，讀書只是躲在店後陰經似地胡謔給在店面的父親聽，所以一無所學。記得有一次留堂，母親來接，如遇救星地大哭起來。女老師看我哭得淒涼，最後還是放我回去。當然免不了一場訓責。只是沒有用。我是在八九歲時轉去英校一年級後，才茅塞頓開，考試總如假包換的名列前茅，十年完成十一年的課程。（請原諒：我現在是大時了了。）

我之中文來寫作，並沒有受到什麼所驅使。照我看起來，倒是順理成章的。六年級時，我病了兩個星期，病後校方允許我補考，僥倖與林良實、Mohd. Anwar Fazal（現在聯合國服務，派駐非洲）三人在第二學期中被調升到初中一。同學們都是新面孔；同時我已跟安華鬧翻了，而我們三劍客中的第三人，謝廣南（另一爲林良實），已跟他父親被調到馬六甲去。我於是從一個好動的人，驟然被逼成爲一個愛靜的人。童年時的遊伴，也一個一個不知隱到何方去。當時我無所事事，從前門踱到後門，又從後門踱到前門。也不知爲了什麼，忽然對書報感上了興趣。

父親是開洋服店的，靠自學還會寫幾個斗大的華文字。母親則盲字都唔識個，晚上工餘就跟幾個老相好打牙交。我的年級已大，已不允許混在女人群中，同時對這些婆婆媽媽的談天不再感興趣。（現在後悔已不及了。若我曾用心的去聽，我「南來的華人」也不虞無材料可寫了）同時我也搬出了父母的房間，在店面鋪張帆布床睡，跟伙計們打成一片。伙計中有一兩個會喝過墨水，而其他的也正在着迷於當時成套成套的武俠小說，什麼方世玉、洪熙官，火燒紅蓮寺等的，有些甚至在床上劍來盾往的呢。店裡原是訂閱建國的，不知幾時開始改訂南洋。畫報則有東風。當時馬華文壇也鬧哄哄的。月刊叢書一籟籟，計有「星期六」、「人間」、「蜜蜂」、姚紫先生先後創辦的「文藝」和「天馬」，當然還有「蕉風」。結集或叢書則數也數不清，依我所記得的，就有南洋叢書，謙君的「烟」，方北方的「娘惹與峇峇」，苗秀的「星加坡屋頂下」，還有什麼南大頌等等。同時，書籍真的做到價美物廉的地步，而且大量從中國輸入。我當時就收集了許多翻譯的俄國小說，尤以普希金的詩作最齊全。五四後的中國作品也買了一大堆，以巴金的作品最齊全。

換句話說，我是薰陶在華文的書界中，所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時，就自然而然地以華文來寫作，感覺上比較親切、比較能表情達意（我當時的情感都是華人的），比較是自己的語言。

當然，我不是沒有嘗試以英文來寫作。開頭時，我是以英文翻譯少年小說，但寫來拖泥帶水。可能對英文的控制不夠。過後政府禁止中國書籍的輸入，我就轉而購買英文書籍，尤以狄更司的最爲齊全，而每本我都能從頭到尾看完，雖然必須翻字典，抄新字，麻煩得很。但奇怪的，我根本沒有想到認真的以英文來寫作，雖然當時幾位同學曾組織一個 Compass Discussion Group，而出版一本油印刊物，我曾以英文寫過所謂詩和小說。過後，我以英文寫作，只有兩篇——是「養鴨的故事」，原本是指南針討論群的講故事比賽的得獎作，過

後才翻譯成中文，交給黃思騁先生發表，因為他為時正鼓勵短小精悍的小說；其二則是『溫祥英短篇』中的 The Sung Vase，也是教學上的示例之作。

長話短說，我不以英文來寫作，因為英文畢竟是第二語言，不能操縱自如，跟我所接觸的生活層面格格不入。為了同樣的原因，我總不能把 The Sung Vase 翻譯成中文，因為它的思想不適於或不是華人的。在大學時，我却有種自卑感。這並不是因為我的功課比不上他人，其實，我的英國文學的作業，在第二第三年中，都平均是A以上的，而我的學位也是二上的。只是在英文系中，幾乎每個人都來自純講英語的背景，我總感到如墮入鷄寮中的一隻鴨，怎樣鳴都鳴不像。其中有一位女同學，說起話來帶着怪怪的英國腔，聽到就使我作嘔。基本上，我是個怕羞、自卑感很重的人（我就曾向魯莽兄提起過，每個寫作人都有種缺憾，以寫作做為一種彌補。），就是華文寫作者，我直至上大學，參加蕉風在太平山的野餐會時才開始認識他們。在波德申時，我曾參加學報的晚會，第一次見到黃思騁的廬山真面目，但沒有人睬我，我也不認識半個人，只到了半個鐘頭，我就回寄宿的地方睡覺了。為了這個原因，我不願拿出我的東西，讓他們評頭品足。

最後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英文文藝沒有發展的園地，當時確曾有一本 Malayan Student，栽培了 Johnny Ong。但除了這以外，就只有校刊了。這可能是個 blessing in disguise。英文壇最少不像馬華文壇那樣，充塞着為稿費而胡言亂語的寫作人。

以中文來創作，你有沒有遇上文字上或理念上的困難？

開頭時，似乎沒有，因為我所寫的東西仍圍繞着廣東戲或巴金式的題材，很華人的。但過後年紀大了，學識增加了，却有時找不到語言或概念來表達我所要說的。坦白地說，我是跌在兩張椅子之間，英文不能隨心所欲，最少在應用起來有種 mental block；而中文的程度則只有夜學初中一。就是中國歷史和哲學，我都是以英文來涉獵的，以外人的眼光來觀看自己的文化，要返原，大多數時候找不到中文字眼。另一方面，有些西方意念，中文似乎是沒有的，如 personal integrity，我就找不到中文的雷同，而這個觀念是現代小說的一個主要主旨。可能「盡忠，盡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折」等可能構畫出一個大概，但那是對他人的，而不是對自己的。中國也有修身的概念，但那是為了使自己能適應自己的社會角色。Personal Integrity 却只是忠於自己。儒家是以社會國家為重，西方却是以個人為重；一個是外向的，另一却是內向的。就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也似乎沒有這個意念。這一點，可能是中西哲學最大的差異。中國根本不必檢討個人的自我（self），因為儒道兩者已釐定了人在社會中以及宇宙中的地位。

在某些地方，我是先以英語來思索，然後才以英漢字典的幫助，再翻譯成中文。過後發覺不少的寫作者，都或多或少以英文入詩，我也索性以英文來嵌入小說中了。『天亮前的早餐』的題目原先是 Breakfast Before Dawn，發表時由梁陰廣改為中文的。

為了以上的原因，我的小說的思想性很弱，抄襲性很強。誰叫我被壓在夾縫中，而不思振作呢！

你早期以「山芭仔」作為筆名，有特別的用意嗎？

到訪的文友，聽到我父親拉開喉嚨向樓上大喊：「山芭仔，有人攔你！」，大都大吃一驚。他們大都以為我這個筆名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如當時的山東佬，甘榜居士等。其實，這只是我的乳名或花名。據說，日本佔領時期，我們一家曾逃難到玲瓏的山頭去，母親背着我，連人帶我跌落吡叻河上流，連毛巾都黃了。過後回到太平，也寄居在九皇爺的山芭裡，因此從小就被叫為山芭仔。

我的中文程度，只有夜學初中一。因此開始寫作時，要找筆名來隱藏自己時，找來找去總找不到更文雅的稱號，唯有索性以這個不雅的花名來面對世界了。已故的杏影先生，是最不喜歡這種阿狗阿貓的筆名，很多次都把它更改，如更改為「山子」等。只是我的固執戰勝

一切。何況，這筆名採用了這樣久，一旦改了，讀者就不知我是何方神聖。

妳也許注意到，我的小說主角多數沒有名字，因為我對取名的學問還沒有摸到門路。（當然，我私心裡是想以他們來代表全人類。）就是我現在這個筆名，也是我結婚後的「命字」——祥是輩號，英是我自作聰明選的名。當時父親曾請教別人，給我一大堆字來選。我偏不出息，選中這個英字，誰知到頭來，我還是一點都不英明。如果我選中什麼隆呵，財呵，福呵，祿呵，現在我可能搞得風生水起，甚至發起了什麼「溫祥金短篇獎」，獎金每年整萬元呢！

爲甚麼你要寫小說？

這個問題不容易作答。照含意看來，它可分兩面作答。一是我爲什麼要寫作；二是我爲什麼要寫小說這種體裁。現在回想起來，也不能 pin-point 個中原因。是爲了稿費嗎？現在可能是，但以前確然不是。我以前有許多稿件都投到沒有稿酬的刊物去，如『荒原』、『海天』、『新潮』、『銀星』等。有時稿費沒有寄來，或被某人吞嚥了，也不寫信去與師問罪。是爲了濟世救人嗎？以前確然擁有這種天真的想法。就是現在寫起東西來，也免不了一種以文載道的傾向。不過，當時的思想，只是一種矇矓、幼稚、未被安排好（unordered）的，人云亦云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等。其實，追根究底，那是一種浪漫的理想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懷春少男的夢幻。似乎以爲寫得出人頭地，就會引起少女的青睞，渡過甜甜蜜蜜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的生活。

這種隱晦，未經大腦安排過的思想，只能以小說的體裁，才能表達無遺。難怪一開頭，我就寫小說、『迷』和『離』，根據我的記憶，是有關少女逃婚和少年離家背井找工作。這種題材，是俗不可耐、千篇一律、憑空捏造的，離現實一千八萬里。就是過後所寫的所謂詩——『獅子城』、『草原的故事』和『太平湖之戀』等，都是敘事的體裁，反映出普希金式的幻想上的浪漫。

我似乎離題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從一開頭，就似乎愛上小說的體裁，就愛好說故事。可能這是我的天性使然：小說或故事易於了解。詩則比較難懂，因爲注重感性。也就是說，我的知性比我的感性強，雖然兩者都不很發達。因此我不能寫詩，也沒有那種技術知識來創作戲劇。

另一方面，小說給予我絕大的自由。方天在評『草原的故事』時，曾指出我的優點是全面兼顧，能從各方面來分析問題。小說體裁恰好給予我這種自由。記得我投給蕉風的第一篇小說『孩子的心』，就包羅萬象，還是主編彭求禎替我刪改，給予它一點秩序。小說可以處理各種題材，各種處境，就是只能領會，不能言傳的心境，現在有了意識流手法，也可以表達出來。

至於手法，更包羅萬象，從十八世紀的仿報導體、日記體、書信體到康拉德的時間穿插，到亨利詹姆士的建築型，到蒙太奇，到意識流，到音樂性，印象性等等，應有盡有，列之不盡。契可夫、曼斯菲爾、喬哀思、馬克吐溫、詹姆士等已把小說藝術推到一個新的高峰。就是抒情，小說也可爲。我的『憑窗』與『春天未老』就是這方面的嘗試。我的Sketches嘗試把小說寫成漫畫。

小說的自由，I'll not trade it for the world！

你一共寫了多少篇小說？有沒有特別喜歡的精心得名？

不算多。在整理收集『溫祥英短篇』時，我統計有三十多篇，但大多不能登大雅之堂；七四年後，沒有做個統計，但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篇。

『溫祥英短篇』只收集了十一篇。這是否意味着以前的東西不值得一顧呢，還是不值得留傳下來呢？我當時確有這種想法，但最少它們代表我的心路歷程。『溫祥英短篇』中的十一篇，難道就是比較滿意的嗎？在印象中可能是的，可是幾年前當我把『瑪格烈』翻譯成英文時，我覺得簡直像一篇胡鬧劇，作者的安排太過明顯，載道的意味太過濃重。我現在的

印象中，比較滿意的，是『脫衣舞』（在蕉風發表時，題目被改為『艷舞』，最後一節也被刪去。）我的中心是欲揭穿人類自我欺騙的心理，如脫衣舞的七脫那樣，一層層的把外象剝下來，最後所得的又是什麼呢——只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脫衣舞孀的胴體。而所謂關心，所謂愛，却如那被拋棄的紙手巾，死在朝陽下。

這是我記憶中的主題與表現，事實是否如此，我沒膽量去查看。腦海中的創作總比現實中的來得十全十美，全無瑕疵。

在六十年代初期，你曾寫了好幾篇中篇小說，後來便好像只寫短篇了。為甚麼會這樣呢？

不是好像，而是確實如此，雖然我近期的短篇都很長，有的甚至長達一萬多字。

在六十年代初期，當黃崖主編蕉風時，蕉風每期都附有一個中篇小說。看得多了，我也蠢蠢欲動，終於寫了三個中篇，但只有『無形的謀殺』被採用，還是因為黃崖要我上電台，怕我是個無名小卒，大發慈悲刊出的，還囑咐我作自我介紹時特意提出將有一個中篇發表。水準可想而知了。

後來蕉風取消了附送中篇的計劃，而別的副刊都聲明不用超過萬字的稿件，我也覺得沒有寫中篇的必要了。自從方北方的『頭家門下』連載後，本地小說版已門戶大開，開始刊登本地中長篇小說，但性質多以娛樂性為重。現在我就是寫，也沒有那種訓練、本領和氣魄了。

還有，你的初期小說，比較注重描寫人際關係的衝突，後來却轉向以心理描寫居多。這是不是因為你受了現代小說的影響？

是的。在高級文憑以前，我所看的書，大多數，不，全部都是十九世紀的小說，我當時的想法是，只有古典（或經過時間考驗）的書籍，才值得閱讀。但在高級文憑班和大學中，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選修現代作家之課程。我於是接觸到蕭伯納、忿怒的一代、龐德、艾略特、葉慈，甚至伊麗莎白一世時的約翰唐（John Donne），羅倫斯、格林、哈代（到現在我仍不喜歡他宿命論式的小說）、喬叟、亨利詹姆士、胡爾美、曼斯菲爾、湯瑪斯曼、赫曼赫斯、福克納、史坦貝克、海明威等等，同時我對歐洲的歷史背景，思潮等有了認識。對我來說，這簡直如哥倫坡發現了新大陸。

這種 Exposure 更加深我對本地傳統（或寫實？）文學的不滿。傳統文學（至少本地的），大致上是教條主義的、千篇一律的、憑空捏造的。五四後的中國文學，是對當時中國環境與現實的一種反映，是有它歷史的必然性。本地的傳統文學，所要我們表現的，却並不是眼前的現實，本地的真正處境，而是某種已經釐定下來的教條。它不需要創新，只要填充的能力。當時我就曾向文友提起，本地作品中的人物是沒有變的，不會成長的，是扁的，而不是圓的。這跟哈代的小說差不多。哈代最少是受了達爾文主義的沖擊，而寫出那種 pre-destined 式的小說，但最少他的作品是藝術的昇華，同時有他個人的想法。Tess 的成為 Pagan Gods 的犧牲品，乃是一段精明的象徵式的描寫。反觀本地的批評要求，簡直低得不能再低。只要是「內容健康」，「有教育意義」，「言之有物」，就是好作品。然則，「內容健康」等術語，又是什麼呢？根本沒有明顯的定義。似乎是反黃、反封建、反資本家、歌頌無產階級等等。但這一大堆名詞，它們真正的意義又何在呢？似乎「小便後沖水」也變成好作品了。似乎忘了，文學也是一種藝術，也需要搞好 execution。比如說，在畫畫的天地中，我如果想畫一隻老虎，但畫出來的却連犬都不像，沒有人會讚我的為好作品。但在寫作上，只要說明「他天良發現，懸崖勒馬」，因有教育意義（？），就是好作品了。難怪馬華文壇已有六十年歷史，但迄今還長不大。

我老早對這種趨向，就有一種反動。我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說，大體上都帶點諷刺意味。這是我憧憬破滅（disillusionment）的第一步；我變成憤世疾俗，變成 cynical, sceptical。「文藝理論家」所說的是一套，我親眼所見的現實，却又是另一套。我曾寫過一篇「窮人欺

騙窮人」的散文，也在荒原發表過一篇小說『生活』，闡明貧窮的罪過，是因它抹殺了人性。

當然，我沒有抹視現實中的丑惡，但我不相信，階級的遞變能解決這種丑惡。這是人類的處境，一般上的處境，政治或經濟方案是不能解決的。主要的是「*Walau bagaimana pun sempadan terakhir ilmunya akan sentiasa merupakan sempadan mengenai dirinya sendiri*」——認識自己。自己不只意味着小我，它應該包括大我。其實它是大我，是全人類。而在審視自己時，我們必須擁有 compassion，因為我們不是神。我們只是人，人類中的一份子。

所以我過後的小說，中心點是視覺，遠與近，以及時間。我睜大眼睛去看，挖淨耳朵去聽，但所見所聞，在近前，在現時，都 do not measure up。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這正代表我當時的 disillusionment。這只是我個人對現實的反應；可能我年青時的理想主義太過濃厚了吧。

六十年代初期，我就曾試用心理描寫的手法了。新潮上的『夜』和海天上的『高跟鞋』，就是這方面的嘗試：『夜』同時還是描寫三個同時發生的景象之嘗試；而在『高跟鞋』中，我則第一次描寫手淫的行為。

但這手法的大量應用，還是我來了檳城之後。我是個教師，生活圈子免不了困限於學校和家庭之間。而我租住的屋子，是個住宅區，鄰居大多受過教育，互相往來的頻率很少。況且，我是個廣東人，講和聽福建話都成問題，所以跟大眾（？）的來往，也只限於生意上的交往。所以，我若要寫下去，唯有向自己的深心去發掘。

這個手法給了我很大的自由。我可以隨意玩弄時間，玩弄情節，使小說更有彈性，更有張力。那些我認識不夠，或興趣不足的事物，我能一筆勾過，或根本不提。而我覺得，這技巧更能賦予現實意義，使內容更廣更深。因為現實都是死的，或中性的，或非道德的，只有人才賦予，或在現實上釐訂某種意義。

當然，現代小說的技巧，不僅意識流一種，而如喬哀思或胡爾芙那樣整篇連貫着採用意識流，已經是過時的了。所以這個時期，我也嘗試了別種手法。大致上，我是因內容的不同，而採取各別不同的形式，盡量使內容與形式溶合在一起，如『憑窗』、『Sketches』、『冷藏的世界』、『生活是這樣的嗎』等。

成功與否則當別論了。

你近年來的作品，有好些是描寫吧女妓女和她們的「顧客」的，你也因此得了一個不大「文雅」的封號。為甚麼你會對這一階層的人士有這麼濃厚的興趣？

也不算多。推算起來，只有『悲哀』，『回首時』，以及『情人老去』一系列六篇，以及早期的『瑪格烈』。

至於封號，我們的作家吃飽飯後，無可事事，就喜歡替人加上帽子。『溫祥英短篇』出版時，我曾在蕉風刊登一篇表明我的心跡的短文，有人也譏為跟吧女談文藝。難道跟滿口「內容健康」、「言之有物」、「有教育意義」之輩談文藝嗎？他們還沒有認真去讀你的作品前，就先入為主地把你埋在一大堆堂而皇之但定義不知何在的名堂下了。他們根本對文藝一竅不通。我承認跟吧女談文藝，是一種本地寫作人所有的悲哀。這不啻是自說自聽，聊以慰藉自身的孤獨寂寞感。難怪我現在趁機喋喋不休。

至於對這一階層人士感到興趣，可能也是環境所逼。從小，可能受了父親的薰陶，我對杯中物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記得初級文憑後，我上去玲瓏，原意是追求我的女同學的，但對着二哥的白啤酒，總不能自制，喝得連小姪兒推一推，就四腳朝天。六十六年，我曾患了黃胆病和傷寒，烟酒戒不了幾個月，又故態復萌，大抽大喝了。我唯有以李白的名言「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來自嘲了。

我求學時，是個「好公民」，意想不到吧？這是我的悲哀。其實，loss of innocence 正是西方文學所愛好的主題之一。現在我對自己的孩子所採取的，是開明（liberal）的態度，希望她們不會無理地去反抗或 rebel。對風月場所存着一種從未涉獵過的好奇、迷惑和幻想。

可能臭味相投，在學校裡混得比較熟絡的，也是此中好手。從以前沒有招待的酒吧喝到新開的 girlie bar，有一個時期幾乎每晚都泡在酒吧裡，耳濡目染，也以為對吧女以及她們的生活有所了解。至於妓女，趁着酒意，又受着狼朋狗友的慫恿，也學人尋花問柳了兩三次，每次回來心靈上總蒙上一層陰影。想不到，我居然是個清教徒（puritan），可能受了羅倫斯的影響吧。老實說，現時婦女似乎是解放了，而若要去了解她們，也唯有像古代的文人雅客，去風月場所找尋了。

吧女和妓女，可說是社會的渣滓，而他們的顧客也並不清高到那裡去，不同的只是一方無錢，另一方有錢。而這正好闡明人類最基本的處境——人的尊嚴，為了金錢，可以如丟舊衣服一樣丟在一旁。而另一方面，有了幾個臭錢，就可以把別人的尊嚴踩到爛泥裡。這是病態的。人的價值觀可能是錯的；值得寶貴的東西，都當垃圾來零售；不值得寶貴的垃圾，却出賣尊嚴來奪取。對於性的觀念，我是深深地受羅倫斯的影響——性是兩個人之間最最神聖、最最融洽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很多吧女或妓女，都是身不由己的，受了環境或自身的驅使。這就是人的悲哀。

酒吧的興起，是一個使人迷惑的現象，這是一個社會現象。是什麼原因使它的興起呢？那些吧女，是自願的嗎，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抑或是被迫的？若是後者，自願的成份有多大呢，被迫的成份又多大呢？難道沒有其他可做的工作嗎？當然，其他的工作，入息沒有那樣的好。然則，這是值得的嗎？人的尊嚴呢？另一方面，顧客的心理又是什麼呢？一種虛空，一種迷惑，一種 ersatz？然則，這種心理又來自什麼地方呢？是否是現代工業文明的過錯嗎？然則，工業文明又是由誰促成的？

其實，這一個世紀以來，經過達爾文主義，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經過法西斯與共產的 regimentation，人的地位又是什麼呢？人的價值又是什麼呢？人的尊嚴又是什麼呢？

探討吧女生涯，只是管中窺豹，得不到全觀的。但我的背景、能力、學識等，只能足夠我從這小處着手。

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你的最大願望是甚麼？

假如問題是我個人的最大願望是什麼，答案就簡單了——百萬富翁。在廁所裡打坐時，我就時常想，最好我能中一張福利部頭獎（只是我每期都忘記買，可能心裡有種無名的恐懼，怕真的中了時，却又捨不得出錢了），拿出十萬元做為基金，每年就拿出那一萬利息，作為「溫祥英小說獎」的獎金，頒發給一年來最傑出的小說。得獎小說必須能反映出一年來的變動或趨向。但它不僅只是個報告文學，而且必須是篇精心的文藝傑作。換句話說，它必須是篇嚴肅的作品，不像目前所風行的濫情作品，也不是憑空捏造的所謂「健康作品」。

但問題既然是作為小說作者的最大願望，我就必須三思而後答了。近十年來，我已逐漸對個人式的小說不滿。當然，我仍堅持着，寫作是非常個人的，不過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視野也該跟着擴大，再不能自足於那些幾乎發生在真空中的心態改變。我不否認，每篇藝術品，都或多或少受了時代的限制與影響。我過去之所以寫成那些作品，都是因當時的環境所促成的。在剛才的答案中，我相信我已把這表明。但現在我已活了三份二的生命，一事無成，該是從蝸牛殼鑽出來的時候了。我對吧女妓女生涯感興趣，該是一個好現象吧。至少我已脫離自我，而去關心別人了。只可惜神女生涯，在名門正派的人來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我必須把注意力扭轉到正人君子那邊去。『各人忙着生活』就是向那方面發展的嘗試。不過，那只是小兒科。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寫出本地非土著社會的面貌、處境、命運、展望。

緊接着的問題便是：你如何去達到你的願望？

訪問者實在毫不放鬆，給我喘氣的機會都沒有。

坦白地說，我根本還沒有做出任何努力。我這個人不但懶惰成性，而且還吊兒郎當。除非被催，否則得過且過。而被催得緊了，才火速地努力，而到時才醒悟我的預備工作根本沒

有開頭。

想起來，做小說作者，實在並不是那麼輕鬆。他必須是萬事通，對天下各事都必須有所涉獵，從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到語言等等。而這要化畢生的精力去探尋。這只是小說的背景。他還必須去領略了解人性，帶着 compassion。另一方面，他也必須鍛鍊他的寫作能力，提高文學修養，尖銳化自己的鑑賞力。

你滿意自己的成就嗎？

我寫作已將近三十年，但作品不多，而且大多份量很輕。現在檢討起來，這三十年來，好像沒有一個系統。當然，在某一個時期，我對某一種思想或某一種哲理發生興趣，但總不能持之以恆。說好聽點，我是個變色龍，不好聽則是毫無主見。換句話說，你不能對我的作品下如此的批評：這個時期他的中心是這樣，那個時期又是那樣。

我所能肯定的，就是現在，我的作品是隨讀隨忘，寫了等於沒寫，根本不會存在過。

在創作中，你有沒有受到任何作家的影響？

這是很難指定的。開頭時，我迷上普希金，他的每部詩集都收集齊全。早期我可能感染上他那種浪漫的理想至義。

過後是迷上了巴金與狄更司，可能感染上巴金那種浪漫式的反抗主義。

但影響我既深且廣又恆久的，還是羅倫斯。我第一次接觸到他時，還是在高級文憑班，當時還沒有脫下「好公民」的固執。第一次跟他接觸，是一種心靈上的震撼。他的主要哲理，似乎是個人或自我的感性主義，我不知字眼用得恰當與否。也就是說，只要我（或內在）沒有感覺到，那末外界根本不存在。似乎是「我存在，因此世界存在」，很主觀的看法。當時我正離鄉背井在怡保讀書，人地生疏，受了他這種悲觀的感染，幾乎自殺。後來服膺了他那種以基本（essentials, basics），原始（primordial）為基礎的學說。外世的一切，道德，institutions 等，都是外在的，人造的壓力。主要的是人的本性。

以後當然還受過其他作家的影響，如康拉德的玩弄時間，人面對自己時的考驗，如亨利·米勒的玩世不恭等等，但在基本上，我總保留着蕭伯納的偶像破壞想法以及羅倫斯的着重基本人性。

你閱讀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

這個問題，在我的答案中，都或多或少解答了。我讀的作家很多，有時迷戀起來，就設法收集和閱讀他所有的作品。只是我沒有系統，也沒有作有系統的研究，只是興之所至，恰巧碰上某一個作家，就找他的作品來讀。

開頭時，我讀俄國作品，過後五四作品（尤喜蘄以的小說），再後英美作品，再後黑人（包括非洲與美國）作品（尤喜 James Baldwin），再後法德作品等。

對於馬華文學的前途，你的看法怎樣？

一般上來說，馬華作者的韌性很脆弱。大多數的新人，寫不上數年，有了成就，就封筆歸隱。那些留下來的，都似乎打游擊似的，喜歡寫就寫寫，不喜歡就消失了一大段時間。否則就是賣文為生，把寫作當兒戲，這邊一塊豆腐乾，那邊一個小框框。前輩作家如方北方、韋暈、劉果因、溫梓川等，也似乎留在家裡逗孫為樂，或悠哉遊哉過退休生活。所以馬華文壇給人的印象，總是長不大。我沒有意思非議年青作者的貢獻，但文壇總不能一面倒的呵！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是國地問題？不會吧。現在各大報小報都開闢副刊，愁的正是稿源不足。稿酬問題？可能是吧。一篇小說，最少要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有時甚至幾年，稿費

也是一千字十元。另一方面，一個下午可以寫三四篇的豆腐乾，所得的報酬又快又易，同時知名度又高，因為能天天見報呢。

不過，文壇的存亡或興衰，追根究底起來，只需幾個有心人就足夠了。許多報屁股上的東西，寫了就等於沒寫。因為文壇的興衰不在量，而在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這寥寥可數默默地，認真地創作者的作品水準。這個責任，該由馬大中文系負起，但從一九六二年尾創辦到現在，馬大中文系就似乎只注重古文，或編目錄，根本跟本地的現實和需求脫了節。374期蕉風張錦忠的『華裔馬來西亞文學』是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馬華文學的前途如何，純視馬大中文系能否負起領導與提高馬華寫作人的責任。這是責無旁貸的；報館只是賺錢的機構。

請你對本刊的內容提供一些意見好嗎？

蕉風是月刊，與普通的副刊，性質不同。報紙副刊隨讀隨丟，蕉風則能保存下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二十九年，甚至一百年。因此，它的內容必須耐讀，在新的一期還沒有殺青前，可以讓人翻翻閱閱，或在幾年或幾十年後，讓人參考。至於什麼是耐讀的作品，則是見仁見智，也視蕉風的對象是那一種讀者而定，雖然編者可能有間接的影響——賞識某類作品，則會引起那類作品的寫作者踴躍投稿。

第二點，蕉風必須多樣化，或篇數充足。我不反對蕉風刊登長篇或中篇連載。其實蕉風是本地唯一連載純文藝中長篇的刊物。（報紙的小說天地，雖然有個時期掛着文藝小說的招牌，但所刊載的，趣味性多過文藝性。）不過，篇數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浪費。人有種慣性，喜歡一口氣看完一篇小說，如果要等待整個月才能看到「後事如何」，他就沒有這種耐性了。有時原意是等作品刊載完畢了，才一口氣從頭到尾看完，但誰知前幾期不知擱到何處，也就拉到了。這一來對讀者、作者都虧欠很大了。這問題不知如何解決，總不能叫蕉風每期都附上一本中篇呵。

近幾期，蕉風不但刊登長篇連載，也刊登中篇連載，這無形中減少可讀的作品了。因為有頭沒有尾，或有尾沒有頭，非割愛不可。而蕉風在一兩天中就看完了，還有三十天可等，實在焦急又無味。

這種情形之出現，依我猜想，可能是稿源成問題。有關這一點，編者已盡了很大的能力了，催稿去信，已經做得淋漓盡緻了。但為什麼稿件仍然不足呢？這是一個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某大報的編者也必須 resort 剪稿，可見問題的嚴重。稿件的來源，蕉風可能面對更大的困難，這並不是蕉風的稿費比人低（其實某大報副刊的稿費，也是一千字十元，而且還要等兩個月才寄上的呢。最可笑的，此報所贊助的座談會的主講者，都一致提議增加稿酬。）而是蕉風既是月刊，稿件被印成白紙黑字，最少要等上兩三個月。

其實，文藝稿的短缺，可能跟目前的經濟環境有直接的關係。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很多作者都封筆，改投別種更能賺錢的活動去。那些仍堅持下來的，則從事比較容易寫，賺同樣千字十元或十五元的非文藝的急就章，剩下來的嚴肅作者，也已寥寥可數，而既然是認真地創作，也就不能像種豆芽那樣，隔晚就滿筐滿籠了。

這個難題，蕉風是無能為力的。其實，蕉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蕉風每月虧損兩千多馬幣，二十多年來都如此。」所以，蕉風目前的唯一急務，是如何自救。我提議蕉風必須現實一點，接收廣告，作為維持以及充實蕉風之用。英美的文藝刊物都這樣做。我們不能一廂情願，自鳴清高。現實是殘酷的，不能仗着蕉風是全馬唯一純文藝刊物，腰纏萬貫的人就會發慈悲，大做慈善來幫忙蕉風。一個月虧損兩千多，我的 take-home pay 也沒有那麼多呢！我的創作年齡，恰有蕉風那麼長，我深心裡總不願看着蕉風最後「壽終正寢」呢。

怕只怕，就是蕉風肯降格刊登廣告，也沒有仁人善士肯登呢。蕉風畢竟每月只印一千本，賣出八百本呢！

編者按語：對於溫祥英訪談中有關本刊的批評，本編有以下的補充——

- ◆我們並沒有特別賞識某類作品。無論是任何人的作品，只要具有相當水準，我們便樂於刊登。
- ◆『蕉風』是一本文學刊物（現在已經包含了美術版），因此在內容方面，當然是以文學創作與批評為主。當然，我們也刊登與文學有關的其他部門藝術文章，如376期公羽介所寫的『「往事追憶錄」的電影版』一文。事實上『蕉風』已在內容方面力求多樣化，儘量做到不偏向單一種文體。
- ◆『蕉風』絕對不是因為缺稿才刊登中篇與長篇小說。我們都知道，嚴肅的長篇與中篇創作在本地難有刊登的機會，而『蕉風』，一期可容納十萬字，恰好可以提供這個園地。如果連我們都不刊登中篇與長篇創作，又怎能去責怪本地作家只會寫寫「小兒科」的作品呢？我們並沒有輕視短篇創作之意，不過，所有大小說家的地位，絕大多數是建立在他們的長篇創作上。所以，『蕉風』刊登中篇長篇的編輯政策，將會維持不變。



自唱自彈

*溫祥英



檢討『回首時』的手法



已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對心理描寫的技巧，深感不滿。其實，我過去所用的手法，根本算不上是心理描寫，更說不上是意識流技巧。基本上，我對心理學一竅不通；另一方面，純正的意識流手法，是捕捉思想形成的一剎那，如思想那樣，根本是無系統可循的。我所採用的，無非是變相的說明（講得好聽一點，是交代），企圖借用人物的回想，「對其他事、物、主角的過去，或家庭」作一個交代，有條不紊，有路可循。這一來，就不會「表現得非常自然，毫無裝作」。何況，所用的詞彙、語氣、態度等，都不像屬於主角的，反似作者本身，簡直是作者現身說法，把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後，所謂心理描寫手法，太過注重主角個人的看法，未免太過以偏蓋全，表現不出現實的實況。

如所周知，現實並不是那麼片面、那麼簡單的

。現實是寓言中的大象，而我們也只不過是寓言中的盲人，只能捉摸到現實的單面。就是在西方，喬叟式的純粹意識流，或馬克吐溫式的方言敘述，都已落伍了，都已過時了，雖然仍可作為借鏡。如沙白羅的『何索』，就是意識流手法的另一種應用，只是這次主角是位博學的大學教授。心理描寫的技巧，已不能盡善盡美、淋漓盡致地描述現時社會的複雜性，雖然這手法仍能加深人物描寫的深度。不過，我對它仍有一種不滿。作者似乎偷工減料，很方便地就把人物的動機交代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一絲一點的 ambiguity，而另一方面更加深讀者的惰性。作者既然已經說明或解釋得淋漓盡致，還用去領會，去思考嗎？而事實上，人物能否這樣的透明嗎？我們能否那麼透澈地了解一個人，或一個事件嗎？就拿目前馬華的黨爭來說吧。有一位領袖

曾說，如果是陳派當權，他們可能也採用開除異己的手段。他這話，確實使人深省。黨爭中的的是是非非，黨爭對華人命運的後果，豈能三言兩語，就能解釋或交代清楚的呢？

可能爲了以上的原因，這幾年來，我不能寫出什麼。『回首時』還是我近幾年來的第一篇小說，可能是受了去年幾篇彈彈唱唱的刺激，也可能因爲它份量很輕，容易下手所致吧。

在寫『回首時』，我所採用的，可能是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的手法，盡量以客觀的旁觀者的眼光來描述，雖然對鏡不見了自己的意象，是追隨荒謬劇的傳統。嚴格地說，我是採用福斯特（E. M. Forester）所說的「跳動性敘述觀點」（bouncing view-point），有時是第三者敘述，有時是第一者敘述。後者的敘述觀點，可由那一段籌思該下注那一隻馬看出。而按摩那一大段，連主角的影子都不見了，最後才以那句：「而他呢，他只是她千千萬萬尋花問柳客之一」把他帶回小說中，只是他的主角地位也不見了：他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尋花問柳客之一」而已。（請注意「千千萬萬」的誇大。）

這種手法，並不意味着我「盡量做到不在批判」。讀者可能注意到，主角是無名無姓的，他的賭友却有姓，有一個甚至只有名而沒有姓。他說姓雲，很顯然的並不是他的真姓，只是一種自狀。按摩女只是一個號碼，連人性都沒有了，雖然我仍把她當作人，用「她」而不用「二號」來描述那機械化的動作。但吧女們却更慘了，不但無名無姓，藝名也沒有，就是連個性（individuality）也沒有了。如菊凡所說的，他，她，甚至吧女們，都是一般的人，就是你和我。你好意思批判你自己嗎？你只有憐憫。

我是帶着憐憫來處理我小說中的人物的。我之把主角安放在「吃、喝、嫖、賭」的框框中，就已經間接讓他受傳統的道德觀念之批判了。他似乎經受不起這種考驗，但我沒有加罪於他。其實，在賭馬的一章中，我違反了創作原則，加上一段說明或交代，來替他開罪。有關經濟壓力的幾段，很明顯的，是強掙下去的交代，是很不自然的。難道他妻子不明瞭他們的經濟狀況，要他畫公仔畫出腸地來提醒？如果把這幾段安插在與朋友的交談中，可能還說得過去。我的主角看來沒有一點道德觀念，他的反省，也並不是基於道德思考。坦白說，我本身對傳統道德觀不感興趣：道德是跟時代而改變的。衛道保德，並不能改變眼前的現實。我所關心的，是這種現實（糜爛生活與糜爛工作）對人的影響。細節的選擇、詞句的應用，文字的排列、意象的選用，在在都隱含着我的看法，要說批判也可以。『回首時』這種題材，很容易淪爲濫情；我別無其他

的選擇。

先說操醜業的女人吧，她是被她的工作環境牢牢地囚住，而那是一種怎樣的世界呢？——蒼白、寒冷、毫無溫情可言。她所關心的，只是身裁的苗條，動人；她所做的，都是機械化的動作，就是在最親切的一瞬，她也不敢放任自己，一味催趕着，以避免感情的滋生。而她一直喋喋不休，也無非想利用自己的話聲，掩蓋住自己的蒼涼，避免去想，避免去感，也就是說，避免去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人的尊嚴、人的地位的人。

至於吧女，小說裡已描述得非常明顯了，其實甚至有點露骨呢。最慘的還是，當他說：「只是現實雲已墮在泥沼中。」吧女卻不懂。在泥沼中滾得久了，還懂得什麼是「天上的雲」，抑或敢再夢想「天上的雲」呢？

說到主角，就沒有那麼簡單了。老游氣急敗壞地指責他「簡直賭鬼一個」，又訓責他「你這人怎樣懦弱，一點意志力都沒有。」他真的是賭鬼嗎？難道老游不正在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以語言來引誘他？另一方面，他真的那麼軟弱，意志不定嗎？然則他載太太去碼頭時，又爲什麼千方百計說服太太留下多點錢給他呢？這不正表示他老早已有上馬場，不可能只爲了刺激嗎？白蛇吐信與遍地黃金與天合的劇烈競爭，使他緊張得根本想不到別的了。（所以，根本穿插不入別的事或景）中了一場後，他似乎對賭馬失去了興趣，「連報紙都懶得看」，只是形式上地賭賭。這是賭徒的典型嗎？難道他不是爲了 comradeship，跟臭味相投的朋友淘在一起？

我不願再分析下去。如果我說得一清二楚，或能以一兩句話就把題旨說明，還要化這麼多時間來寫這篇小說來做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角只是「一般上」的人，因此他的感想，都跟一般人的相同，因此不必詳加描述，讀者爲可以自己穿插進去。同時，他必須是清醒時，那種迷失自己的頓悟才有意思。

作爲一個寫作者，對自己的要求是，認真的籌思，細心地創作；對讀者的要求是，認真的去讀，細心地去思考。

有誰說，馬華寫作者寫的東西，只有朋友看。過去我評菊凡的小說，代價都是他請我喝啤酒。現在既是他使我重新檢討『回首時』的創作技巧，我就趁機撈點稿費，買一瓶龜蛇酒，等待他的到訪。

12/9/84 完

16/9/84 抄改

*編按：菊凡的批評文章『迷失自己的幽魂』刊在375期特大號。

魂歸

*落葉

阿珠躲在房裏，房裏沒有窗。那是個很小只能擺放一張床的小房間，就是在白天，要進房拿東西，也得亮燈。

阿珠不是進房裏拿東西。那間房，除了自己的一個旅行袋裝有那穿來穿去的幾件舊衫裙之外，別無其他。她當然不是進去拿東西。何況，她進了房，也沒有亮燈。

她不大敢亮燈，由於是不敢，所以，她很少進房。不敢的原因是大嫂會給她臉色看，會說她浪費電能；要她省電，會說上一大套的理由，理由充足。

早上，大嫂見大哥騎摩多上班了，便把一大堆的衣服推給她去洗。她只是那麼的不小心，用刷子刷壞了昨夜大嫂穿去向依莎拉一家人拜年的薄絲綢長裙。她手顫抖，聲音顫抖的告訴了大嫂說一時手快，把薄絲綢的長裙刷走了幾條絲線。她便看見大嫂昨晚塗過的紅唇膏還留在薄薄的嘴唇上，薄薄的嘴唇便咧了開來，朝着她罵：

「妳死的，眼睛瞎了？我這件新裙妳也沒看清楚，手腳重，賤命鬼，又要我化錢了！」

阿珠低著頭，不敢回駁一句話，她知道大嫂的脾氣，只要她出一聲，相信大嫂的那張臉就會烏雲密布，暴風雨就會來臨。

她和大哥大嫂相處了三年多，自從母親去世了之後，她就在大哥的牽引下住了進來。起初大嫂還不怎樣壞，只是裁縫店在旺季的時候，大嫂就愛使喚她，偶爾她做慢了，就罵她，罵她蠢，罵她山芭妹，罵她像木頭。也許是被罵慣了，倒不覺得怎樣了！一條長裙，布料那麼好，也不過是別人家拿來縫製，大嫂懂得偷工減料把布料剪存了下來，結果是自己便多了一條長裙可穿。

「妳以為是牛仔褲？是給妳用那麼大力去刷的嗎？」大嫂還站在她的面前沒有離去，大概是想到那塊布料好，而且來得不易，如今刷壞了，就不能穿出門，只能穿在家裏。這麼名貴料子的長裙穿在家裏，豈不是可惜！

阿珠知道大嫂是一肚子火，但，這三年來，她也知道，大嫂肯收留她，也算是對她好了。每次被大嫂罵過了，大嫂便會在大哥的面前指責她的不是。而她大哥是順得妹情失妻意，很是為難，記得有一次，她在廚房洗碗碟，打破了一隻碟子，大嫂把她罵了一頓，說她只會弄破東西，不會愛惜東西。

她把廚房收拾好，回到房裏哭。大哥來敲她的房門，並塞了五元鈔票在她的掌心，吩咐她要吃甚



麼可以自己到街上去買。大哥以為她是小孩，哭過了有錢拿便會快樂。其實已經不是了，她不是小女孩，不是七、八歲，而是十七、八歲了。

阿珠躲在房裏，房裏沒有窗，那是個很小，只能擺放一張床的小房間，就是在白天，要進房拿東西，也得亮燈。

她沒有亮燈，不用亮燈，她只是躲進去哭一陣子，把那種不愉快哭洩了出來，就好了。也不知怎麼的，她最喜歡哭，尤其是偷偷的哭，沒有人見到她哭最好；沒有人見到她哭，就彷彿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她回到店面，要幫大嫂的忙了。

大嫂在顧客的面前對她特別好，小聲小氣的指教她怎樣釘鈕，又怎樣的車褲頭，車拉鍊，當然；她還不懂縫織全條褲。但她希望能學習到一種手藝。多少還是羨慕大嫂，一間沒有招牌的裁縫店，親力親為。有生意，笑口常開；沒有顧客上門，一有錯差，就找她出氣。

有一回，碰到一名顧客上門，要縫一條短褲，剛巧大嫂在對她阿珠呼喝，那名年輕的顧客就對大嫂說：

「妳這樣大聲罵她，她做錯了甚麼？」

大嫂瞪着眼，張着嘴，說不出話來。阿珠做錯了甚麼？是一隻褲鈕跌落地上不見了，找了許久找不到，大嫂就找她來罵。生意淡的時候，大嫂看不到花綠的鈔票，性情特別的不好，所以，罵人的時候，就找她來罵。

第二天，那名年輕的顧客，看她大嫂不在家，上巴剎去了，專門來找阿珠的。

「她不在！」阿珠對着站在門外的大男孩說。她記得昨日被大嫂責罵時看到他那雙充滿了愛憐的眼睛。

「我來找妳！」他站在門外，沒有想要進屋裏

的意思。他手上有一個信封，他遞了過來在阿珠的手上：「我想和你交朋友，你讀了我的信後，可以回信給我。」

阿珠手上拿着那封信，手有點顫抖，怕大嫂突然闖進來，怕左鄰右舍說她的壞話，怕眼前這個男人突然獸性大發。她看了他一眼，覺得他善良又誠意，便收下了他的信，她喜歡他那洋溢了無限情意的眼睛，她還是胆怯的說：

「你走吧！」

大男孩點了個頭，嘴角是彎彎一撇的，笑意蕩漾着。

大嫂還沒有回來，她急忙把未曾封住信封口裏面的信紙抽了出來，輕輕的唸着：
阿珠小姐：

我知道你的名字阿珠，因為我時常經過你的店面前，也知道那個時常愛指責你的女人是你的大嫂，她時常大聲的喊你阿珠。

我不敢說你大嫂的壞話，我只能說，我同情你的遭遇，我知道你在那種環境下不會生活得很寫意，何不脫離那個家，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我願意介紹你去外地工作，只要你信得過我，不會懷疑我對你有任何企圖的話，我希望收到你的信！

阿男
字

阿男，他的名字叫阿男。

身為大哥大嫂的，知道阿珠認識了阿男，並決定跟隨阿男到新加坡去工作，兩位做長輩的，也沒有甚麼不願意的。做大嫂的，雖然對她有過太多的成見，但，想到她走了，家務沒有人做，心裏便也七上八下了起來。做大哥的，想到妹妹已經長大，遲早要有個歸宿，又想到自己的太太待阿珠又不是很好，看看阿男這些日子來對阿珠又是情真意誠的，即是阿珠喜歡上阿男，他身為大哥的不想反對。阿珠早托終身，自己早了結一串心事，只是，希望阿男能夠好好的照顧阿珠。

阿珠要走的那天早上，她躲在沒有窗戶的漆黑的房裏，沒有亮燈，輕輕的飲泣着；大嫂就是再對她有所刻薄，她心目中的大哥還是大哥。很小的時候，父親在車禍中喪生，大哥在商行當雜役，那個時候，大哥才十六歲。晚上大哥又去幫隔壁的阿河叔到夜市場賣麵，兩份工資，大哥省吃儉用，把錢交給母親。年齡逐漸大了，才知道大哥每天只化那麼少的錢，實在難得。

阿珠在房裏用手帕抹拭了臉上的淚珠，也便想到是大哥在商行當推銷員後的第五年，大嫂玉嬌才嫁給大哥的。那個時候的大嫂瘦弱弱的，聽說小時候住在一個小山城，得罪了人，被人用降頭亂了她

的腦，後來被某法師治好之後，亦常愛鬧情緒，胡亂罵人，她的母親才迫不得已向女婿講明自己女兒在十六歲那年被一名男人下了降頭的事。大哥是個好人，憐惜她，所以，處處遷就她，認為沒有降頭那回事，是她自己心靈脆弱，受不了刺激，又愛激動而使到神經失常而已！阿珠也非常的明白，大嫂的脾氣時好時壞。她倒也是總記得大嫂的好，不記得大嫂的壞，現在，要離開大嫂了，大嫂的許多缺點都似乎被隱抹了。

門外，阿男在和大嫂談話：

「我小姑交給你了，你要照顧她呀！她少出門，沒見過世面。」

阿男說：「要是到了那邊，工作不理想，我帶着她去，我會帶着她回來。」

阿珠在小小的沒有開燈的房裏聽見阿男的聲音。她甚麼都預備好，也沒有甚麼要攜帶在身邊，除了一點錢，一兩件衣服，缺少的，等到了新加坡才買。

阿珠仰首望了望附近一座一座的組屋，尤其是窗口外的長竹竿上的衣服隨風飄揚，看起來有點啼笑皆非，晒衣服真是掛旗。

住在組屋的三樓，不用坐電梯，便走石級，在二樓的石級上碰到住在四樓的阿男，阿男的臉色有幾許不悅的瞪了她好一陣子，才說：

「這幾個晚上你到那兒去了？」

「跟朋友出去！」阿珠說時，垂低着愈來愈懂得化裝的臉孔，而眼睛是看自己腳上的新款平底鞋，是宏炳買給她的。

「男的還是女的？」阿男更不高興了：「妳只來了新加坡一年，就變得這麼厲害！」

「我怎樣變了？」阿珠瞅了他一眼：「我就是變了也很應該，有甚麼東西是不會變的？」轉個身，打算上樓。

阿男用力的把她拉住，也許是太用力，使到她啾啾了一聲，喊起來：

「你想怎麼樣？我只是多穿幾件漂亮的衣服就不可以嗎？」

阿男放開她，口却不饒她：「妳虛榮心太重了！」

「我和大嫂住了三年，沒有穿過一件漂亮的衣服，只有看她穿的份！我——」阿珠不能不哭，也許是想到過去的那間沒有窗戶又不可以開燈的黑暗裏哭泣日子，也許是想起大哥，也許是想起母親，她的淚水一行一行的掉落下來。

「好啦，好啦！」阿男看見她哭，心就軟。一年前，來到新加坡，給她在製衣廠找了一份工作，在組屋租了一間房，處處照顧她，事事提醒她，怕她交到不好的人，又怕她變心，他是真的愛她。她

是最近兩個月來才開始對他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難道她有了另一個男人？他問她：「要出去嗎？」

她抹拭着臉上的淚水，淡淡的說：「不了，我很累！」

阿男心知肚明，也許她真的移情別戀，是自己把她帶來新加坡的，讓她見到了外面世界的闊大，也無形中讓她見到了除了他阿男以外的男人。他不客氣的問她：

「是妳看我看累了，是不是？」

她沒說甚麼，眼中還有淚，她一步一步的踩石級上三樓。阿男沒有阻攔她，她要回房休息。但，他要跟踪她，明天開始，要特別留意她。看她是心情不好呢？抑或是真正的另有追求她的男人。

一天下班後，阿男沒有回返住處，他跑向阿珠那間工廠的附近等阿珠下班，阿珠的每天工作是下班後要加班一個鐘頭。阿男終於看到阿珠出來了，却不是阿珠一個人，而是阿珠身邊還有一個人，是一個有四十歲左右的男人，他牽着阿珠的手上了路旁的一輛汽車。

那個男人拉着阿珠的手，阿珠和他是甚麼關係呢？他要問阿珠。他要等阿珠回來。

他回到龐大組屋的樓下，站在公共電話機的旁邊，抽盡了一包的香煙，終於見到那輛汽車，終於見到了阿珠從汽車廂裏走出來。

阿珠見到阿男，多少帶點意外，但，她也在心底盤算過，時機成熟了，是要向阿男說個明白。

阿男滿肚子的火，就快要爆發出來。他也想過，不必再跟她吵下去，唯一的辦法是約她出去。

她看了看腕上的錶，她說：「不太晚了嗎？快十二點了！」

「不會！」阿男的聲音冷漠到不像是他的聲音。

她陪他走過一條街道，街道已經很靜。她又跟隨住他走進了附近的公園。她在腦裏假設着：他對她有所企圖。就是他有所要求，她也會答應他。她獻身給阿男是應該的，她其實也愛過他。只是，他窮，他只是打一份工，沒有房子、沒有汽車；而製衣廠裏的黃主任有錢，在公司有一份可觀的薪水，在外面又開有餐廳。她很害怕那間沒有窗口又不可以開燈的房間，那些日子多麼黑暗、多麼潮濕、多麼的密不通風，而且，也沒有美夢。

不知怎麼的，她突然覺得腰部有一種東西在鑽動，她的嘴突被阿男的另一隻手掩住，她想喊，喊不出來，掙扎了一下，全身軟了下去，她知道那是一把刀，阿男用刀殺了她，她彷彿聽到阿男說：

「我曾經跟妳大嫂說過，和妳一起來，要和妳一起回去，現在，妳不能回去，我也不能回去，等妳死了，我會去跳樓，我要和妳在一起。」

星的哲學 *陳紹安

一。

還想揪住那從小就想摘下的星
它的角吊在我的踝下談天
那時我的床緊緊的綁我在重重覆蓋的被褥裡
我的音樂牠正啾啾着除了我沒人聽懂的歌
滿蒼穹都是愛
除着還是凝視沒有其他辦法更接近它
父親囑咐我：我在活下去一直一直活下去
而那顆星，自然我的日子離去後
再找不到它的日記。

二。

也許都是對的：在你生命裡女人都不屬靈魂
但我母親她的髮白了臉皺了有沒有人告訴她
沒有一個能說得出歲月的詮釋
除了我父親去了以後他從不告訴我，媽說：
他的故事是我手上的鬼畫符
你們都跟我來吧，起來跟在夜半的核心裡
然後我告訴你：你的名字叫期盼成長的傻子
過後我的笑聲留不住那顆星的流浪。

三。

很多草稿有時候還是要刪補的
但是自從日子蹂碎了夢境以後
我再沒有能力整理：或者在每一個到過的睡房裡都躺着
我不是寒星
是在人人沉默的時候驟然閃出的音韻
說：有沒有嚇着了你，嚇死了你的年輕
反正年輕已經不再值幾分錢
這個年代裡說：
我們是倒霉的品種在啃着祖先留下政治的渣滓。

四。

有時候還是要把拆散過的骨骼攔回支離的軀體
不為甚麼：為我妻子留下的一代
我常抱着他們說：
你的父親不像他的父親那樣經得起朝代的考驗
他只在逃避競爭的遊戲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他們：
競爭的遊戲不比童年那麼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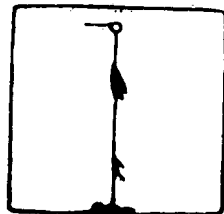
五。

在營火熄後的帳幕旁如今我又看見
我從小的愛戀它永遠都在我心底不熄的燃燒
在每個人都睡着的一刻：我在嚷：我看到了
我又看到那顆沒有人明白的會說話的星
小時候我一直告訴你們你們都不信
你們看到了嗎？我說：
為甚麼你們一直高興在成長
成長得不再信任我童年的景物

對『蕉風』的

回憶和建議

*菊凡



* 鷗

在八月號的蕉風月刊裡頭，讀到梅淑貞小姐的大作『我們的刊物』。讀後感慨萬千。試想，一本出版了廿九年的文學月刊，竟只銷售每期整千本，說起來華人社會對自己的文學，真的談不上有任何的扶持了。雖然華人社會這麼冷落了蕉風，但是，蕉風却在幾個對文學有着真誠的編者，死硬的支撐下去，在風雨中扶住大旗，使它不倒，直到今天。其中一個老前輩，那就是姚拓，他是最得力的主子，我知道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的執着，蕉風是難以活到今天的。

還記得在五十年代，我在學樣中賣學報和蕉風，受盡了老師與同學們的冷言冷語，說我是小走狗之類，說我在為某集團販賣毒草。雖然這樣，還是有許多喜歡文藝的同學們定期購買學報與蕉風。

那時，學報在每一州都設有通訊社，我們都成為通訊員，時常有文藝活動。各地文友常有互通訊息，學報總部也常有邀請作家，到各地去走動，講學，讓文友們對文學範疇有更深的認識，那時，我就見過不少作家，可惜印象都不深，我只記得一個叫做曹大哥，一個叫做梅姐，另一個又叫劉三姐的，可能那個時候，姚拓、白垚也在其中。不過，印象最深刻，而從那次後便不曾見過的是燕歸來，她還著了一本很有名的詩集叫做『新綠』。

我想，那個時期，是最直得文友們回憶的日子。過後，由於退學工作，便與文友們減少了接觸。雖然那時我並不寫作，但是和學報蕉風卻沒有脫離過。在一九六八年，我開始正式寫作，自然是把稿投給學報和蕉風。在一九七〇年，學報和蕉風同人曾在板城升旗山舉辦過一次文友集會，兩夜三天。我在那邊認識了現在勤於創作的大部份文友，其中包括了梅淑貞、李蒼、白垚、葉蕾、江振軒、清疆、溫祥英等等，還有許多已經沒有寫作了，比如思采、陸蒼等。

在那個時候，我聽說學報銷售數量相當好，蕉風也不少過二千五本以上。到了今天，照理，現在華人社會成天叫喊愛護文化，發揚文化之聲中，應該會使蕉風這份純文藝刊物的銷售量更好才對，豈知却是反而降低到一千本左右而已。

問題出在那裡了？自然出在華人社會的領袖們只會說，不肯做。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家長帶孩子到書店去買過文藝書刊；我也從不曾見過大談愛護文化的領袖們為孩子花錢買下幾本文藝書刊，我甚至聽過一些社會領袖阻止其孩子閱讀文藝書刊。我也見過中學教師在學生面前痛斥馬華文藝比不上魯迅、杜甫和李白，我更看過校長千方百計，應用教育法令來恐嚇代一些作家售賣文學作品的學生。文人被喻為乞丐的事並不新鮮。

梅淑貞在其大作中有項建議，即通過爭取中學生來購買文學刊物，這是很好的建議。我也有同感。但是，要通過學生來推廣文學，必需先要得到華文教師的協助，也要得到校長的允許，這樣，學生才可以買到文學刊物，讀到文學刊物。因此，我建議，蕉風應該在各地設立一個聯絡站，代表蕉風向當地中學校長教師進行聯絡，然後，讓學生可以在學校中代理售賣蕉風，這樣，就如小學中，販賣部或校長都有代售好學生、知識報、少年週報之類，其銷售量自會相當可觀。

我曾教導母語班數年，發覺中學生對文藝都有相當的喜愛，若上述建議行得通，則閱讀文學作品的水準，將會逐漸提高，母語水準自然也會提高。

當然，若蕉風要推廣到中學去，其內容就要一部份適應中學生的程度，相信這方面倒是不難克服，難的是，行動的開始。

謝謝各位的掌聲！

*談如眉

相信各位正在欣賞此大作的文青，已經心知肚明，這個題目是出自何處了吧？哎，說起來也是怪異（正是：「幾十年耳聽怪腔調」的八十年代版本），無論是從台灣來的無容不整的女歌星或本地的「跟風董」，一曲既了，一定絕不失誤的喘着息呻吟道：「瀉瀉，瀉瀉各位的掌勝！」不過千萬不要誤會，我並沒有寫白字，而是這些寶貝的發音確是如此這般的口齒不清，十足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他們的師父，真是應該拉去打靶！

本來嘛，若是真材實料的唱做俱佳，根本不必自己開口求索，觀眾自然會報以熱烈的掌聲。如果唱做均一無是處，即使勉強求得掌聲，亦不過是掩耳盜鈴而已。也許，這是人類的弱點，就算明知是謊言，也要當作是真話一般來相信。

諸位既是文青，想必也已經明白，上面的「上場」獻詞，一定是另有所指。是的，我寫此大作的用意，也是想指出，有好些寫作人，亦如不知不覺的歌星一樣，只要求聽到「掌勝」，而不肯接受批評。只要有人給他掌聲，他便飄飄然了起來，以為自己真的有了兩把刷子，而沒有去深思一層，那些所謂掌聲，是不是出自心底下的激賞，抑或是由於禮貌上的敷衍？既然此輩把掌聲看得比本身的才藝更加重要，因此一旦有人竟然不賞臉來個熱烈鼓掌，反而指出他的缺漏之處，所以他被激得紫紫跳，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對於這些不肯接受批評的死硬派，我們也管不了這麼多，就讓他們繼續呻吟着說「瀉瀉，瀉瀉各位的掌勝」去吧。不過，我們仍然可以保留喝倒采的自由。

只看畫報

*蘇珉珉

范柳原說：「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甚麼都完了一一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區區對這幾句話，想作一些補充，那就是：「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甚麼都完了一一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還有我們五顏六色的畫報。」畫報？不錯，我們剩下的確是只有畫報，因為文字，在二十世紀末期，已經逐漸被七彩繽紛的公仔書所取代了。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這件「畫報取代文字」，亦是應被稱為本世紀最大的悲劇，已經正在進行式的發生中。

那天，我就親耳聽見，有人帶着不滿的語氣，質問『蕉風』的保姆：「文字這麼多，為甚麼不放多點照片？」嗚，我雖故作壁上觀狀，其實心裡真恨不得撲過去，對那傢伙作出美高梅獅子式的吼叫：「你喜歡看公仔，為何不去看八卦周刊？」嘩，激得我！

你們看，現在的人是不是越來越不喜歡用腦思想，越來越沒有文化？他們的腦神經，已經被電視和錄影帶所麻醉了，稍為精緻一些的藝術，如文學，已經沒有能力來欣賞了。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單從那句來勢汹汹的質問，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確實已在末落中。

一本才只不過十萬字的刊物，便有人嫌文字太多，更何況是比磚頭還要厚的『戰爭與和平』？可憐的托爾斯泰，現在一定有人在咒罵他吧：「這老傢伙，寫這麼厚的書，是不是要嚇人嘍？」而台灣出版的『中外文學』，厚一百八十頁，竟然每期都找不到一張插圖，更不知被人怎樣痛罵呢！



* 山水

我與姚拓，年相若也，道相似也。訂交於卅年前，老而彌篤。其淡如水，其深似海。我們是道義之交，可以互相督責。我們是刎頸之交，可以互相信託。如此之人，真是屈指可數。

我與姚拓，其交固深，其性其行，却又相似之處不多。加上隔行如隔山，實在是兩個不同類型的人物。

不久以前，他用毛筆寫了一封信來。筆力雄渾，清秀俊逸。書法已成家了。可不知他的竹子畫得怎樣了？他倒真有傳統的讀書人的風雅，習書習畫。我的書法是下過苦工的，張遷禪寫得有幾分功力了。為葉醉白將軍題畫，百駿騰歡四個字寫到我的手腕痠痛好久。使我真正明白了筆和力！但是這十多年來，文房四寶成了古玩櫃中的擺飾。與姚拓一比，自愧不如遠甚。

近接淑貞寄來三七三期蕪風，夾附姚拓編六幕七場舞台劇兒女英雄傳，觸情生情，使我懷念起他來。記得他改編的巴金名著憩園在吉隆坡上演，我曾專程前往欣賞。現在又一個劇本出來，不知會不會公演？不過，即會公演，我也無緣。

講老實話，我沒有看過兒女英雄傳。更希望老姚別見怪，他這個劇本，我也還沒有拜讀。只仔細看了他的書後，我感慨系之了。

他為什麼寫？希望「在吉隆坡的華人白話劇壇，添燃一支燭光」。這可能「是得不償

遙寄姚拓

*黃潤岳

失，甚至於勞而無功的事情。……可是我又非常自信——近於盲目的自信：在不久的將來，舞台劇將會再度興盛起來」。

這不只是他的執着，而且也是他的先見——走在時代的前端。他不是胡亂猜度，他有事實的根據，他說出了他的理由。

我總覺得文化和藝術的事，從事的人不能爲了迎合大眾，而是要引導大眾。這樣一來，大眾的水準才會愈來愈高。唱歌演戲舞蹈音樂，都不是鬧着玩兒的事；這些都是藝術。從前搞這些，雖然是消閒幫閒。可是他們本行的敬業精神是非常嚴肅的。不過他們只是通過尊敬祖師和師父的方式而已。

姚拓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他又兼及書畫藝術。自己來，也鼓勵提倡別人來。他是一個雙管齊下的人物。他也是坐而言又立而行之人物。他要搞字畫，便先裱字畫；就在家裡開工場，派人去香港學習。於是他開裱畫店，兼及有關文具紙筆；進而辦畫廊。

他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然而在文化藝術的商業方面，他竟是非常成功的人物。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想起胡適的名言：我本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他爲編書的事忙得不可開交，他仍在學報寫蛙鳴集，也在蕪風有大作發表。前不久出版了小說集，這次又有劇本問世。他學國文日英文文……他是河南人

講不好標準華語。他的汽車會裝上自動防盜鎖，他常常忘記了如何去自動。他告訴我胃酸過多只要吃一粒蘋果，可是他的車上常備一大盒梳打餅乾。他要我看『浩劫後』，就送我一本。他要我學畫竹便拿來一大疊宣紙。我們見了面可以談三天三夜，我們分開了三年難得片紙隻字。

忙應該是忙得有個目標。他來信說：總想爲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化做一點事。這是他的目標。這樣的忙，才是有價值、有意義。在這方面，我就差得太遠。就說我是急流勇退罷，十年下來，我做了些什麼？

在西洋人看來，忙過一段時間就要退休。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於是建立了良好的養老退休的制度。我們的傳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姚拓羨慕我的早得優哉遊哉之樂，我却佩服他繼續努力。我本想勸他慢：擺脫。看到他勇往向往，優勁不衰，我又欲說退休了。

他是基督徒，他曾在教會事奉過。我一直勸他在屬靈的生命上求長進。這樣才有屬靈方面的喜悅，也才是永恆。他曾嚴厲的指責過我的退而全休。因此我也坦直誠懇的指望他在屬世的工作之上，少也是屬世的工作之外，多作靈修。我也是最近若干年來才認真的；因爲我到退休之後，才領悟到人生的空虛和無靠。我幾乎享盡了三多九如之福，最後一瞧，竟全然是一片空白！煩若無告，度日如一年。於是使我回到

靈魂的解脫與皈依。這裡有無盡的寶藏，數述不盡的恩典。隨時伸手可得，從前交臂失之。好在這是永恆的追求，時間的遲早關係不大。

我們的傳統看法，人的一生是到死為止。兩腳一伸，便可了結。甚至於寫詩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身後事，誰管得。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有「不流芳百世，便遺臭萬年」的構想。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就是臭名也好。我們所求的便是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我曾經自我陶醉的以為自己立了德：做了幾十年的中學校長，言必信，行必果，俯仰無愧於天地；立了言，因為寫了許多如何立身處世為學做人的文章；也立了功：捍衛華文獨立中學，維護華文文化，不屈不撓，忠貞如一。現在想來，真正是大言不慚；而這一點成就又算得甚麼？多少人曾經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多少人曾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井蛙夏蟲，我明白了自己的幼稚與無知。

當我有了新的體驗與領悟，我便要與人分享；傳揚這類好的信息。何況這是無需付出任何代價，也無需靠自己的能力行為，求則得之，因信稱義。因此，我之關懷姚拓，不於他在今世的造就成就，說他如日中天，說他登峰造極，都是會開到荼薇花事了。我之厚望寄於他今世的屬靈生命與今世之後的永生。每天讀一點聖經，每天作一番祈禱，重燃起屬靈生命之亮光，照亮自己，照亮別人。今世之生命有所託，永生之喜樂可以先嚐。整個人生塗上一層聖潔的光彩，因而身心與靈都會聖潔的。

天平兄，願神祝福你，願神與你同在！

感覺五首

*林添星

夜路

星子相望的時空我走在
人影晃動來時的路
一路風景教人想起，想起
所有幽怨的歌以及歌中的憂傷
也許這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啓幕後突然映現
在這一刻星子相望的夜路
甚至車輛過處彷彿幻影存在
在流螢一起一落似遠似近時
年華就是車輛絕塵而去

守候

像等候彼岸一襲風衣，飄來
在搖晃之中借助浪花湧過來
申時的陽光依舊熾熱炙手
遠處青龍伏卧守候，像彼岸的人
黑夜是一陣風飄過
掀開布幃露出明月星空
而一切都那麼寧靜
似乎沒有任何聲息
深怕吵醒酣睡中的嬰孩
而我還在守候着

北上

我是一個拉滿的弓，忍不住
要向世界宣佈一項消息
而路，始終那麼遙遠
兩邊風聲飛逝又飛逝
而我，還未到紅心
兩面天涯其實是山水相隔的兩個記憶
風沙捲起，我的箭便虎虎射出
而紅心是個多雨的城
風沙過盡，塵埃落定
我已是個他鄉看雨的人

望月

古時的月是南山出岫的雲
採菊後的圓滿
幾時是千軍萬馬滾滾的沙塵
軍閥後的鄉愁
而月，就那麼掛著幾千年也看不完
幾萬年也讀不盡的故事
每一回望月，都留下一個夢
像一面巨掌劈來，臂在胸前
緩緩格上月影，緩緩
不為人知的藏著

畫畫

輕輕一筆捺下，竟是一條江河
山峯和低壑漸漸湧現
如心跳起伏不定。漸漸
擴展成一幅畫，山水人烟並列
色彩很濃，像一幅水彩
就在宣紙上拚命掙扎
想脫穎而出，成為一個異數
而這些都不重要了，如果
還有人認真地畫
如果結構依舊



祇是因爲寂寞

*狂風沙

七點二十分。戲院已開始映正戲了。

符海站在售票處旁，裝模作樣的看玻璃框裡的廣告照片。斜眼他仍看見那個手拿着一本書，口袋插着一枝紅色原子筆的高個子，神色不定的站在他幾步外。他在那裡窺視那男孩子的一舉一動已有半個小時了。他以乎對這個長了一副娃娃臉，皮膚白皙的大男孩愈看愈有趣的。

高個子開始焦慮不安的在符海面前走來走去的踱着步子。符海知道他在等人，而且還知道他等的是誰呢！他忍不住得意的笑了起來，因為他知道眼前這個穿戴整齊的傻瓜不會等到他要等的人。忽然一股強烈的快感從他內心湧出，填滿了他的心坎，漸漸地遍佈他的全身……。

七點四十分。高個子終於等得不耐煩了。他跑出戲院門外望了望，然後一臉沮喪的低着頭走了。符海追出去時，那男孩子已消失在人潮洶湧的街道裡。這樣快就玩完啦？這是最後的一個了！他想。突然他腦中閃過一陣疑慮，我是否做得太過份？我是否應該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於是他惴惴不安起來。

擠身在重重疊疊的人堆裡，符海若有所失的走呀走的。他感到一陣寂寞，一陣緊迫得令他難以獨自承擔的寂寞。在這一時刻裡，他是多麼的渴望有個關心他、瞭解他的人挺身而出，與他共同分担這份寂寞啊！突然他又想起了阿忠——那個曾經與他形影不離而後來傷透他的心的人。他千里迢迢的從

鄉下出城來投靠他時，他竟因一個風塵女子而背棄了他！他忘不了阿忠狼心把他赶走的一幕——他兇神惡煞的握緊斗大的拳頭對他吼道：「你走吧，走得遠遠的，我再也不想見到你了！你可以不在乎蘭絲說我們什麼，我可在乎啊！我可是個正常的大男人，我可不能讓她繼續的誤會下去啊……。」想到這裡，盈眶的淚水已把他的眼睛模糊了起來。唉，他嘆了一口氣，人生下來就是寂寞的，除了自己最親的人外，誰又真正的管你的死活呢？他不覺打了個寒噤。他才二十三歲，他的日子還長哩，然而寂寞在吞噬着他……。

恍恍惚惚的，他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當他在一間書局前走過時，他被櫥窗裡掛着的幾本色情雜誌所吸引住了，於是他走了進去，翻了一本又一本這種像唯一能看得進腦的軟性刊物。之後，他意猶未盡的翻閱起一份趣味十足的小報來。突然他好像給什麼刺了一下的皺起眉頭來，而眼睛有幾分鐘直直的瞪着青年版上的「讀者徵友欄」出神。他回過神來時，他忍不住輕嘆了一聲。他能不嗎？早在兩年前，他還滿懷歡喜的以為他能在這欄裡找到他所渴望的友誼，現在事實證明那是多麼渺茫的事啊！

他東看看，西翻翻的一直逗留到緊繃着臉的老板「嘩啦嘩啦」的拉鐵柵門下逐客令時才依依不捨的離開他「避難所」之一的書局。

外面依然是車水馬龍。我該往哪裡去呢？他茫然若失的立在街頭。他已不想再往電影院攢了，他已一連看了好幾晚電影了！去夜巴剎看江湖佬賣膏藥嗎？他又提不起勁，他們那幾套把戲，他早就看膩了。至於去城市公園乘涼吧？他又怕那一對對恩恩愛愛，摟摟抱抱的情侶令他心痒難受！在走頭無路之下，他最後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去他那密不透風，熱得像焗爐的斗室。

走進他那空空蕩蕩，除了一張小木床就一無所有的斗室，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淒涼感覺。除下衣服，他赤裸裸的坐在地板上，眼睛呆滯的瞪着牆角綑成一紮紮的信件出神。我以後再也不用等信寫信了！他悲哀的想。他不否認交筆友這玩意曾給予他許多歡樂，也解決了他許多寂寞的時光。他忘不了他最初所交的那班女筆友！那時他剛和阿忠分了手，心情壞到極點，於是她們善解人意的信件像個及時拋來的救生圈，把快被寂寞苦悶淹沒的他救活了。他跟她們一星期一封的寫得很勤。他很重視她們，把她們當做紅顏知己的無話不談。在那段夢一般的日子裡，他人變得非常的樂觀開朗。他不再在乎他工作的低微，也不再埋怨工作的枯燥以及老板對他刻薄與挑剔，他感到飄飄然的，好像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快樂的時光沒有陪伴他多久，他和她們的

關係只維持了一年多，就不明不白的斷絕了。那時他是多苦惱啊！他想破了腦袋也無法猜測到那是爲了什麼。他自問沒有說錯什麼，也沒做錯什麼。他只是禁不起好奇心，要求跟她們交換相片以便見見她們的廬山真面目。他把他的相片寄去後，她們就像失了踪般的沒有了音訊。起初他還極力的想挽回這份友誼，然而儘管他寫了多封近乎哀求的信去要求解釋，她們還是鐵石心腸的無動於衷，這是他發夢也想不到的！他真的好恨好恨她們，他把心都掏出來給她們了，可是她們却不領情的把他騙了！

上了女筆友當的他雖從此對女孩子敬鬼神而遠之，可是他對交筆友這玩意却還不死心。他把對象轉向男子這方面來，他深信他仍可以從他們之中交到推心置腹的朋友。然而交筆友這回事一向都是男跟女，女跟男，所謂異性相吸，同性相拒嘛！他給男孩子寫得信雖誠懇，但却像石投大海的沒有消息。被拒於友誼之門的他，雖失望難過，但却不甘就此罷手。竟妙想天開的以女子身份，交起男筆友來！對他來說，他並沒存心玩弄他們的意思。他是迫於無奈才出此下策的。他實在太寂寞了！雖然是變相的友誼，但望梅止渴，寂寞得發瘋的他就心足了。

他這種樂趣也不過維持了大半年，當他那些男筆友要求跟他交換相片以及見面時，他又煩惱了起來。他知道他不能拖他們太久，久了，他們懷疑他沒誠意而對他冷淡起來。在無法可施之下，他把心一橫，決定跟他們攤牌。他覺得反正他和他們已無法再繼續下去了，他令他們難堪又怎樣？於是他惡作劇的把他們一個個的約出來。他叫他們手拿一本書，口袋插一支紅色的原子筆，而他會身穿白衣紅裙的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一個個給他戲弄一番後，他雖得到某種的滿足，但他們也因此一個個的跟他絕交了。現在他連最後一個筆友也氣跑了，以後的日子他該怎過？想到這裡，他心裡感到一陣酸痛。

夜已漸漸深了。四週是一片死寂。他躺在床上就是沒有睡意。他心裡反反覆覆的想着一個問題：我難道就這樣孤獨寂寞的過一生嗎？他怪也只能怪自己孤僻不群，他渴望朋友，却從不自動的去結交朋友。自小到大，他除了曾在他家農場打過工的阿忠外，他就從未交過一個朋友。十七歲愛他的媽媽患病死去時，他還有個照顧他、關懷他的阿忠；但自從阿忠離開農場出城工作後，他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於是他連這個唯一能傾訴心事的對象也失去了！

濃得化不開的寂寞感依舊鬱集不散的壓迫着他，使整夜無眠的他飽受煎熬。當他眼皮因太沉重而闔上時，天已濛濛亮了。

河畔 ● 浪語

*小川

我堵塞了時光的齒輪
於長河之濱
情感激起
於頃刻間
以詩之姿

荷影下
擊打着蓮的化身
於你水汪汪的眼眉
——期盼着
時光的——
停停
停
停
停
停
停

感情
以山崩之急
傾瀉
在水之涸
河之邊
跋扈着情人的含蓄
自你瞳仁散開

如飄逝了的笛聲
一曲無可奈何的漁歌
我疲倦了的身軀
踐踏着戀人的足跡
於水河之涯
我們無法再相遇於同一空間
你深情的眼神
隨着距離和時間拉長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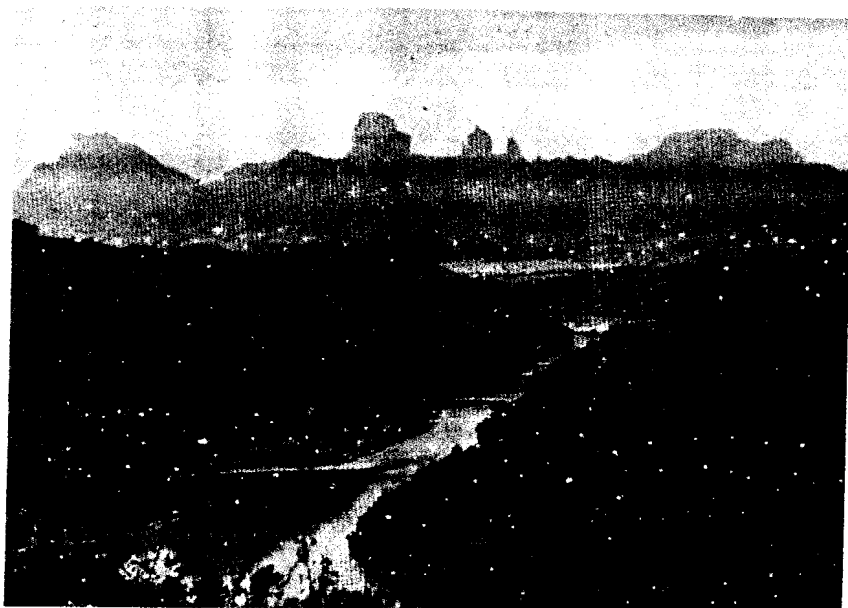
一筆筆無可奈何的耳語
於水岩之林
一個將被遺忘的故事
那裡有你
此刻
彼刻
直至長河枯竭
深情依舊
河岸
——有我

在虎崗唸書，一站你就在我左側窗外悠然而四年。天氣晴朗，一抹黛綠時而灰藍。虎崗多霧，白茫茫漫崗遍野；樓台亭閣朱柱灰瓦就常常約好了似的走進秦少游『踏莎行』的「霧失樓臺」。在早臨的黃昏，清晨了還不肯出來。相思道上的亭閣猶抱琵琶半遮臉，遠處草場盡處的亭子們則乾脆玩起捉迷藏，躲在濛濛的厚紗中。常常因貪看這迷茫空靈的國畫山水意態，上學得特別早。下了在相思道上，禁不住要困惑：我看見你是因為你迷失在霧中，還是我底視線迷失在尋覓你的途中？除了雨天，你從不曾爽約；陽光半呵半哄，撒下暖暖然後灼灼的亮麗起來，九點鐘之後漫崗遍野的白茫茫層紗重幔仙人收了去。清明的風景裡，微微側眸一瞟，你就遠遠的佇立在那裡等我的眼光了。有心或無意每天在課室裡這樣子側眸抬睫和你相遇相看，也不知有幾千次？

下課時，從圖書館出來，總要駐足在二樓館外的迴廊，睇視相思道旁伸手可及燃燒起滿樹紅艷艷的幾株火鳳凰，烈烈的紅焰在驕陽助威下逼人不能正視。遠看，它們是萬叢綠中一點紅；此刻，不了，形如洋名Flame of the Forest 那麼驕艷傲然且放恣的野。眯眯被灼痛的眼神，放眼西眺，悠悠然，你像一泉流水青蔥在夏日滋潤我的眼目。此時，看你，讓你看，可以相看兩不厭的暢然，不必矜持步香階，手提金縷鞋那樣偷偷的忐忑了。於是，輕輕地我會悠然哼起現在却被自己人禁唱的校歌——

山色蒼蒼，河水迢迢，維
吾雄偉昔華，矗立柔佛北
方……………。

山色依然蒼蒼，麻河依舊迢迢



看山歲月

*黃子

，年年火鳳凰仍在相思道上吐艷噴紅，花落時落下滿地一層紅氈，踩過去鞋底會踩出一股奇特氣味；而校歌不准唱，不是政府禁唱，不是教育部禁唱，不是人數逐漸增多的單純馬來學生抗議不肯唱，而是那位異族還未傷風他已猛打噴嚏的華裔校長不准唱。以後，虎崗上的鳥也必須用某一種語言才准啼轉了！

敬亭山，是李白的；南山，是陶淵明的；觀音山是余光中咏出名來的；而你，你永遠立在我眼中我心中。兩千多個少年日子，就在虎崗上和你相看兩不厭看過去了。更早，遠在我的童年就見到你了；那時還不曉得那一抹黛綠時而灰藍的尖頂就是你——奧菲爾山。不知道你——金山，不知道「亞依班那」的瀑布就在你懷中。那時，幾乎天天坐在父親或大哥大姐的腳車后座鐵盤上上虎崗，替馬來園主翻種橡膠

樹，在樹行間種香蕉種茄子。園地與校園相隔一座膠林，每一次從膠林走入學校去食堂買零食，看古香古色的校園中建築，彷彿走入古裝粵語影片。高聳的鐘樓有四面大鐘，淺藍色方形漸瘦上去的塔身浮雕着陶淵明的語錄「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宜自勉，歲月不待人。」，塔頂覆着朱瓦；噴水池在層層碧綠的荷葉間噴射出一朵一朵嫣紅的蓮花，荷莖間青甲魚悠哉游哉聚攏又驟然散開。這是步向食堂校園中的兩座「名勝」，每次必經的熟稔。惜陰樓和噴水池後面是書聲朗朗猶未改制的獨中課室；課室的後面是相思道，道旁栽種兩列蔚成濃蔭的相思樹和一些火鳳凰；幾座削山而築在崖壁邊的亭子翼然欲飛却恆久駐立在那裡不忍飛去，祇爲了亭亭立起古典啊供人美麗。道旁斜斜削下去，橫砌長近百百呎數十級的西門汀石級，直

到把山橫切鏟平的大草場。三座亭子在草場盡處，那是校園的邊疆。放眼平視，你就在草場遠處，相思樹椰子樹的林梢。走入充滿神秘色彩童稚心中高不可攀的「中學聖地」，忐忑間從灰頂朱柱的古曲涼亭望過去，一定在林梢看見你。而你，也成了充滿神秘感校景的一部份了。園地中有一株榴槤，季節見到你的次數就更多了。有時，到城裡去，上了縣長署那高高陡坡一下嶺轉彎，立刻從天主教堂歌德式尖高拔挺的塔旁見到你；這是從村裡到城裡兩處可見到你的地方。我看你都看熟了，看你看成了我自己，就像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眉，看到自己的眼那樣。海拔四千多尺，南馬第一高峯。攤開亞洲地圖，你是大陸到半島絲延數千里喜馬來亞山脈末端一顆驚嘆號小小那粒豆點。

我的童年看你，我的少年看你，看得快過去了我的青年日子；廿多年你貼在我眼中映入我瞳中溶入我心中啊我的脈搏跳動着你的。

來此兩年多了，看你的次數比回家更少。國破家亡后，「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李后主到醉鄉的次數比我們相會多。年華老去，不願在鏡裡看見容顏遂漸衰敗下去鷄皮鶴髮起來的遲暮美人，在鏡裡看到的絕望和無奈也比我看見你的青青，多得多。李后主或未能日日獨赴醉鄉，總也常去；老去美人不願照鏡，却也得天天顧影梳洗啊！而我，兩年來回家的次數本就不多，又常常是夜裡回天色未明就趕路上班，連路上瀏覽的機會也失去了。於是啊，特別想你。在無遮無欄的建築工地視察或監督時，太陽烈火般熊熊燃燒天空和大地，連空氣也燙人，我的眼睛就特別渴望你的黛綠

滋潤。驟雨來時，坐在辦公小樓的窗口看雨落在工地，積了一窪一窪的泥漿紅水；看半透明的雨注落在瀝青石子的黑色路面又反濺起一顆一顆晶瑩，落地后迅速溶入急湍的水流；看疾走的行人，看風馳的電單車手，看工友狼狽收工……就更加想你了。就像每一個雨天，坐在課室裡老向左進的窗口頻頻偷瞟，見不到你；就惦念着你是李笠翁筆下「聽其自然」的美女。那個衣襟樸素的女子，春遊遇雨，衆人都忙亂搶入亭子去佔一席避雨之處，唯獨她年約卅出頭，篤定從容的徘徊簷下觀雨，不抱怨也不擔心雨濕春衫。任衆人惶惶踉蹌，她獨亭亭立起夏日一朵蓮。或者，你是，你是『定風波』那闕詞前小序；三月七日在少湖道中遇雨，雨具未備；衆皆狼狽疾奔，獨自不覺吟嘯徐行的蘇東坡？

雨天，你當然不會是踉蹌惶恐爭相搶入亭子避雨的衆人，更不會是狼狽疾奔的東坡友伴我知道。高二高三常常在瀑布潭水旁露營，我知道，我肯定你不會。你啊，在暴風雨中，天地變色，丈許一匹白練的瀑布漲溢匯成四五十尺寬巨河，淹山沒頂轟隆傾下，千車競奔的駭人搖動；山嵐狂嘯，閃電凌厲；而你，始終屹立如淵，沉潛靜默如孔夫子所講的一一巍巍然。清晨醒來，自和風細雨的紛霏，你就措風沾雨，站在瑟瑟寒冽中兀自梳理滿頭豐盛青絲。烈日炎炎的中午，日頭在頂頭焚燒赤道焚燒大地焚燒着你時，你却碧碧的森森和深深的泌涼了。平日遊人不至，空山鳥語把你啼叫得幽幽深深，佇立在巨岩上人就會飄然生翼，欲翩翩而去。

初初入山，瀑布的雷轟灌耳，風柯鳥語一概難聞，交談

也煞費聲量；漸漸的在絃緊管驟的衆器交響中，也能聽到笛聲偶爾清脆的鳥語蟬鳴；再忘神些，在一切喧嘩之上，却能聽到你默然不發一聲的千言萬語了。身在紅塵心不在其中，隨心率性的遊山玩水，方能與山水神會相通得其真趣。如此，才能在周夢蝶的「在冷冷之初、冷冷之終」與你相遇。身在紅塵心又蒙塵，遊山玩水既非作態讓人看，也看不到你和你心領神會。若如袁中道『書遊山豪爽語』所言，笑一友人登山先在草中熟眠一覺，作態爾。遊山玩水亦復作態，虛偽至此，人生尚余幾許樂趣可言？可是，偏偏，好此道者大有其人又樂此不倦呢。

世上千年，山中不過一日。世態白狗蒼雲瞬息萬變，唯你以不變應萬變，處變不驚的巍巍然，想了就叫我心疼不已啊自己的輕浮膚淺！想你想到情緒漲得滿滿了，忽然，灰衣人自山的那一方梢來一方郵簡，淺藍色信箋上原子筆書着細長勁瘦濃濃顏真卿『告身帖』筆法的味道；秀美如其人，說一一想什麼嘛？入山一遊思孺之情豈非可得一慰了。是嘛是嘛，日思夜夢的想念惦記會相思成疾的；數小時的車程赴山一行，就解情決慄了嘛。滿滿的水桶再也容不下一滴水了，甚至半滴，而那誘人的邀約却是活水源頭的灌注，我的情緒再也按捺不住要去看你了！

坐言起行，那天動身却碰上家鄉昔加挽通往東甲途中修橋；繞道從森州轉入馬六甲的木閣才去東甲；多走了整百英里的路程去看你，你却躲在煙雨濛濛白紗帳幄中不肯會客。山麓下聽雨聽山泉急湍驟響，有一搭沒一搭的共撐一把小花傘和同伴坐在岩石上閒聊，等人。天色早暗只好吊着胃口回

家，沒有快快樂樂和敗興，多了嘛一次去看你，還有和人的機會。約好了下個月再去。再去時，約了早上。那時還是雨季，恐怕遲了遇雨又要望山興嘆，若入了山，山中遇雨則是無所謂了。臨時有事，我們下馬六甲去。歸程中路過小甘榜晶晶后，左邊的窗卜外，是阡陌縱橫的水稻田，田是青秧大片大片的嫩青。車子的時速六十英里，任我如何迅速下意識的腳鬆油門，稍緩的速度祇足我多餐兩眼。嫩青嫩青初秧稻田盡處是灰綠林，而你是樹林的背景，以你的鬱鬱暗綠襯着樹林的灰綠。你是滔天巨浪在洶湧，在亙古以前；突然，站在那裡靜止了！千秋萬載站在那裡

意難平的起伏成李白的巒，綿延着暗綠時而幻成灰藍。沒來得及告訴她，廿多年來你一直是山，是峯，而方才突然又變成巒。她正細訴一些陌生的空間和飛掠消失的時間，靜靜傾聽着我却在惦念着你；一定的，你曾經見澎湃洶湧狂歌載舞傲嘯的驚濤駭浪，是上帝以祂創世之手點化你為沉潛靜淵屹立巍峨的山。你仍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歌要唱；難怪呵常常在山中我會聽到你靜默如雷的千言萬語！被點化成南馬的守護衛兵，再也不能狂歌載舞的豪放，難怪你常常邀雲請雨來窃窃；雨在空中喊你，你以腹中的瀑布迴應心中的快樂，雨和雲四海遊玩去了，意猶未

盡你仍腹歌不已，一道一道飛奔躍墜的瀑布，輕輕一哼，數英里外都聽到了！

她在訴說一些不如人意的世事；我想，歡笑和眼淚，沒有一樣是鋼鑄鐵打的，轉眼消失如草尖的露珠，太陽一晒蒸化了。甚至，天地都要廢去呀，有一天；聖經這麼說。連你，都不是永恆。不過，若我死，葬我在你腹中，讓轟轟隆隆的瀑布和輕拂的山嵐伴我長眠，我的腐朽形體和你化而為一；待那日『啓示錄』的預言主再來，死人都要復活，我復活時，是奧菲爾山，多好玩？！

初稿 17.5.1984

重稿 4.6.1984

小小說兩篇

那天早上

*謝川成

那天早上，天氣好壞，雨下得大，中四文科班的教室又沒有燈。丁勝生撐着雨傘從教務處走到教室，衣服已濕一半。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走進教室。班上僅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其他同學都因為大雨而未克及時趕到學校。

學生人數少，光線不足，丁勝生知道又無法上課了。於是對班上的十多名學生說：「這一節不教書，你們自習吧！」

「老師，我們要聽故事。」

「這麼大了還聽什麼故事？」丁勝生對學生說。

這時雨下得更大，天空黑壓壓的，教室因沒有燈光而顯得昏暗，再加上來上課的學生少，更予人冷寂的感覺。老師不教書，又不講故事，想自習又不能，過了一會兒，學生們開始聚在一起談天了，教室才有了點生氣。學生的談話聲雖然愈來愈大，丁勝生却不管他們，反正沒有上課，噪聲不會影響別班，他就自得其樂地在班上來回踱着。

一位女生走到丁勝生面前說：「老師，有問題請教你，可以嗎？」丁勝生就坐下，那是班裡的一個角落，椅子都是空的，因為沒來上課的學生很多，其他學生則聚在另一個角落談天。

「有什麼問題？」

那位女生凝視着他，久久不語。丁勝生從未被入，尤其是女孩子，這樣注視過，他被看得有點不自然。正想說些什麼，女生就開口：

「老師……」她欲言又止，還是那樣望着丁勝生。丁勝生覺得很窘，但還是裝着若無其事地安慰女生說：

「有什麼事直說好了，這兒又沒有其他人。」

女生望着他，慢慢低下頭，臉上突顯一陣紅暈，丁勝生看在眼裡，並不怎麼驚奇，因為這位女生平時很靜，也很害臊，這次上來與他說話，已算難能可貴了。

女生掙扎了好一些時候，終於說：「老師，我很希望。」說完掉頭就走，留下錯愕的丁老師。

抉擇

「李太太，八一年出世的小孩過幾天就要去報名登記了，妳知道嗎？」

「知道。其實這幾天我很煩，覺新又在外地工作沒有回來，我真的不知道該把孩子送進那間學校好？」

「這容易啦！我們這頭村只有一間華文小學，不送進這間學校，難道要把孩子送到六里外的國民小學嗎？」

「送進本地學校當然好，但還有許多事情要考慮啊。」

「我就不像妳這樣想了。我已決定把小成送進這兒的華小就讀。理由簡單，第一，這是一間華文小學，華人子弟當然要學華語啦；第二，學校在村內，無須搭巴士，這可省了車費；第三，孩子可以自己上學，不必大人護送。妳又擔心什麼呢？」

李太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還是依我吧！以後小華和小成就可結伴上學了。」

「到時再說吧！」李太太隨便回答一句便走回家。

過了兩天，覺新回來了。夜晚就寢時，覺新似乎急不及待的要做那回事，李太太被吻得快要窒息。突然推開丈夫說：「過兩天孩子要報名讀書了，你看要送去什麼學校好？」

覺新了無興緻地說：「隨妳便吧！有書給他讀就好了。」

「你說得倒輕鬆，你有沒有想過孩子的將來啊？隔壁林太勸我把孩子送進本村的華小，可是在華小要讀三種語文，孩子能應付得來嗎？還有，畢業後還得讀預備班，白白浪費一年，太不值得了。」

覺新點了一根香煙吸，似乎在沉思，在昏暗的燈光下煙頭一明一暗，沒有人知道他內心到底想着什麼。

李太太續說：「唉！我們這一代已夠苦了，應該為孩子的前途着想。」

「前途？什麼前途？我們的孩子會有前途嗎？十五年後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別再為這無聊的事煩惱了。妳把孩子送去那裡讀書都可以，只要省錢，只要孩子知道自己還是華人就可以了。」

到了報名那天，李太太帶着孩子的報生紙搭巴士到六里外的國民小學辦理新生入學登記手續。

三法印

*南子

一片雲的構圖
隨一陣風而起
變化

隨季節嬗遞
一枚葉
飄墜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分解之我
乃炭氫氧諸元素之
和合

眼非我，耳非我
鼻舌身非我
意亦非我

不來，不去
不是地水火風
什麼也不是

一種透明的，清澈的
大寂靜，遍照宇宙
甚至沒有宇宙

涅槃寂靜

* 自殺 *

* 雨子

我自殺過一次。我對我的朋友這樣子說之後我的朋友笑到彎下身來。我沒有再說什麼。我很明白我的朋友。他只不過是我的豬狗朋友。其實我也只不過跟他說着玩的。我那兒會真的自殺。我怕死怕到極點。那一天我開着收音機，一個女人在唱着英文歌，大大聲的唱，我就在一旁想像她的嘴開到多大？一定是大過麥克風。如果她不小心整個身子向前把麥克風給吞在嘴裡會是怎個樣子？哈，真是滑稽，一想到這裡我就拼命大笑。一直笑，笑了很久。一間兩層的房子就只有我這麼一個人。我從來不說什麼。我的母親每天都把我鎖在這棟房子，我從來不說什麼。我的母親說我在她肚子裡的時候我的父親拋棄她，所以她恨我十八年。我沒有說什麼，她要怎樣就怎樣。我笑到有點累了，所以我躺下。剛好我躺下的地方有一把刀片。那把刀片不是小小的那種，是我的第三個父親用來割厚紙的。是的。我有三個父親。我的第一個父親不要我和我的母親。我的第二個父親在我六年級那年死掉。所以我現在只剩下第三個父親吧了。我看到那把刀片，我一直看着它，它好像會動，如果我把這件事說出來我的朋友一定又會笑到半死。其實我是不喜歡亂說話的人。那把刀片真的在動，所以我就伸出右手去壓住它，但它仍然在動，我不會形容它到底怎個動法，總之它是在動就是了。我的右手阻止不了它，所以我又伸出我的左手，說也奇怪我的左手一伸出就被刀片割到，而又偏偏割到我手腕的部份，害得醫院上上下下的人都誤會我在自殺。醫生說若我自殺過三次就會有罪。醫生真是好笑，我怎會自殺呢，我怕死怕到極點。其實我的左手一被刀片割傷我就昏了過去。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在醫院了。我沒有看到我的母親或者我的第三個父親。他們沒有來醫院，大概是離開家太遠了吧。我們住的地方離市區是有點遠。我只看到我的鄰居。我的鄰居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她的身材很不漂亮，有過多的肉。我的鄰居看到我醒來安慰的笑了起來。我的鄰居問我為什麼要自殺。我說我沒有，然後拼命的搖頭。我的鄰居說你的母親實在過份。我說不關我的母親的事，是那把刀片有古怪。我的鄰居說她和她兒子打破了我家裡的三塊玻璃才把我救出。我的鄰居說我母親很生氣，要我的鄰居賠償三塊玻璃的錢。我靜了一陣子，我說我要睡了，我叫我的鄰居回去。後來我並沒有睡。我靜靜的躺著。我本來很想對我鄰居話以後你不用打破玻璃救我了，不要讓我的母親生氣。但我沒說。我的鄰居回去了。

躲在溫暖的外套裏

頭髮零亂的男孩
靜靜的走
走在黃昏落雨的碼頭
沒有海鷗的天空
他懷疑驟至的狂雨
會充當臨時的殺手
於是萬般驚慌的把手縮進
寬鬆的外套裏
很多人都說
他想逃避收藏不起的心情
可是喜歡被誤解的他
却躲在溫暖的外套裏
尋找過去美麗的風景
我那天也靜靜的走
走在黃昏落雨的碼頭
發覺他是很勇敢的
他微微的對我說
而誰還未討教的時候
忽然有某種憂鬱悲哀的氣氛
總是好過沒有氣氛的歡樂呢

* 許子風

我的寓言

穿越時空的人

*陳政欣

據說，李成義花了四十八小時才完成他的誕生過程。

從他的頭皮露現，到他的雙腳脫離母體為止，他的母親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四十八小時的生產痛楚。當他一脫離母體，他的母親也就燈枯油盡地棄世而去。他的誕生帶來母親的死亡，所以從嬰兒期開始，他就不是正常親情的滋潤下長大。他從小就被送往鄉下的外祖母處，直到上學的年齡，他才被允許回到城市的父親家中來。

從他懂事開始，他就發覺擁有一種人體的特異功能，那就是他能在睡夢中看到明天（第二天）的實景。而明天（第二天）的生活情況會如他夢中所呈現一樣地，確確實實地演現。這也就是說，在他的睡夢中，他的人體特異功能能使他看到未來四十八小時內的生活世界，更確實的析釋：他的意識在睡夢中能經過時間的墜道，而跑到未來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去。當他睡醒時，他的意識會回歸到現時現刻的真實世界，但他却會很清楚地知道在未來四十八小時內將發生在他周遭的事態。以如是推論，他的特異功能賦與他一種能打破時間阻礙而看到未來的能力。遺憾的是，他只能看到未來四十八小時的世界，超過四十八小時，他是跟你我平常人一樣，對未來一樣盲目視而不見的。

在中國，科學家對人類的「超能力」和「超感觀知覺」已進行很有系統的測試和研討。在超視覺的研究上，他們發現和測試不少能「耳腋認字」的兒童。這些特異的兒童，不僅能靠耳朵和腋下，甚至靠腳底、手指、皮膚及頭頂等而看到寫在紙上的文字。這種超視覺的發現是否是人類古老或已退化的功能再次復現呢？而李成義這種意識超越時空的能力是否和「超感觀知覺」拉上關係呢？這有待科學家們去深入研討。

能預見未來情勢演變發展的人，我們稱他們為有長遠眼光的人。這些人是根據已存在的現實推測預算未來，所以他們都是些聰明靈慧思路敏捷的人。而我們的李成義呢，在智商上他只是一個平常的人。他所能預見的未來，並不是根據他的智慧推演出來的結果，而是他的意識確確實實地看到未來。他又看不遠，只僅僅是四十八小時的未來。所以我們不能說他是具有長遠眼光的人。有了這種鮮明區別的認識後，我們對李成義的最終結局竟以悲劇收場才不會瞠目置疑。

在上小學之前的那段時期，他是在鄉下跟着守寡的外祖母渡過。從他懂事開始，他就常常向他的外祖母預告未來四十八小時會發生的事。例如他跟外祖母說第二天會是個下雨天，而第二天真的下了整天的雨。外祖母家是靠割膠過活的，而下雨天也就是意謂着一天的收入泡湯了。這使外祖母生氣而遷怒於李成義。外祖母總是罵李成義那張嘴是「毒嘴、鬼嘴」，總是帶來不好的兆象。好好的天氣，傍晚時星星還在天邊眨眼，但經李成義這麼一說「明天下大雨呵，」就好像雷神雨龍唯他是聽地，明天一定傾盆大雨地下個不停。這也就無怪外祖母常常要厭惡地阻止李成義發出任何有關未來的談話。如果李成義說：「明天是個太陽天。」他的外祖母也是會敲下他的頭，憎恨地說：「星星都出來了，誰要你多嘴，明天當然是個太陽天。」或者是：「今天都下了整天雨，明天當然是個太陽天啦，你胡說八道什麼。」更慘的是，李成義好心地向外祖母預告第二天她會跌斷了腿時，他的外祖母竟拿着木棍追打他，一邊鄙夷憤怒地罵道「你這死毒嘴，竟咒我跌斷腿，不打死你才怪。」而最奇怪的是，他的外祖母竟好像奉了他的命令似地，第二天，真的跌斷了腿。經過幾次凶兆式的預告後，外祖母一家都公認李成義是妖魔轉世，從他口中吐出的話將帶來無可避免的災禍。他的出世不只扼殺了他母親的生命，更把凶兆帶來這世界，所以從小開始，他的外祖母一家都盡量阻止他開口發言。他們害怕他的預言會帶來苦難。如果李成義不開口吐出凶兆，既使第二天發生了些事件，這也是天意。要是李成義預告了某些事件，而這件事件在第二天真的發生了，誰又能保證這不是由妖魔轉世的李成義帶來報復，而是天意呢？外祖母一家都以厭惡憎恨的眼光對待他，外祖母甚至向神明祈禱他的父親早日前來把這瘟魔帶走。當然，李成義也曾預告過些好兆頭，如小表妹的會考成績會及格，及第二天母豬會生出十二隻小豬等等。但他的外祖母總是兇巴巴地瞪着他。第二天，外祖母又會為這些喜訊而跪拜在觀音菩薩的神案前叩頭拜謝，然後用手指按在嘴上，不耐煩地要李成義噤口，把他揮了出去。

在這種環境下，李成義養成了沉默孤僻的性格。同齡的孩童都在父母的恐嚇下遠離這個連

他自己外祖母都承認是妖魔轉世的孩童。所以他常常孤獨一人漫蕩在膠林下，冷漠地旁觀着周遭的人們盲目無知不覺地赴往第二天無可避免的處境。他不能向任何人預言，因為他的預言總是別人的凶兆，他只能袖手地冷觀着人們愚蠢地直赴無可逃避的命運。由於他總是比人早四十八小時知道結局，而別人又總是遠遠地避開他，所以他只能冷然微笑地看着事件的演出。他的冷笑，再加上那冷漠的眼光，更使他的父親厭惡地遠離了他。他也別無出路地被命運樞進一齣悲劇去。

從鄉下回到城市，從小學到中學，不論是在空間上的更變，還是在時間上的推進，都無助於改變他與他的家庭的關係；或是他與社會的人際關係。他的父親姐姐以冷淡相待，他的同學更因他的孤傲性格而遠離他。他那在睡夢中能穿越時空有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的特異功能更因年齡的滋長及經驗的累積而更形明晰。然而這種功能並不能使他更融洽地進入生活，反而使他在別人的眼光中更形怪異。表面上，人們稱他是預言家，背後人家鄙夷地謾罵他為「惡毒的凶兆家」，因為從他口中流泛出來的預言，總是帶來災禍，至於有時他預告的喜訊終於實現時，人們又把它歸功於神的旨意或是命運的必然。

隨着生活經驗的累積，他終於發現人類懼怕災難，不敢面對現實的懦弱根性，更領悟到比別人更具有長遠一點的眼光並不能為他帶來絲毫的益處，反而，就由於他這比常人較長遠四十八小時的先知先覺，人們對他猜疑不信，人們把他當作種異體而不願接受他的種種預見。無論是報憂報喜，他的這種特異功能都被人目為一種邪魔的功力。

離開學校走進社會後，他意會到要在這社會上生存下去，就必須遺棄或隱遮他這種異能。他不再刻意記憶夢中所看到的未來世界，他更不向任何人提出善意的預告或指引。他讓這世界就照着它的原本軌道演進下去。私底下，他進行着一種在夢中生活過而又在下四十八小時內再一次實際生活一番的雙重生活的遊戲。他在夢中先預見生活一次，第二天，他再以坦然的情懷面對已知的實際生活。

他獨自作了自我的分析及研究測試。就在他三十二歲生日的那一天，他終於對他的特異功能尋覓到一個結論。就是：他是一個在意識上能穿越時空的人。他從他父親處得知他的誕生過程長達四十八小時。也就是說，從他露出頭部，到脫離母體為止，他的意識竟花了四十八小時才從母體內被排擠出來。更明確的解釋是，他的意識能從這一分鐘看到四十八小時內的世界。他的身軀的寬度是二十吋，厚度是十二吋，高度是五呎六吋，而他的意識穿過第四空間的時間，直達四十八小時外處。他的實體是身處在這一時這一刻的現在，但他的意識却穿越了時空四十八小時。

作為一個可能是真的能穿越時空的人，並沒有為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他是一間銀行的出納員。每個晚上的夢中，他都能看到第二天他的出納工作將會在分文不差的情況下結賬呈交，所以第二天早上，他總是信心十足心情暢快地前往銀行上班。

然而，就在三十二歲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在睡夢中看到第二天的他在無意中發現銀行的出納主任虧空了銀行十萬元的現金，並在別人毫無察覺下私自把出納櫃內當天收入的五萬元移往廁所匿藏，打算在下班全體職員離開銀行後把這筆錢偷運出來。看樣子出納主任是已預定在當天下班後携款潛逃。他看到他筆直地走進銀行的廁所，他看到出納主任正把那包金錢挾在腋下，彎着身子假裝在洗手。他看見他望着鏡內的出納主任，自己噙開着嘴似乎在進行着本着道德感的遊說。突然間出納主任抬起暴怒的臉，桀惡地瞪着他……

這時，一聲雷響，把他從夢中驚醒，接着傾盆大雨下個不停。

第二天一切都照着他在睡夢中看到的情況進行。下班後，所有的同事都已離開銀行，而他，李成義，本着他本人的道德和責任感，他昂首挺胸地以坦然的心情走進銀行廁所，打算進行一場挽救出納主任的遊說。他望着牆上鏡內彎着身子，腋下挾着包錢假裝洗手的出納主任，他說着說着，驀然，出納主任自盥洗盆抬起頭，暴怒兇惡地轉過身子瞪着他。出納主任的雙手突然掐着他的頸項。他驚惶失措地掙扎。他們滾倒在地上。出納主任猙獰的臉出現在他的臆內，他驚悸地吐出舌頭，窒息、掙扎、掙扎、盲黑罩蓋壓下……恍惚間，他看到下一天的自己，正躺在冰冷的推輪床上，而整個身子就被一張雪白的長布沒頭沒臉地蓋着。

就是前天晚上那一聲響雷，使他看不到今天這一刻的自己。

也就是因為那一聲響雷，我們這位穿越時空的人退回到永恆去。



暖陽

一推開那扇緊掩着的窗子，便可以看到微弱的暖陽自雲隙篩落在屋後那片綠綠的青草地上，這該算是整個季節以來令人感到最溫暖的時刻了。

不一會兒，暖陽開始携着輕風的手，悄悄地來到身旁，而心弦也跟着飄拂起來了，於是，便將靈感的觸鬚朝南，去追逐春，那位遲到的客人，暖陽在感覺上是爛漫的，就在那最深的山谷裏，她也曾經單槍匹馬的到過；在平地時更常常不聲不響地去搶吻每一位男女老少的面頰，而使他們感到臉紅害羞。

在這片暖陽的撩撥下，不用說兩眼是薰醉着的，漸漸地每塊暖陽踏過的土地上都有搖晃着一連串思緒的遊魂，想想也應該讓春的雙袖去拂醒那棵屋後的木棉或永遠橫放在自己的窗櫺下，這時不免就想起：

「春風吹散湘簾雨，絮黏蝴蝶飛還住，人在玉樓中，樓高四面風 柳煙係一把，暝色籠鴛瓦，休近小闌干，夕陽無限山。」

這是康熙年間，那位滿洲詞人納蘭成德填寫的一首菩薩蠻，不知為什麼這闕詞的意象竟然這樣赤裸地伸入到心靈深處，而形成了一束淺藍色的交感。

如果沒事時，最好是蹲坐在那暖暖的七彩柱下，細心地檢拾一些陌生的腳音，有時也可以隨便地挾着比自己還要消瘦的影子回家。偶爾，微風從樹梢浪過，一陣蕭蕭的歌，自風的袖間傳來。下午的陽光也是很嬌的。二月是一個多麼朗潤的季節。

暖陽，在你金色的腳下，經常會引起我想起一些其他的什麼？

當我走過一條狹隘的巷子時，最先映入眼裏的是床床攤開着的棉被，不論那是新的或是舊的都一樣要被拿出來平放在你的長髮下，多姿多彩地去吸取一些溫暖的芬芳。平時老年人在印象中是比較嚴肅的，可是現在却常愛以可掬的眼神去瞄你，相信你也應該知道，尤其是在初春的時候，不知有多少人在陽臺上或院子裏等着你去輕撫他們，往往當你的手按在兩肩或背上時，便會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一種溫馨的癢。

等了一個下午，你還是保持着柔柔的脾氣，如果在夏季時也能一樣的話，不是更好嗎？就是那把古里古怪的性子，真的有時我們也會聊到一些有關你的故事，什麼有一位神射手名叫后羿的，有一天，在人民的要求下，終於利用他那把紅色的弓和白色的箭就把你其他九個兄弟一一從天上射下來，當他們掉到地上時，都變成了三腳烏鴉。唯有你倖免，所以現在便成為大地上的寵兒，說實話，我是絕對贊成后羿的。倘若你們幾位脾氣那樣暴躁的兄弟聚在一起，不是會常想到處去胡為放火嗎？

而這次我真要告訴你一個消息，聽說最近因為世界發生能源危機，科學家們都紛紛開始關懷到你了，那不朽的生命。記得從盤古造天到現在，你那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精神是夠偉大的了。

暖陽，躺在你的巨臂上，我敢這樣坦誠地告訴你。



* 人間集

一日工作十四時

* 梅淑貞

我絕對沒有誇張，過去的一年半時間內，我的的確確一日工作十四個小時。那個被牛醫生「愛到發燒」的鉄娘子，據知也是每日只有四五個小時的睡眠，其他時間，理所當然的都放在日理萬機上。可是像我這種小人物，馬來西亞有着千千萬萬，說句不好聽的話，正是一塊錢可以買上一打，既不日理萬機（十機或者百機是有的），爲甚麼也要一日操勞十多個小時？說了出來，其實也毫不稀奇，因爲除了上班捱世界的十個小時正業之外，晚上喫過飯，便要搖身一變，成爲『蕉風』的保姆。雖然不一定每晚都做上四個小時，但如果連星期六下午和整個星期天都加算進去，則不止此數了。從前，我一到周末便懶洋洋的，因爲無工可返，又無書可讀，太陽又熱得毒辣，而吉隆坡又是一個如此乏味的文化落後都市，所以對於周末的多餘時間，真是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來將之消磨。然後在七九至八零年間，索性把心一橫，去唸法文夜校。下班後便直接去上課，上到八點鐘才有飯喫，然後又做功課，這樣才恢復了生命的衝勁。可是學院的學生越來越少，到最後只剩下四個人時（我也是四人之中的死硬份子），學期結束後便停班了。本來我可以轉去葛尼路的總院繼續讀下去的，但院址與我的工作地方距離太遠了，我實在沒有辦法趕得上五點半的上課時間。因此唯有揮淚別師友了。以後，只剩下靠自己所學來的一點基礎來自修一途。

沒有課可上，沒有功課可做，我又開始咀咒這個滄俗的城市。張錦忠那時正是『蕉風』與『學報』的執行編輯，我過去出版社交稿時，才順便看看他的工作。此時，「我們的刊物」已全部改成柯式印刷，跟我以前所見慣的排字大不相同。通常我在星期六中午過去談天，看到錦忠在東剪西貼，他問我要不要幫忙剪貼，我連忙又搖手又搖頭，說字體那麼小，難貼死了，只答應幫忙校對。雖然一人編兩份刊物，他仍是一天到晚到處溜跑，還常有在工作時間內溜去吉隆坡看電影的輝煌紀錄（請恕老姐在此大爆老弟內幕），可見並不是忙得透不過氣來。可是在最近寄回來的一封信中，他說：「那兩年多編『蕉風』的時間，真像一場夢魘。」我十分同意這句驚人之語，而且，也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得到此話的真實性。積極浪漫主義派人士經常會樂觀的自我安慰道：「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但所爲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刊物編輯，光陰似箭絕對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爲是：「這一期的稿交了，下一期還會遠嗎？」而這一句話好像也是拾一果的名句之一。錦忠也在另一封信寫道：「一人獨挑重担，對身心的影響十分巨大。」但除了這樣之外，目前我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在錦忠匆匆走後，李兄（紫一思）便走馬上任。而且也是自李兄開始，『蕉風』便只由一名業餘的執行編輯來負起編輯工作。李兄工作的地點遠在安邦路，與出版社的距離超過十英里，更何況當時的他已有一妻一子一女，還要額外的負起一份每月都要出版的刊物的編輯工作，這種精神與體力上的重苛，真不是一句「我要爲文藝而犧牲」的話就可以自我開解的。李兄那時常笑談他的兒子（那時兩歲還不到），已經懂得埋怨老子冷落了他，所以兒子一見到父親，便緊緊纏住不放。但是職責之所繫，唯有狠下心，把房門鎖住，由他在外面哭鬧，自己就躲在房裡編稿。我曾經同情的說：「這樣做太痛苦了。」李兄苦笑嘆息道：「因爲興趣驅使，也只好這樣啦。」

自從李兄接編後，我也開始參與了實際的編輯工作。因我的工作地方離開出版社只需要七八分鐘的車程，所以一星期當中，總有一兩次趁着午餐時間過去收信兼發稿的。偶而，李兄也在午餐時間內飛車上來，那通常是要交稿去印刷前的最緊張階段內。看到他那種趕得要皺起眉頭的样子，我覺得李兄真是很偉大。這種「奉獻」精神，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文藝青年可以做出來的。蒙他批准，我便連一些寫明由「紫一思先生親啓」的信也代啓了。如果稿件適用，我便即拆即發，否則便等他親自來作定奪。有一次，好像在星期六下午，我把已拆開的信交給他，他竟然含笑說道：「不要偷看我的情書！」哈哈，我笑得人仰椅翻，猶不

忘回敬一句：「李兄還有收情書的資格乎？」我雖早在一九七二年便見過紫一思，但要等到十年後才建立起真正的友誼。他也是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最謙謙君子的一個。所以，三年前的吉隆坡雖然還是同樣的一個令人感到乏味至極的都市，但我在星期六中午過後，總會有一個最美好的消遣方式，那便是與李兄合作編『蕉風』。他在星期六不必上班，可以一早便到來出版社，我則要等到中午十二點才能過去。做到一點半左右，李兄便出去舊八打靈的小食檔買午餐回來喫，這樣做可以節省時間。通常，他買回來的是，那家雲吞麵做得甚為爽滑可口的乾撈麵，還有一人一大包的八寶雪。我們就這樣各據一張寫字枱，狼吞虎嚥了起來。特此要寫上一筆的是，我每個星期六的午餐，都是李兄免費供應的。喫完後，我們又繼續剪貼校對的工作。那時，我便會心滿意足的說道：「一思兄，謝謝你的午餐。」李兄便咧着他的齊整白牙望過來：「你帮我的忙，這是應該的。」說完，又啜一口甜蜜如糖漿的八寶雪。

那時候，我還不懂得怎樣畫版，只是負責一些頭頭尾尾的工作，而李兄則每期都很細心的畫版，有時還參考『明報月刊』和『中報月刊』的編排方式。他經常自資買書雜誌來參考，都是出自要把『蕉風』編好的願望。輪到我自己來編時，我就完全放棄畫線條的編排手法，因為覺得與其畫得不三不四，倒不如老老實實保持頭臉乾淨的好。如果『蕉風』請得起美術員，執行編輯也不必為要怎樣畫線的事而苦惱了。依照我個人的理想，『蕉風』最好一百巴仙純粹是文字，一張圖片也不要放，就如早期的蕉風，或現在的『中外文學』一樣。不過，為了要照顧到一些作者與讀者的要求，我必須配合某些文章而加上適當的圖片。由此可見，編者也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可是尋找適合的圖片是一件費時失事的事，我桌上的那一堆約三十多本的攝影畫報，每本翻翻就要浪費很多時間。有時，只要找到的照片和內文不會差得太離譜，就在省時省事的情形下被採用了。可是我是個總想把工作做得完美的完美主義者，每每難免會懷疑：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張更適合的照片，被我錯過了？不過，自己要求自己把『蕉風』編得無懈可擊，也是對本身太過苛求了。不說內容，只要舉出每期的錯字，便叫我嘆氣了。也許這便是一個「一腳踢」編輯的局限吧，因為每篇文章，都至少親自校過三次，可是錯字仍然層出不窮。「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錯誤」，信哉斯言。奇怪的是，每次一拿到剛出廠的『蕉風』，我便能輕而易舉的找出錯字，真是咄咄怪事。虧李兄以前還讚我校稿校得比他仔細呢。不過，我們不是『讀者文摘』，擁有一大群的工作人員，可以把校對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只要不把馮京當作是馬涼，也就不必太過耿耿於懷了。至少，現在的我，已不像初接編時的我那樣，看到校過三四次的稿，還有錯字連篇出現，忍不住要氣得咬牙切齒。氣歸氣，我沒有誰好埋怨的，難道去找打字小姐來訓斥一番嗎？這個已經高度操勞的業餘編輯，只好忍氣吞聲的，在深夜十一二點，仍然苦撐着眼睛，把那一篇篇密密麻麻的文字，重讀又重讀一遍。

紫一思當執行編輯時，我們曾一起訪問過兩位作家。第一次是訪問湯婷婷。那天早上，我在辦公室看報紙，看到湯婷婷來馬的消息，我一時心血來潮，便打個電話給李兄，問他要不要去訪問她。他說好啊，我便打電話去「新聞書局」，得到批准，約在第二天中午在現場訪問。訪問那天是周日，即是說我們都要上班，但李兄還是老遠的趕上來，全副武裝打扮（攝影機加錄音機是也），我還取笑他道：「老哥真像個記者！」他答道：「我本來就是個記者！」露出他的招牌白牙在笑。去吉隆坡時由我開車，一路上研究着要訪問的問題，兩人嘻嘻哈哈的，顯得樂不可支。我那天所買下的兩本由湯婷婷親筆簽名的『女戰士』和『唐人』，三年零七個月後的今天，早已經被塵埃所封蓋了，可是仍不曾被翻讀過。我必須承認，我是很勢利的，平日只讀羅倫斯與馬拉索，哪裡會把湯婷婷放在眼裡？至於余光中在一九八二年來馬那次，則在馬來亞圖書公司樓上進行訪問，有十多個人參與，做記錄整理的仍然是紫一思。柏陽來馬，也在同一年。那晚我沒去訪問，由李兄一人唱獨腳戲。那時也真難為他。工作那麼累，又有家庭，還要做這種又跑又寫又編的工作，如果真是沒有火樣的熱情，是承担不下的。

現在這個担子已到了我的肩上，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做好本份的工作，可是時間是那麽的不留人，容不得我精雕細琢。所以每一回交稿，總在暗中希望下一期能做得好一點。不過，以我所受到的時間限制，還有工作的份量來說，至少在目前已經是做到仁至義盡了。儘管我偶而仍會收到一些出言不遜的來函，我也不再引以為恨了，因為我自認已經盡了全力。既然已經做過，以後，我就可以面無愧色的說：「我對光陰無悔。」



「真的，天氣熱得很！——」錫蘭人搭訕似的，在橋過後的一株榕樹下，半沉喃的說，眼光却望向張權。後者也正好走落榕樹下，二人共享着樹蔭下的涼氣。「早上才下過一陣雨，太陽一出，又是乾燥的天氣！」張權說着，隨手擺弄樹頂上垂下的枝蔓。錫蘭人背負着沉重的葯油筒，此時他已摘下嘴上的粗布，露出瘦削的臉孔。是一個精神奕奕的中年人。他向張權凝睇半響，才用馬來話問說：「你是本地人嗎？先生！」他明顯的意思，是感到張權是他眼中的陌生人。張權擺擺手，說：「是。只不過離開太久了，一切都改變了許多！」張權的話充滿感喟。他瞬息間，想到這幢校舍的歷劫。也想到戰禍下的人世無常！

「是變了許多！——」錫蘭人聲喉沉黯地說。「這裡本是一間學校。可是，戰爭一來，日本人就要把學校換成日本教育。要這裡的平民百姓，把子女們送去讀日本書，說日本話！——」樹蔭下的錫蘭人，仍是汗流滲滲的說。「這個，我也略有聽過——」張權正躊躇着，不知應否對他表明自己的身世。可是，錫蘭人接着說：「先生，你說得不錯。這裡改變了許多。這裡，學校裡，後來因為日本人辦不成學堂，就把校舍改作營寨。日本軍人，每天都在校園內操練！——」錫蘭人把手裡的噴管，向樹林的遠盡處，晃指了一下，說：「你看到嗎？先

生！那片燒毀的石屋原本是日本軍人的馬廄！」錫蘭人的話，提醒了張權的注意。他眯細着眼，用手遮着上眼簾，才看清那斷垣殘瓦處，竟是日本軍人的戰時馬廄。張權只哦應一聲，沒有再說話。

「校舍裡，一度也權作日本人的屠殺場。我親眼看到的！——」錫蘭人兩眼透着惶懼的神色，說：「許多人被抓進去，接受各式各樣的酷刑。把每一個好好的人，經過百般的磨難，而變成了一具枯屍！在這河面上，我真的目睹過，有上百的棄屍腐爛。甚至有女人小孩的一——」錫蘭人說到這裡，牙齦相碰的，雙眼牢望着河裡的默默流水。「我也經過這些苦難，先生。我很瞭解日本人的殘酷！——」張權內心有點發倦的說。他實在不想，再打聽日本軍人的惡行。因為他自己，正是這些惡行的見證人。他只想讓腦筋歇一下，好讓自己情緒平抑下來，好好的看看故舊的朋友！錫蘭人看他噤聲不語，以為他有什麼心事。他撫慰似的，對張權說：「先生——」他眼睛裡充溢着友善的光彩。可是，張權向他擺擺手，示意他不要往下說。錫蘭人很不明白的，只是對張權眨動眼睛。「很對不起，先生。這是我從前教書的地方，我太熱愛它了，請不要對我說起它的悲劇！——」張權的話，使錫蘭人半懂不懂的，嘴唇搐動着說着胡話。可是張權就在他還在豫疑間，人就轉身向陽光威猛的徑路走去。遠街在塵屑下浮動，張權的影子，在曲曲折折的徑路上，終於幾經喘氣而走落街衢。

這裡午後的市場，已隨着人潮的四湧，而益漸繁囂和熱鬧起來。這裡戰發前，原是四處鄉鎮的巴士車總匯。可是，戰火粉碎了一切秩序。這裡，如今已是舊物市場的聚集地。在火傘似的太陽下，各式流動的小販，在撕裂喉嚨似的，高嚷着各式買賣。一排印度人的地檔，擺賣着各式的英日軍軍資用品。一個英國紳士的人，正在翻檢地上，滿坑滿谷似的日軍徽章。一個歐亞籍的男子，正擎着一枝上世紀的獵鎗在審視。一個歐洲婦女，則在眯縫着眼，仔細觀賞一件日本瓷瓶。其他的中國人馬來人，則盡力搜購各式家庭器皿。幾個中國人，則對一只特殊的日本尿壺，很感興趣的觀覽着。一個中國人向攤販只是撇着嘴瞪眼睛。沿着街市而走，最後見到幾間小店，在門簷外，掛起飛揚的布條，上面寫着中文和馬來文「大減價，大賤賣！」路上被吸引住的人，引頸向店內張望，却原來是各式粗製的男女童裝和皮鞋。一個老人在溝渠畔，擺滿着英日軍人棄棄的舊鞋。兩個中國人馬來人，各買了一雙。即時套在自己的腳板上，把舊的一雙，隨即扔在溝渠裡。

張權夾在人流裡，腳步顛踉的，好不容易，才擠進一片熾熱的小店裡。那門外堆疊着各式童裝和

皮鞋，門內則陳滿各式家具器皿。幾個夥計，正在忙得滿額沁汗的，應酬着各族顧客。一個印度婦人，正買了一大箱器皿，用了極大的勁力，才把箱子擰出陽光四濺的街外。——張權在雜沓的過道上，好不容易，才借着僅有的一點燈光，向店屋的裡間走去。那裡空氣有點悶熱，四壁都疊滿着新舊貨件。一扇小門內，透出一點蒼白的日光燈照。有一個半禿頭，戴着薄邊眼鏡的中年男子，正在翻掀着一疊賬據，撥響着算盤。算盤的珠子，在他飛快的指敲下，被擊得篤篤作響。

半虛黯中，張權站在門扉外。他輕聲咳嗽了一下。然後舉手，輕敲了門扉的板面。那種聲音，使門內外的人，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那是一種彼此熟悉的聲音。那是過去，張權常來此處，並且，一若如今的，在日光燈的淡照下，用同樣的手勢，同樣的輕重感，輕聲敲動着門扉。那種舊日如夢的感覺，馬上溢上門外門內人的心頭。那個半禿頭的男子，兀地抬起詫異的眼睛。晶亮的玻璃片，把他一雙圓瞪的眼珠，襯托得炯炯有神。他們二人，隔着半丈的距離。但二人好像聽到對方心跳似的，幾乎同時，爆出聲音，說：「呵！是你！——」然後，禿頭的男子，放下手上的算盤，一邊驚訝地呼說：「天呵，是你！張權！——」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不歇的搖着腦勺，好像要從之証實，自己究竟是不是陷在夢境裡！

張權很瞭解地此刻的感情。他知道劫後餘生是怎麼一回事。他瞭解劫難重逢，那種恍如隔世的況味，又將是如何的激動和咬嚼人心！他站在那裡，情緒反倒沒有激越的，用平和與親切的語氣，對眼前仍在抹拭着眼鏡和汗水的男子，說：「海平，梁海平！是我回來了！——」他說着，主動上前，張開猿長的臂幹，把那個猶在怔忡間的男子，着實地環抱起來。那叫梁海平的男子，這時候感受到張權如火燙的體溫。他一下子証實了，這是俗世的現實！是一個生死兩迷茫的故交舊友，如今兀地越過挫折，而兀地出現在他的面前！一切都無恙，只是歸來之後，所帶着的，是無從訴說的哀傷和沉痛！那種苦澀的經驗，使張權突然無法衡持原本的冷靜。他竟瞬息間，讓兩只眼眶溢滿淚水。

「張權，你回來了！真好，真好！——」海平在倉猝間，好像還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他感到世事太玄虛了。一個謠喙已告消失的人，如今隔着三年多的光陰，突然地又站立在他的眼前。這一切都太不可信了！但是，張權却放開擁抱着他的雙臂，自己拖來一把籐椅，坐在那裡。在一座桌扇的吹動下，張權的頭髮絲絲揚起。他宛似一座沉默的山，此刻正屹立在那裡，讓海平感覺到狐疑和不可即！

小小的辦事房內，除了風扇的嗚嗚作響，就是

二人一刻不能言語的岑默和無奈。張權擺擺手，用溫和的語氣說：「海平，不見三年多了，是不是？你的模樣，一直沒有改變！——」張權總算把一切激情，都盡地拋開，而對海平說着體己的話。他一下子把氣氛融和起來，使海平感到，這眼前人，就是他的多年摯友。眼前事，也是一樁鉄鑄的事實！他這個至友，張權終於遠地回來了。而且和過去一樣，張權總是那樣的和煦，那樣對朋友對一切的關情和體恤。

「我現在相信了，張權。你真的回來了，而且不會忘記老朋友！——」海平溢滿笑容說。他一面遞給張權一盅熱茶，一面爲他燃亮一口煙。他說：「我幸好尚未忘記，張權。你最愛抽這牌子的香煙！」他說着，自己也陷在煙霧裡，他復坐在椅子上，和張權相距着一張桌面。張權舉起手夾的香煙，凝望半晌，才說：「畢竟是老朋友了，你真的很瞭解我，海平！」張權的語調帶點苦澀。他想起的事太多了！想起三年多的苦、三年多的痛。也想起三年多，他失了父親，也喪失了愛情！想着，他心裡的痛，使他臉肌痙攣地扭曲着。他的異樣表情，使海平很感煦切的，俯身向他垂說：「張權，你這三年多，一定吃盡了不少苦頭！——」他說着，兼吐露着悶煙。

「相信你也知道，我是被日本軍人拘虜去的！——」張權呷了口茶，說：「我想不到，竟然會有活着回來的一天！」他的語調有點沉重，隱隱可聽到他的磨牙聲。海平一時無語的，用長嘆的聲氣，表示他內心愁悵和同情。風扇嗚嗚作響中，房內的空氣更形靜穆。張權正欲說話，門外走進來一個伙計，大概有什麼事，要與海平商議。後者揮揮手，示意他不要干擾。伙計搔搔腦勺，用眼睛溜望了張權一眼，隨即踢着單調的步韻，向熱鬧紛沓的店前走去。

「你的生意，做得蠻好的嘛！」張權像要調解氣氛似的，用較爲輕淡的語氣說。海平聳聳肩，一副無所謂的表情，說：「老爸年邁了，要把生意交給我。我不幹也不行哦！——」他的語意中，像是蘊含着一點委屈。「我知道，你過去是立志，做一個遨遊四海的船長，是不是？」張權彈着煙灰，問他說。「年青時代，太多夢了，張權。一場戰禍，都把我們的理想和秩序，都完全粉碎了！——」海平搖晃着頭說。日光燈把他半禿的頭壳，折射得閃灼而亮。

「說得也是。我們如今，都好像被現實諷刺了。我戰發前，還拼命存錢，準備到外國遊學哩！」張權越說越苦澀。他無意識地，把尚剩幾許的煙捲，死力地墩在煙缸內。海平隨手，把整包煙捲及一盒火柴遞給他。「你最好，把三年來的經歷，簡單

的告訴我一次，張權。」海平半挺身的，拿着茶壺向張權添茶。後者擎着茶杯，稍爲呷飲一口後，說：「你可以想像的，海平。我這條命，幾乎是撿回來的！」張權盡可能把話，說得平和與沉穩。他拿起煙捲，擱在桌面上。海平把身腰全靠在椅背上。他兩只眼珠，透過平滑的玻璃片，在張權的身上逡巡一下。他像要說什麼，但最終沒有說。他嚥吞涎沫的聲音，使張權幾乎清晰可聞。

「我知道，你想要說什麼，海平。老朋友了嘛！——」張權極其苦澀的說。他叮望着海平。後者滿頰發汗的，雙眼閃爍不定。他很難過的咬着唇皮，用歉疚和難過的聲氣，對張權說：「張權呵，我真的不知如何開口呵！我剛才——」他臉肌扭動得有點難看的，腦膜裡疊印着，張權步入辦公房的一瞬。他看見張權拽着一只跛腳！那一歪一蹩的步調，使他心內湧起一重寒涼！他的朋友張權，在經過火的煉獄後，今日歸來，却變成了一個癩子！一個心靈和軀體，都負載着殘傷的不幸人！一個原本碩長和康健的人，如今却罩滿憔悴和傷楚！

「是的，我已經變成癩子，一個殘廢的人！——」張權說着，語調悲苦的，望着老朋友海平。後者低垂着眼臉，沒敢直望張權。「日本軍人把我弄成這副樣子的！——」張權無可抑制自己的衝動。他猛然的動作，把全身的軀幹站直。在日光燈的晃照下，風扇把他的髮絲和衣袂，都吹蕩得悠然飄動。他兩手發顫的，抱撫在胸脯，說：「我不但心裡受到了創傷，身體也一樣，你看！——」他舉起右腳，那畸型的踝骨，使他的腳跟看來有點可怖。海平這時已站立起來。他靠近張權，舉手覆按在後者的肩膀上，對他說：「張權，你也不必太難過了！戰爭總是不幸的。你受到的苦，只是比別人多一點！——」海平讓張權復坐在椅子上，續說：「同樣受到傷害的人，在我們所熟知的朋友中，說起來也不算少。他們當中，有些竟還活不下去！——」海平坐在椅子上，輕舔着熱茶，把自己的語調，拿捏得極其平穩。在他的說話間歇中，只聞張權難堪的擤鼻和嘆息。

海平凝神的望向張權。他要稍待後者的情緒，在完全平復之後，才繼續對他說話。張權則垂頭坐在椅子裡，他像是聯想着，那上千上萬的不幸人。有相認與不相識的，他們除了屍橫血泊外，一部份還斷手折肢的，陷在生存的苦海裡。在伸張忙亂和沉痛的手勢，向默默無言的上蒼，作着憤懣和無奈的控訴！

張權悠長的舒了口氣。他像疲憊已極，手勢的動作，緩慢得使海平感到出奇。他看着張權，很長的時間，才爲自己點燃了一根香煙。他吐着裊裊的煙息，對海平低緩地說：「也許，我還算是幸運的

！我還能夠活着回來！」他說到最後，人像倦極的，把全個背脊靠在椅背上。海平半閉目的，點着頭說：「在日本人統治的三年多裡，失蹤而杳無下落的，據說不下幾萬人！有些我們目睹的，還被日本軍人奪去了性命！」海平邊說，邊回憶似的仰望屋頂。那上面開亮了一月天窗，可見到燦爛的陽光和雪白的浮雲。屋子裡的兩個人，在唏噓聲中，說話的速度甚爲緩慢。

「不知道你聽說沒有，你們學校的沈校長，就是讓日本軍人梟首示衆的！——」海平對張權提到這件事。他的眼睛在鏡片後，閃耀着怖慄的光采。張權連忙向他揮手，說：「不要再告訴我了。我已經聽到過這件事！」張權露出不忍聽聞的表情。他連迭的搖頭動作，換來了海平悠然而長的嘆氣聲。屋前一片雜亂的叫賣喧嚷，透過黑黯沉沉的過道，傳到裡間的辦事房來。空氣有越來越悶鬱的感覺。海平不自覺的，伸手把桌扇扭得更快。房內一時灌滿風扇的轉動聲。張權把煙蒂揷熄，說：「你總算無恙哦，在戰時，海平？」張權抬眼，望着這個染有遺傳禿髮的中年人。

「日治時期，我們只能做順民。萬事不管，得過且過，才熬到今天的和平歲月！」海平像感慨萬端似的，用手撫摸着多肉的臉頰。張權望向他，同時注意到，他背後的牆面上，除了粘綴了一張「生意興隆」的紅字，也掛綴了一幀合家照。他和一個女子抱着一個嬰孩合照。張權看着，只是舔舔嘴唇，沒有說話。海平復又將風扇扭慢，說：「張權。我衷心的高興，你回來了，是你家人和朋友的最大悅樂！——」他誠摯的表情，使張權頗爲感動的，對他頷着首但不語。

「真的可惜，張老伯竟然在你失蹤後，半年內的時光，就含恨故世了！」海平頹然嘆息說。他沒有望向張權，但顯然能夠測度到對方的神情。因爲張權的呼吸，突然滯重起來。「可惜，我們都幫不到張老伯什麼忙。他當時，一個淒苦的老人，整天手擎着你的照片，向四處途人打聽，要探究你的下落。可是——」海平在說話之後，押着一句輕微的哀嘆。他無意識地，把五根手指擱在桌面上彈擊。「我真的，害得家人真苦！」張權臉容蒼白而羞愧的說。海平摘下眼鏡，用手絹拭抹着眼睛，說：「我親眼目睹，張老伯那一副淒苦無助的表情，心裡真的是沉痛。我們的一班朋友，曾經多方對他撫慰和探問。我們總以爲，你一向不搞抗日行動，大概不過是，被抓去當工役什麼的。不出三幾年的光陰，總會全身歸來的！——」海平戴上明亮的眼鏡，用平視的眼光，睇望着張權。後者沒有洩淚，却把眼睛呆望着，自己一雙互相紋纏着的手掌。也許是使力之故，手背上凸出如虬似的筋脈。

「做爲後輩，做爲你的好朋友，我們幾個友好，着實是幫不了他老人家幾許。日軍當時，殺人盈車的事，幾乎每天都搬演着。我們在這種恐怖的氛圍下，幾乎都對自己所說的話，感覺到疑惑和不安！」海平說話時，好像自己犯了過錯。他不住的，向張權投注求祈諒解的眼光。張權哦嘆了一聲，兀地站立起來。他望着半禿頭的海平，日光燈在他的頭壳上，倒映着一溜轉的光芒。他略爲走動一步，俯着桌面，對海平說：「海平，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其實，一切都應該怪我自己！如果我不是身爲人子，又不幸淪爲日本人的階下囚，我怎會爲家人爲親友，帶來這許多的苦難和悲痛！——」說着，他咬了咬唇皮，把手圍握着，重重地在桌面上敲動了一下。

這使到海平，很感愕然的，抬眼望向這個，在挫難中歸來，又陷在悲苦中的朋友，正讓痛苦咬噬着心肺，在作着無聲和無奈的掙扎。——海平默然地站立起來。他伸手把張權，重新覆按在坐椅上。他只是輕啣一聲，讓自己的心腔稍爲舒暢一點。他回身在一只壁立的立櫃上，拿下一瓶洋酒和兩只玻璃杯。他斟了半杯給張權，自己也舉起酒杯，對後者說：「來，張權。爲日本鬼子的潰敗，而乾杯！也爲你的重生，而痛快的乾完這杯酒！」他用篤定和親摯的眼光，望向在翻掀着，愁傷的眼睛的張權。後者擎杯在手，他略爲遲疑的，舔弄着嘴唇不語。

「生是最大的悅樂，是不是？張權。爲生而乾杯，是我們的榮耀，是不是？」海平催促着他說。他一時間也砌不出適當的言詞，只好用誠懇和友愛的眼光，試圖去打動他。張權在喉腔裡，哦嘆了一聲，說：「海平，我真的幸運。能夠半生中，遇到幾許的，體己的朋友！」他說話時，明顯地抑壓着內心的激動。他在電光火石間，一閃而過的，腦膜裡現出集中營裡的各式朋友。甚至，想起那批，讓戰爭之夢，驅使得麻木和瘋狂的日本軍人！——他在怔忡之間，在海平眼光的催請下，仰脖猛灌下刺鼻的烈酒。他有點發噎而欲吐，但很快又紅着脖子，忍受了下來。「那真好！——」海平痛飲後，很愜意的舔唇，說：「這是愛爾蘭的好酒。一九四二年的，張權！」他好像有點興奮，語調也提高了起來。

張權沉哼地一聲，沒有說話。他只感到，酒液隨着血液，在他的五內沖激着。他的腦袋真有點發暈似的，在迴旋間，陸續喝了幾杯愛爾蘭酒。他真有前所未有的痛快。在他的耳膜裡，他聽到海平，用膨脹似的聲音，對他說：「一九四二年，是日軍在本地區投彈的頭一年。我們痛飲一九四二年。把一場戰爭，痛痛快快的灌飲掉！——」海平好像與

奮得有點過火。他舉起酒杯，在虛空上晃動，樣子真像是人們常說的「痛飲醇醪」的模樣。張權不若他的戲劇性。他只靜坐在那裡，逐漸把滿杯的愛爾蘭酒呷完。

海平在經過激烈的動作後，也許心身都感覺疲倦了。他坐在椅子上，眯細着半醉的眼睛，望向沉默不語的張權。後者舔着唇，把酒杯擱在桌面上，說：「真難得，有這樣的高興，海平！」張權由衷的說，他的臉頰上溢滿紅暈。海平忙不迭的頷首，語氣帶點急遽的說：「我的感慨實在很多，張權！我們從小就玩在一起；又是小學中學的校友。我們彼此，看着對方成長。也看着彼此的有幸與不幸！——」海平的語調夾着蒼涼。他吟噓一口氣，又仰脖把酒液往喉嚨裡倒。「你不能喝得太多，海平！——」張權說着，起立俯身把海平的酒杯，從他手裡取過來，放在桌面的另一隅。海平抗議似的，溢紅着臉龐，說：「張權，你太掃興了！——」後者只是攤攤手，作一個苦澀的微笑。海平伸出手掌，撥弄一下際上的疏髮，說：「也只有暢意淋漓的酒醉一場，才可以宣洩這三年多，暗無天日的苦悶日子！——」海平一邊說，一邊無法自抑的打着酒嗝。張權表示很瞭解的，對他透着友善的眼光。海平突地，重重地舉拳，捶向桌面上，說：「我恨透了日本人，你知道嗎？張權！我有半家子的人，在日本軍人攻陷西城的時候，就被逼疏散到爪哇島去。直到如今，我還沒有查到他們的下落！——」他說着，很感苦惱的，把整瓶愛爾蘭酒，啣着瓶嘴向喉腔裡灌。張權這時候，才錯愕於他的苦惱和遭遇。他不打算阻止他痛飲。只好坐在他的對面，在慘白的日光燈下，岑靜的，望向這個多年的摯友，讓愁苦緊緊地縛捆住。

在海平恣意地，把半瓶烈酒灌完之後，他的神智已陷在半麻醉的狀態中。他的說話，開始有點含糊和失却秩序。他翻着疲倦的眼皮，眼光透着異樣的神采，說：「張權，你知道嗎？我已經結婚了，而且有個孩兒！——」他揮揮手，讓自己的涎沫，毫無控制的濺在桌面上。張權抬眼，再次眺望牆上那幀合家照。他露出明白的神情，說：「我知道了，我已看到了那幀照片！」張權用手虛指了牆面一下，說：「我真應該，向你和嫂夫人道賀的！」張權幽淡的說。他同時，幾乎想起，那個捨他而去的嬌媚女子林美嬌！那真的是一場夢覺。在真實和虛幻之間，他拿捏不住，到底真實的是多少，虛幻的又是多少？才不過三年有多的歲月，原本在自己手裡的愛情和溫馨，竟然在日換星移中，在無聲無息中，變得完全陌生，而不再屬於自己了！

張權想到情傷處，已難禦自己的愁思。他一舉手，極其突兀的，把先前海平那杯酒，他原擱在桌

面一隅的，用極其粗暴的手勢，拿取過來。他毫無猶疑的，仰盡脖子，把酒液統統灌向口腔裡。他一陣發哈，耳根子發熱，兩頰漲紅。他雙手捂着嘴腔，把連迭的咳哈聲掩抑下去。坐在桌子另一面的海平，卻沒有出言勸阻他。他好像很瞭解張權的心意。一個人要清滌內心湮遠的情感，是決難瞬間間，辦得到的事。也許藉着一種突然而來的麻醉，反倒容易把不能忘記的，在短暫的一刻盡情忘掉。

張權久久地，用手捂着雙臉，讓酒液把他的靈思，帶到一個，完全淨化和靜謐的境地。他腦海裡，載浮載沉著美嫦的幻影。他浮沉着其他的女子。他竟然想起了阿蘭！那個蹣跚背影，帶着小婦人的悲哀，慢慢溶入沉沉的暮色的女子。她臨別的話語，仍然縈繞在張權的耳際。她企望張權和葉漢，在天涯路過的時候，能夠再次的到南城來看她！

一想到阿蘭，張權的心房撲跳猶烈。他實在不可以想她的！他是一個，沒有資格去愛別一個女子的男人！他滿身的創傷，已到了別的女子，無法接受他的地步！他縱然想她，那不過徒然，增加自己的感情負擔和苦惱而已！他已是一個，喪失被別人愛，和他愛別人的權利的人。他只能把一切思一切念，都默默地在心田裡掩埋着，即使春風和秋雨下，萌芽也無法在心田裡茁長而出！

張權想到悲涼處，擲擲腦勺，一下子感到心境的澄明。他感到自己太癡了！他苦澀的一笑，很對自己責備的，不住的嘖嘖着海平不瞭解的酸氣。他最終對海平說：「我要先告辭了，海平。下來的幾天，我會陸續的探訪老同學老朋友！——」他說着，挪動身軀，作着起身的姿態。「如果他們知道你回來了，內心一定比我更高興的！」海平在酒精的麻醉下，頭腦仍然保持着靈明。張權嗟嘆一口氣，說：「天知道，我三年多來，是多麼的惦記着他們！」張權人已站立起來。他說着話，腳步已歪蹩的移動了一下。

「張權！——」海平已站立起來。他和張權相距數尺，但張權已微聞到，他口中泉湧出來的酒氣。他欲言又止的表情，使張權迅速的，就能洞悉他的心意。海平像在哦吟的，又呼叫了一句：「張權！——」後者對他擺擺手，用乾澀而蒼冷的聲音，對他說：「不必說了，海平。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他眼中透露出，一種祈求諒解的毫光。可是，海平仍然說：「張權，人要面對現實，才活得愜意的！」他說的同時，搖晃着頭顱。眼鏡的玻璃片在閃爍不定。

張權已走近門扉處，他遠離着日光燈。臉色看起來沉黯得多。他的酒意已完全退却，臉上泛露出原先的蒼白。他說：「我覺得很平靜，海平。我內心已原諒了她！——」他的語音裡雖然帶着黯啞，

但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十分清晰。「其實，我和她，美嫦，也是朋友！我們都能夠瞭解她的苦衷！因為你沒有給她生死的訊息，而她已經受家庭的倦怠和壓力。她最終不能不和環境和親情妥協！——」海平說着時，因身在桌扇的風圈外，他一額角的沁汗。臉上的酒意，因漸然的激動，而遂見杳然。「海平，我已經說過了，我從心裡下原諒了她！——」張權嘴上這樣說，臉上的神情却是頹然的。他一只手撐在門框上，兩眼却瞅望向海平。似乎他在期待海平，會對他作什麼樣的游說。

張權的測度是正確的，海平趨近一步，把嘴裡溫溫的酒氣，對着張權的臉頰，噴送着說：「我很瞭解美嫦的痛苦——」他猶未說完，張權已按捺不住，負氣的說：「難道我就不！——」說完，他却有慚悔之意，臉上熱燥得，連毛管也麻癢起來。「當然。難道我還不能瞭解你對她的感情！——」海平一頭說，一頭掏出手絹，拭抹臉頰上的汗。「你要我怎樣做呢？海平。」張權把撐在門框上的手撤回。他望向逆站向日光燈的海平。只感到他半禿的頭際，像鑲上了半圓的光環。

「張權！做爲你的兒伴和同學，做爲美嫦的舊友。我認爲，我應該勸請你看她一次！」海平截定的說。他口腔的酒氣，已淡薄得幾不可聞。他的話說完了，時間像凝結了一般。在張權臉上的表情，是僵硬而呆滯的，簡直無法界說他內心所想的是什麼。他只是站在門框畔，久久沒有言語。房子裡的苦寂，使人兀地裡感到難堪和煩躁。屋頂上的天窗，瀉下一道太陽的光柱。屋子裡的熱浪，逐漸高漲起來。張權和海平，彼此眺望上一眼。二人在一瞬間，瞭解了許多似的，相互吐了口熱氣。然後，海平率先走過狹窄的過道，張權蹭着浮蹉的腳步，隨着海平，一直走向紛擾雜沓的店門前。幾個伙計正忙碌着應付顧客。一個年邁的老婦，正拖着小孫女兒，把揀好的幾只鞋子，遞給迎面而來的張權。後者只是擺擺手，堆出誤會和歉疚的笑容。海平隨即把鞋子接過去。他極其熟練的把貨件包裝好。遞給老婦後，順便收了錢擲在櫃檯裡。滿店面都是進出的人影，和喋喋絮絮的人聲。張權充鼻的嗅到，周沿都是使人半窒息的雜貨味。一個伙計，正把一箱嶄新的乳膠鞋，舒齊地陳擺在貨架上。張權走近其畔，鼻孔裡溢滿膠質品的異味。他眉頭打摺的，趕忙提快腳步，向陽光如金棘的街外走去。海平也搓搓滿溢汗水的手，隨着走了出來。他站在店前的過道上，托托因汗油而滑落鼻準上的眼鏡，對張權說：「如果我說過，什麼冒犯你的話，請不要見怪，張權！——」海平說着，把手掌輕拍一下張權的肩膊。後者勒起輕淺的微笑，說：「你不要誤會了，海平。我只是感激你，和大家，都那麼的關心我，

和美婦！」張權的話，不住受到街外，潮湧的人聲和車聲的干擾。但海天完全聽清楚他的意思。他迅捷地接口說：「不只是我個人，是大家，張權！」他無比誠摯和關切的說。張權幾乎激動的說：「我說過了，是大家！——」他回頭望向熱鬧如昔的街頭。在腳踏車如過江之鯽後，來了幾輛擠滿各式搭客的巴士車。因人稠路窄，街頭來了一輛救傷車，不歇的響着警號。一個印度人趕着幾只黃牛，在熱氣蒸騰的路上走過。交通上一時引起混亂，路人咒罵聲不絕於耳。

張權略為走了幾步路，就對海平說：「你先回去辦事吧，海平！我還要到處走走看！」他邊說，邊環顧一下這逐漸繁榮的城鎮。在街對面的警署前，一面習習揚動的米字旗，正昂揚威武的飛舞着。隣近不歇傳來，劫後升平的樂音！——張權只感到這是一場夢。一場生死過後，一切都毫無改變的白日夢！在白晝的陽光下，每一個人都淌汗的奔向自己的生活目標。一場戰爭所留下的陰影與烙印，已經漸漸地，在人們的臉龐上消失了。可是，張權和海平稍為移動幾下腳步後，就可以見到，在街隅的深凹溝渠內，橫陳着幾輛燒焦了的民用車。上面除了彈孔外，就是火焚後的斑鳩遺蹟。

沿着污水淤塞的溝渠，張權對這繁榮背後的另一面黑暗，不禁發呆地，站在熱風下，腦膜裡進入冥想。他一聲不吭的，使到海平意識到他內心的激盪。海平再次拍撫他的肩膀，說：「戰爭的教訓，恐怕很快就讓大家忘却了！——」他的話，很能引起張權的同感。他稍稍勾動一下嘴角，表情苦澀的說：「人們是很能健忘的！」他的話，也許是海平聽不清楚，後者只是眯着眼睛，沒有答話。張權再次對他說：「讓我自己一人，到處走走吧，海平！——」他微弱的說，眼睛向塵埃高蹈的街頭游望。

「嗯。」海平沉應了一聲，說：「你有什麼打算，張權。還要回到學校裡教書？」海平兩只近視的眼睛，在骨碌轉動的望向張權。後者攤弄一手勢，說：「學校我已經去過了，那副落敗的模樣，恐怕一時間也不會復課！——」張權站在陽光下，全身有一種灼熱的感覺。他的內心，却是寒冷的。這一點却讓海平看了出來。他說：「如果需要我的幫助，張權，看在我們老朋友和老同學的份上，讓我盡其一點義務！」他那份罕見的男性友誼，使張權止不住的，從內心慨嘆出來，說：「始終還是老朋友可靠！——」海平揮弄一手勢，阻止他說下去。他盯望張權半瞬，二人如潮湧的心事，像彼此都真切地看到了。張權搖搖腦勺，嘴角勾起乾澀的笑意說：「我知道你的脾氣，海平。你不會放過我的！——」他無可奈何的踢動一下地上的泥漿。泥沙如崩堤似的，簌簌地向污水高漲的溝渠裡湧去。一枝艷放的紫丁花，却獨立地茁出周沿的泥漿，迎着

熱風和陽光，在微然地顫動着花瓣。

海平眼色裡，露出一瞥央求和哀懇的異采，對張權說：「答應我，張權。盡快地看看，盼望着你歸來的老朋友們！也希望，你能看到美婦一次。即使是友誼上的造訪，對她都是極大的安慰和滿足！——」就在海平陸續說話中，張權已移步，走入陽光更其泛濺的街頭。他的聲音，夾着市聲和風聲，隱然傳來說：「我會找找老朋友們，聊聊天、喝喝酒的！——」海平提高嗓音說：「美婦據說，經常回到娘家去的，張權。你很容易會遇到她！——」可是，一陣熱帶罡風，把他的話吹散了。也不知道張權是不是聽清楚了。只聽到他，微弱的傳來語音，說：「再見了，海平！遲些時候，我會再來和你鬥酒的！——」他的聲音，隔着街外的人群和車影，已逐漸變成渺不可辨。海平站在路畔，半禿的頭顱上爬滿汗水。他的薄邊眼鏡，不時的滑下鼻準。他一次又一次的推動着，說：「這個人，真是！唉！——」他漫無秩序地說着，一個勁的猛搖晃着腦勺。

街道狹窄得，只能通過一輛小型的貨車或牛車。偏偏一輛滿載乾柴的貨車，因故障拋錨，造成了來往交通的阻塞和混亂。人群正在議論紛紜中，又見到幾輛，載着椰乾和鮮菜的牛車，由印度人馬來人驅策着，遠道踽踽而來。這裡的交通，一時間更形的雜亂。兩個馬來警察，在揮弄警棒指揮着。但是，街前街後的壅塞情況，却一直沒有改善。兩個馬來警察已弄得筋疲力盡，二人毫無辦法的相顧着。沿街的房屋，都是百年以上的老屋。住在二樓以上的人家，把洗淨的衣褲，掛在竹幹上，任由太陽蒸晒着。一戶人家，却獨兀不群的，開窗伸出一面嶄新的米字旗。在花色撩漫的衣衫飄揚裡，米字旗仍然顯目的橫豎在半空。街上如潮湧的人聲，使太平盛世的繁囂，真切而確鑿的擺陳在，每一個來客和過客的眼瞳中。

張權在喧嘈得，使人如走入世紀末日的鬧市時，人的腦膜，真的隨着雜沓的人影和不成節奏的叫嚷，而逐漸被催眠得，不知這是人間，抑或地獄了！他沿着凹凸不平的瀝青路，腳下一跛一瘸的，越過人頭攢動的市衢，一直向一座低矮的樓房走去。那地方是他熟知的。他要走向那間陳年的咖啡店，好歇歇疲倦的腿腔。也好好坐下來，籌思續下來的去向！他抬頭望望深邃的蒼空，也環顧周圍的市景，竟覺得，戰爭的摧殘，在這裡竟毫無所見。他反倒見着，各式新穎時潮的廣告，在各建築物的牆面上繪畫着。一些甚至搭成高聳入雲的鉄架。在那裡極其生動地，推銷各種新式的消費品。牆面上，盡是五彩繽紛的，美女們穿戴時髦的衣裙和獸皮鞋。一幅廣告盡繪着泊來的化粧品。一排名錶的廣告，

看得行人，在眉目間引起一種企羨之情。廣告中，有一個極有風度的西洋男子，在腰擁一個冶豔的女子時，一手持着一瓶碩大的西洋名酒。可是，街上盡眼所見，無不是衣衫褴褛和表情呆滯的人群。一個幾乎褲襠開洞的印度人，坐俛在西洋名酒的牌匾下，半醉的瞪弄迷茫的眼色。他睛眶內絡滿紅絲，瘦癯的唇皮掀開，一絡油膩的涕液，自鼻腔和口腔內溢出。他嘴裡不住的說着胡話，一重腥濁的酒味，不住的從他喉洞內噴出。他坐在地上的姿勢，宛似一只失去了鍊條的玩具，半癱瘓的匍在地上細喘息。——張權在他的面前經過時，他張開兩手，在作着求乞的姿態，說：「先生，請——」他以下的話已說不清楚。他眯細着眼，耽望着張權一變不憂。

張權在他張開的手掌上，隨便地擱置幾只銀幣，就向街對面的咖啡店趨去。印度人大約仍在說着感激的話。他的聲調淒涼和尖厲，這引起了過路的人，不覺好奇的對印度人盯望幾眼。但人們再也沒有對他，再予援手和施捨。張權有彼此同屬天涯淪落人的慨嘆。他在太陽的暴晒下，內心益其躁惱的，只是不歇的摔腦和嘆息。自一場戰爭之後，本城鎮的人口遽增。許多以前少見的行業，也如春筍似的，在街前街後茁長出來。他游目所及，就看到一座豪華的波子遊戲場，在那裡吸引了一群臉無表情的閒客。酒吧也在街衢上出現。那門外張貼了一排女子的照片。門扉是嚴緊地扣上的，偶然有人出入間，一重沁人心肺的冷氣，隨即如濤的湧向街外。幾個妖嬈的女子，由幾個戴着墨鏡的男子，手環着腰肢的，冒着太陽的熱氣，向另一條幽幽深深的橫巷走去。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兩眼失明的，手持着盲杖，由另一個老邁得頭皮剝落的男子，一路上伸手向途人行乞。一個好心的馬來攤販，正挑着兩籬籃的玉蜀黍叫賣。他放下扁担，在兩個老人的手上，各置放一只玉蜀黍。兩個老人的鳴謝聲，讓過路的车響，壓抑得毫無所聞。但張權在走入咖啡店前，却又讓另一種聲音吸引了。在街角的一家新置的職業介紹所，正推擁着一群大汗淋漓的男男女女，各式人等都有。他們的吵鬧聲，庶幾把街外的市聲掩抑下來。人群爲了爭奪一份職業，正在介紹所門外，互相排擠而引起紛爭。一個中國人把一個印度人推倒了。印度人和他的同伴，聲勢汹汹的要和中國人交涉。人們除了幾個看熱鬧的，其他人却乘隙，向狹窄的門縫裡擠去。不知是誰，被門板壓得，放聲大喊叫痛。人們也管不了許多，大家仍然是奮力的向門縫裡擠。

街外這時候，來了兩個乘腳踏車的馬來巡警。他們正向爭吵中的中國人印度人瞪去。街心陽光泛瀾處，却見到幾個歐洲男女。她們宛似觀光客似的，一身穿著輕便但奢貴的服飾。他們各抬着照相機，頻頻的把穢亂的市景攝入鏡頭。一個清俊的歐洲人，則拍下中國人和印度人相吵的場面。在咖啡店

的另一側，即是一家烏煙瀰漫的打鐵店。再過去，則是氣氛深重的壽板店和殯儀館。

和所有咖啡店一樣，這裡四壁上，都掛滿已告退色的刺繡景畫。也有一式一樣的汽水和香煙廣告。座上的茶客並不多。大多在閉目養神，或專心地閱讀着手上的報紙。這裡，過去是張權常來的地方。在每日課餘之後，他總是騎着腳踏車，自己一人在這裡品茗或閱報。有時候和舊同學約聚在這裡。各人呷着酸苦的咖啡，和吐放着蓬蓬的煙霧，在這裡高談闊論，暢述古今。當時歐洲戰場，隨着日軍的恣炸珍珠港，而戰事益形激烈。人們都議絮紛紜。大家都揣測，日軍南下的各種可能性。在戰雲密佈的氣氛下，英國首腦，一再聲言，將盡一切抗拒力，和試圖南下的日軍一決死戰！當時，本區有遠東最大的空防力，和幾艘戰備優良的巡洋艦。英國和本區的軍事觀察家，一致聲稱，只要日軍一踏入本區的版圖，他們的唯一命運和結局，就是卸甲曳兵的，變成一團炮灰和異域的埋魂。

張權坐在咖啡店內側的桌椅上。他望着門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刺目的陽光。他看到一輛英國的軍車，正在小心翼翼地，穿過狹隘的街道，而向遠遠街頭上開去。車篷上繫着十分醒目的英國國徽。——可是，在三年多以前，那種樂觀的氣氛，當時還在這陳舊的咖啡店內，洋洋溢溢的，一直在人們的口頭上，升起無可歇止的樂觀情緒。所有人都認爲，在本區，在英國人的軍力下，加上情同手足的澳洲軍團相助，一批驍勇善戰的本地和國外遣來的印度兵隊，足可抗拒殘酷暴虐，永不得民心的日兵！人們相信，只要日軍稍加妄動，他們的歸宿，將是萬劫不復的苦海地獄。而勝利永遠是，代表着正義和真理的殖民地兵隊！

所有這些，如今都讓坐在咖啡店內的張權，感覺到荒誕和突梯。他當日，在這咖啡店內，展報閱讀到，象徵着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的「威爾斯親王號」。一艘超級戰艦，被日軍不費吹灰之力，就炸得腹沉海底。當時，他就感覺到，和平的期望已告結束。戰爭的黑暗歲月，將隨着日軍的鉄蹄，而遠而近的，逐漸披覆在，本區千萬庶民的心坎上！

張權呷着咖啡，也嚼食着店內兼售的糕餅。他抬頭望向咖啡店的內室，但見進出的都是陌生的面孔。當年的店東是一個碩壯高大的北方人。如今却是一個臉容蒼白的老者。他兼管茶水的遞送工作，時不時打着呵欠，一副連夜沒有睡好的神情。張權在這裡，能夠找到從前舊夢的所在已不多。他偶然望向門外的條柱上。那繫着的新招牌，已自從前的「雲亭」，改爲如今的「重光」！——「重光咖啡店！」張權饒有意味的，默默叨唸了一下。那真的是一個應時的牌號！他內心感覺愜意的微笑出來。

街外車水馬龍的，看到店內的張權，感覺到眼花撩亂的心煩氣躁。他聽到隣店的打鐵聲，一錘一擊的，敲得他幾有即時離座的衝動。但瞬刻間，他看到隣座，一個赤膊的男子，正在翻掀當日的報紙，他赫然的，看到一則國際新聞的電訊說，盟軍已搜集到日軍戰時的滔天罪証，那就是被傳聞多時的，日軍在本戰區，各集中營內，曾經大量的屠殺無辜俘虜。盟軍的情報署說，先後被整理出來的資料證明，至少有上萬的俘虜們，曾被日軍羈囚在秘密的處所，進行各式各樣慘絕人寰的化學試驗。有一份資料，証實日軍，曾將大量獸血注入人體，而進行觀察人腦思維的反應。資料上也查出，日軍將未及成胎的嬰兒，自母體內生生剖出。在嬰兒初生期間，對之進行大量的銻性輻射，以求証日軍化學戰爭的新理論。日軍主戰派，一度主張罔顧國際戰爭法的條規，在中國及東亞戰場，進行當時尚在試驗階段的，在糧餉和飲水中下毒，令淪陷區的新生嬰兒，在一離母體之後，一接觸到自然空氣的某種媒介體，嬰兒即告神經系統癱瘓，而變成癡呆！

新聞上的陳述，要言不繁，但張權在震慄中，自隣座的茶客手中，把報紙商借過來。他注意到，新聞最後覆按說，在戰爭蔓延本區時，當時日軍曾在西城各佔領據點，向各僻遠集中營，送遞一批反人道器械，通過重重險阻的破壞，而向各集中營實驗處輸送。當時的地下抗日軍，曾刺探到日軍的機密。一批運載各區俘虜的車隊，曾經兼帶運送各式的化學儀器，到隣近各干治區的集中營。車隊當時，曾被半途埋伏的抗日軍截炸。部份研究儀器被炸毀，但部份仍然僥倖運抵目的地。在戰後的盟軍追查下，發現日軍曾經，將各式動物的器官，硬生生地和人體內的器官相錯換。日軍要觀察，動物器官在移植人體後，最終是否可能遏制，一種仍為醫學界束手無策的罕見病例！——可是，這一場慘酷的研究，日軍足曾戕害了上千的盟國俘虜。在戰後發現的俘虜骷髏，經化驗後全呈靛藍色。醫學鑒定後，確認是日軍曾恣意的，對上千的俘虜注射毒液。一些乾枯的屍軀上，甚至牙齒和指甲，都被荼毒得破碎不堪！

張權喘息着氣，把新聞之後，附篇特載稿，仔細的閱讀一遍。他全身的熱血，沸騰地，使他臉頰麻熱和頭腦昏眩。他瞬息間，想起烈火熊熊，夾着高橋上士的鎗聲和悲鳴的一幕。那輛被火焚着，發出噼啪聲響，和湧起騷人鼻腔的汽油味的軍車。那時候，浮現着高橋上士的身影。他揚揮着手臂，作得意和慘厲的呼喊說：「讓一切都隨噩夢去吧！——」又說：「我要讓你們，什麼也得不到！——」張權更震慄的，他記得高橋上士，更早時候說過，「他們異想天開，要攫取大日本皇軍的實驗設備！

——」張權想到這裡，已能肯定，這一場夢魘，是完全確鑿的了！

這裡面，真的包藏着，那如許使人心悸的秘密！日本軍人真的在這場戰爭中，用了最無人道的化學實驗，去把衆多的生靈，活活地剛死和毒死！他想起，那血屍纍纍的窖洞，在墓園之後，埋在磚窠之下。他們當時，被毒氣窒息而死的慘象，使張權抖索的手，緊緊地捏着報紙，而眉峰鎖成一線。看起來，他像被那批英澳士兵的幽靈攫住了。全身一個冷顫，先前的酒液在胃臟裡溢起。他感到鼻子一酸，那不是傷心，只是神經梢的激刺，使他眼眶內溢滿淚潮。

咖啡店內，來了又去了各色的茶客。一個中國婦人，在沿着桌面，向人衆兜售彩票。一個瘦弱的小女孩，則跟隨着她，向人衆張開青蒼的小手，向每一個人瞪着惘然的眼睛求乞。張權在女孩的手裡，揣了一只銀幣，彩票他沒有要，只向那個孱弱的婦人揮揮手。店門外，走來了一個行乞者，是一個戴着草笠的男子。他提着一只二胡，在拉動着弦音，而唱着淒涼幽怨的曲詞。茶客們都沒有理他。店東則在他的手裡揣了幾個銅錢，然後揮手的令他快快離去。

張權也許是心緒繁亂，加上方才的酒意，到現在仍然使他喉膈騷養的，久久不能平復。他換了一個座位，在靠窗的所在，全身偎靠在牆面上。陽光自窗外透入，照在陳舊而斑痕參差的桌面，一片油漬，讓一群螞蟻吮吸着。窗外對過處，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正焚燒着厚疊的冥紙，一群衣飾楚楚的男女，正在合掌垂首膜拜。幾個梳髻的老婦，正跪在路央上求籤。一輛垃圾車轆轤而過時，一群嗡嗡不休的蒼蠅，從窗外越入咖啡店。張權正煩悞地，舉手向虛空拍擊着。店內的茶客，有人坐在一陰暗角落，販賣着幾式來歷不明的手錶和古玩玉器。幾個凸露着肚臍的中國人，不時用疑惑的眼光，向四處瞭望。他們起先注意到張權，但後來發現他不是什麼方面的耳目，遂很放心的埋首議論生意。一個老者手持放大鏡，正在仔細的勘察一只赭色的瑪瑙玉石。他們各人在壓低聲嗓，談論交易的時候，張權却兀地，如心臟被戳一刀似的，渾身泌出如汗漿。他手持的報紙簌簌作響，手勢的顫抖，連帶地，使到臉容扭歪五官不正。他在喉腔裡，哦地吟叫一聲，聲音裡悲傷地夾着一個人的名字，葉漢！

報紙已發皺的，沾滿斑斕不清污漬。有人在許多新聞前後，簽上各式各樣的按語。在一個滿臉油潤，一身時流打扮的鄉紳照片旁，有人歪斜地寫着「發國難財的走狗！」旁邊是她夫人的照片，戲謔者把她的兩顆乳房剗過中空。她的照片旁，寫着鉛筆字「陪日本人睡覺，臭貨！」可是，張權却如觸

電的，看到一個碩胖的臉影，和覆蓋着腮髯和下顛的漢子，正被新聞報紙，當作社會意外新聞刊登出來。那新聞標題上，是葉漢那幅威儀中，蘊藏着一點溫煦和性靈的照片。標題大意說，中年漢戰後歸里，驚聞妻喪兒亡，投身於怒海間自溺而死！

張權根本無法讀清楚，報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他只感到天旋地轉的，四遭景物在浮游不歇。他恍如目睹，葉漢那圓盤似而友善洋溢的臉龐，在他的眼瞳內巡迴打轉。他那爽朗豪邁的聲音，如洪鐘似的，越過渺渺的時空，而送到鬧市內，而鑽入張權的耳鼓裡。他那對友誼的誠摯和周到，一直活躍在張權的心頭。他一再勸請張權，如果能夠辦得到，最好撥時間看看阿蘭去！那個苦海一飄萍的女子，實在很需要別人的援手。她對張權極有眼緣和好感。這是葉漢旁觀者清，窺探出來的！他一直認為，如果張權不能在舊愛處得到彌補和酬答，他主張張權接受這個充滿摯情和真愛的女子！他認為張權是義不容辭！

葉漢那種略嫌霸道和過火的關切，日來一直蠕蠕而動的，騷抓著張權心靈的一角。他本來要藉着一刻的寧靜，好好籌計一下他的感情去向和歸宿！他甚至，有打算找葉漢一趟去，和他好好的議論前程和大計！他本打算，近日就再見到葉漢一次。——可是，這一切已成了泡影。葉漢早已不辭於人世。他和他已是幽冥兩隔的人。一個在人海茫茫裡兀浮沉，一個却在奈何橋畔嘗嘆息！造物的不仁，却使到一個良善無瑕者，在沉屍海底的時候，無法換到人世間的一句同情，和一點清淡到無以復加的淚水！

張權正在悲傷到咬牙的時候，街外鼓樂喧天的遊行隊伍，正在鞭炮頻仍聲中走過。街頭巷尾，無不是手舞足蹈的途觀者。有人自三樓的窗戶內，垂下一長串的鞭炮，起着火，燒得震徹雲霄。窗戶內，一群嬌嬈打扮的女子，在浪笑中不住捂臉掩耳，被雷響的鞭炮聲，嚇得花容失色。一群浪子型的男子，則不歇的吹着口哨說着混話。街上來了一輛花車，上塑了幾個紙人。幾個臉容畸型的日本軍佬，被吊在樹樑上吐血水。一排中國字立體的寫着「血債血償！」另一花車上大放音樂，一對童男童女在表演「小放牛」。續來的花車，是「孫悟空大鬧盤絲洞」。那是別出心裁的設計。盤絲洞內的女妖，全是男人們扮演著日本女子。他們把和服半甩開，露出毛茸茸的大腿。孫悟空則作不忍卒睹狀。這一番情景，引得途觀的人發出爆笑。女子們則手絹半掩臉的，露出一雙嫵媚的笑眼。花車之後，是銅樂隊表演英國蘇格蘭民歌。之後，是五彩繽紛的中國獅隊和馬來人的民族舞曲。一行印度人在高唱着他們的情歌。一天都是飛躍的汽球。一群在遠看熱

鬧的英澳士兵，和穿著華貴的歐洲男女，他們在彩傘下，不住的鼓掌和攝影。

張權滿腔灼痛的，疾走在陽光珣爛的街道上。沿街都是觀覽熱鬧的人。有人向着遊行而過的花車，揚洒着五彩的紙花。有一群男子，精力充沛地，向花車內作古裝打扮的女子，不住揚聲嬉喊着。四處洋起洋鼓的咚咚聲，一群童子軍打扮的少年人，高舉着「中英美蘇四巨頭」的肖像，沿着人潮湧湧的街前走去。一群英澳士兵，則齊嶄地踏着軍步，嘴裡一齊的喊着口號，手裡舉着鎗，通身戎裝的，在人群的歡呼聲中操過。每一個人，如癡如醉的，沉迷在勝利的景象裡。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戰爭劫後的落魄者。也沒有一個人，會關心到，殖民主義者復次重來，他們帶給社會上，多少的動盪不安，多少的失業和痛苦，多少的疾病和奄奄一息的生無可戀者。

張權腳步踉蹌的，用最大的勁力，走向街市外，沿河建造起來的木屋區。那裡有部份的水上人家。沿河種植了幾許漫無秩序的花卉。一排焦黃的石凳，隨意的擺放樹蔭下。幾個碩健的男子，正在草地上油髹一艘半舊的漁船。一群小孩則在河灘上拾貝殼。河上浮泊着幾只破爛的船只。——這裡遠離那瘋狂而紊亂的遊行隊伍。人在這裡，面對着這满目貧脊的景緻，竟也感到心頭的慰安和平靜。張權在一路上，已看過自咖啡店內夾要出來的報紙。那殘酷的報導，其實很簡單。一個亂世的男子，劫難歸來之後，發現妻孥已逝，兒子亦已早夭。歸來的千里孤魂，不堪於一時的刺激，而投身淵海而永沉不起！報導上說，他唯一的舅父，亦於戰爭疏散後不知所踪。其妻在日軍的脅逼下，一度淪為軍妓，飽受日本軍人的凌辱。她出賣靈魂和貞潔，一則為免生活之苦，二則為撫養幼小的獨兒。期望和平有日，千里的良人會全身而返。此生悠悠的歲月，至少還有一個期盼，一個希望支撐她，咬牙地熬下去、拼下去！

可是，新聞的報導語焉不詳。只有附錄隣里的傷感和嘆息。他們說，女子自淪為軍妓後，日子過得很痛苦很悲慘。她最終染上了一種帶毒的淋病。她精神萎頓了，顏容憔悴了。她唯一取悅於日本人的姿色，隨着她病榻纏綿後，而歸於無踪。她在日本人眼裡，豈只不艷美，簡直與魔鬼無異。於是她飽受冷落之後，兒子也欠缺營養，日漸一日的瘦減，而變成早夭的童稚！——她瘋癲於喪子之痛，遂於某夜天明的時候，在街衢上的一棵橄欖樹上自縊。她留給隣人的一個印象是：一個飽受戰禍折磨的良善女性！

新聞報紙所能提供的，也只有這些一鱗半爪的印象。要全部設想，這樁悲劇的來龍去脈，也只有

憑諸一點想像和揣測了。張權坐在樹蔭下，把身軀重重甸甸地，壓在焦黃不堪的石凳上。他呆呆地，舉着抖索的手，把報紙上的文字讀了一遍又一遍。他彷彿目睹一場悲劇似的，臉容上反應着痙攣似的表情。他喉腔裡，幾許辛苦才迸出聲，叫嚷着：「葉漢，葉漢！你太懦弱，太不值了，葉漢呵！——」他沒有抑制的，讓自己完全浸沒在愁傷中。他一手揩拭臉龐上的油脂，隨着他的手勢撩撥，眼眶內鼻孔裡的淚涕，竟塌成一團漿糊似的，在他微露着青髭的嘴顛，險臨臨地垂掛着。四周的闕寂，使張權微然的啜泣，變成天地間唯一的聲籟。他把頭半捂在掌心，佝腰甸甸在自己的膝蓋上。他一直讓熱淚，從膝骨上一直淌向草地。那張印着葉漢照片的新聞報紙，一直擱置在焦黃的石凳上。熱風自河的對面湧來，把滿樹的葉架吹得嘩啦響。一群小孩則活潑在水波間。他們從廢棄的船上，權作跳台的往河水裡跳蹤。一叢水花被小孩們，攪動得不住現出漣漪和氣泡。

張權抬眼看着翻騰的水波。他想像着埋屍海底的葉漢。他在水湧窒息下，在最後的一瞬靈覺下，他到底是悲苦或是愉悅呢？他求死的願望是達到了，但他何曾想到，至少還有一個友人，為他的死，而哀悼而默念而神傷！葉漢呵，你太不公平了！你用死亡換取永恆的解脫。可是，你却為另一個牽掛你的人，帶來長夜孤燈的愁思和遠念！

太陽過了正午後，雲色也特別通亮和耀目。河沿的人家，每一門扉都嚴緊的扣控着。河岸上的草地四延，有幾個赤露上身的男子，揀着幽涼的花蔭下，正作着酣然的白晝美夢。沿河有一群黃牛，由印度小童驅策着吮水。一個賣糕餅的小販，正為清淡的生意，苦呆着臉。街外的市聲隱隱傳來。這裡的岑寂，倒一時令人倦戀起來。

張權仍然喃沉的，在說着心裡的話：「葉漢，你太不公平了！葉漢！——」他困頓的睜開眼皮，在四周流望了一眼。他越發為葉漢感覺不值！這個世界，雖然貧脊落後愚昧和殘忍，四處皆可見到。但是，揚眉望向白雲青山河水，吸吮一下略含鹽腥的空氣，踢一踢草地上齊開齊歇的含羞草，感覺到生命仍然是燦爛的、悅樂的！他一定要選擇勇者之路，好好的活下去！活給自己看，活給親人看，活給朋友看！也活見青山和綠水看！——「葉漢呵，你太不值了！——」張權從心腔裡喊出來說。一種宣洩後的暢快，令他精神抖擻了起來。他隨手把新聞報紙，拏在手裡再次瀏覽幾眼。他頗為珍惜的，把新聞報紙摺疊起來，小心的揣放在上衣的夾袋裡。他輕舒了口氣，一腳踢得滿地的含羞草，沙沙嚷嚷的又開又閉。他抬頭遙望空間，一只馬來人傳統的碩大風箏，正在靛藍的天空飛翔。風箏尾端，別出心裁的掛着一串風鈴。風湧而來，風箏與白雲相

纏着，一重悅耳動聽的風鈴聲，竟自天上瀉下。人間世的人，錯愕間，還以為那種天籟，是遙傳自天地造物的福音和梵語。

——同樣的福音和梵語，隨着風箏和風鈴的播唱，而降落城鎮另一隅的椰林內。穿過一畦畦的菜地，就是肅穆和莊嚴的天主教堂。那高聳和冷凜的鐵圍欄，把天主的聖地，嚴密地封存在自己的天地裡。人們偶經其門，隱然可聞那有緻的祈告聲。門外一群失望的流浪漢，百無聊賴地，偎在濃蔭的榕樹下歇息。三輪車伏們則仰靠在車斗裡，用草笠罩住自己的臉龐作午憩。一簇碩大的蒼蠅，在四處空間上飛旋。榕樹腳下，不知是誰設了一塊「觀音大士」的神案。有人在那裡供上清香和水果。可是，在觀音大士的神案下，却匍睡着幾只，漫身都是疔瘡和虫蛆的野狗。

風箏竟然越過山巔和樹梢，在這半鄉郊的村落裡，投下它碩大壯美的黑影。太陽高高在上，把風箏的影子，隨着風送的方向，一直把清亮的鈴聲，向這村落的空際上送來。人們抬頭仰望這風箏，無不讓它美麗的圖案吸引了。有人說：「這是馬來人的風箏嘛，模樣很新奇的！」也不知有誰在說：「這風箏那裡放來的，是不是市區的人放的？——」接着是夾七雜八的議絮聲。榕樹下的一個流浪漢，瞪着疲惫而絡滿紅絲的眼睛，說：「風箏，遨遊在太空，實在是自由呵！——」他的詞語充滿悅樂，可是表情却苦澀的。他窮困得，泛身的衣褲都是破洞。手裡擎着絨帽，可是洞圈纍纍的，使人看了頓感到悲酸。他身畔的幾個流浪漢，則不住的捉着身上的蟲子，眼睛無神的，望向怡然飛翔的風箏。鈴聲反襯得寂寥的村落，這時候更然的，使人渾身有一種，寂寞空虛後的麻痺。流浪漢相繼匍坐在草地上，其中一個掏出一副起皺的紙牌。幾個人搔搔蓬亂的頭髮。和舔着乾燥無肉的嘴唇，在全神貫注的耍嬉着紙牌。四空外，飛來越來越多的蒼蠅和虫蛆。

張權也是榕樹覆影下的，所有默默無言，但各人心事却如潮湧的人眾之一。他據着一把缺去靠背的木椅，一人岑靜的，呆望着藍天雲影下的疏落房舍。沿着碎石路，盡見到騎着腳踏車的工人，一身穿着深褐色的工作服，發勁地向林木蒼莽處奔去。女子們騎着腳踏車，整個臉相都讓深埋的絨帽掩蔽住。只有她們喁然和同伴說着話，人們才知曉這車上人，原來是一個勞苦大眾的女子。——張權走完一段野路，口腔內正感悶渴。他注意到，在大榕樹的蔭影下，有一木綴的小型茶亭。那是善心人，為過往的路人，提供解渴消津的施備。有一個印度人，正在提着木杓，向一只黝黑的圓桶內，舀起一杓水而仰脖暢飲。

張權站在一旁，待印度人仰飲完畢之後，他從印度人的手裡，接過木杓。彼此打了個照面，彼此又一笑，沒有有言語。張權待印度人轉身沒入陽光燦爛處後，自己輕輕舒了口氣，對着那黑黝的圓桶，略為躊躇之後，才提起木杓，舀了杓涼水灌進口裡。四周都是瀰漫的塵屑。一群黃牛自村落外策來，趕牛的印度人，也呼喘着氣，走近茶亭裡來。張權却讓黃牛踢起路面的塵埃，弄至有點厭煩的擰擰腦勺，他把木杓遞給那個一臉油濕的印度人。自己抬頭，望了茶亭上三個退色的中國字「施茶亭」，然後扭身就向村落的碎石路上走。天上的風箏一起一伏間，在鈴聲嘹亮的伴奏下，這村落看起來，真有仙境似的靜謐和優美！

隨着陽光的西墜，碎石路的末端，已有過半的低矮房舍，沒入樹影亂無間的野樹林和荒蕪地。更遠的天邊，在太陽的斜照下，可見到碧波萬頃和點點碎碎的帆影。——張權仰頭望了望，那仍然在播着鈴聲的風箏，正在雲氣的浮動下，在這村舍的屋脊上，一高一低的飛揚着。張權微喘了一口氣。他看到，在一叢孔雀花的掩映後，那一月石砌的平房，庭院深深地，在各式花架和綠木間，仍然多年岑默的矗立在那裡。——那是他的心愛人，自幼至長居停的所在。在那裡面，曾經誕生過一個，令他癡魂縈繞的嬌嬌女子林美嫦。那心底的愛，如今咫尺天涯的，隔着一簇竹籬，而和他遠若天邊的，彼此想見而無從見的，在門外和門外相隔着。一種撕心裂肺的斷腸感，使張權無由自制的，滿胸如火灼的，渾身涇涇地泌出燙熱的汗水。

太陽把風箏的影子，長長地影照在屋子的庭院內。風鈴聲動人心魂的，使屋子內的人，也聽聞動靜的，嘎然地推動門扉，向樹葉扶疏外的晴空望去。那身影只晃了半晃，就消失在黑黯無邊的虛空內。那影子有清嫩的臉脰，和一雙彎形似的眉目。她削着一排亮齒，使張權慄然地，如內心被戳的疼痛。一下子，他像魂魄離了竅，站在花葉幽深的竹籬外。全身軟弱如癱瘓的，用了絕大的動力，才不致使自己翻倒。那是美嫦哦！她竟然在這湊巧的時刻，在張權懷着希望和失望，期待和幻滅，種種複雜情緒的圍襲下，兀地電光火石的，出現在張權的眼前。那絕不再是夢！是千真萬確而立體的美嫦，掩身在那黑洞洞的窗眼後。她還是她！她仍然活得那樣艷麗的，在庭院一角嶄露她的光芒！她那即使是一瞬間的媚俏，也在人的觀賞後，久久留情不去！

張權站在參差的碎石路上。他的身影被木葉半掩住，但他顫抖的身軀，却足以使到，一個沿街撿破爛的老者，對他好奇地眦望幾眼。一只流浪的野狗，極為惡意地，對他瞪眼睛和吐舌頭。一路上都是漫漫的塵影。老者在打了幾個咳嗆後，即行揹着

竹籃往遠處走去。野狗也追逐着一群蝴蝶，在連串的吠喊聲後，隱身躍入枝蔓叢生的野樹林。風箏的投影和聲響，再次的吸引了屋內人的注意。這次重疊的窗扉，被人毫無保留的推開。陽光的折射下，把那個女子映照得更形媚麗。她梳了一個半髻的高髮，身披一件鬆身的室內闊袍。滿綴着迴環圖案的衣飾，把她豐儀般的美姿，透過閃漾不定的花影葉影，送到張權呆定和悒傷的眼瞳裡來。他打從心裡，低悄地吟叫了一聲：「美嫦呵！——」可是，他的低聲喚叫，只招來了一只孤單的粉蝶，撲着彩麗的翅膀，在他的頭頂上盤旋。張權正暗自神傷間，窗扉後立着的美嫦，這時候却摟抱着一個年稚的女娃，向她不住的揚手指晃着說：「快來看，妹寶！看那風箏多美！那鈴聲，多麼的動聽！——」她着意的，把身軀微然聳出窗外，把屋簷下垂掛的幾盤石榴花，稍為用手撥弄一下。她一臉慈蕩的母愛，對不住瞪着亮眼，兩片嘴唇緊緊地撮搓一團的女兒，百般呵護的逗弄着。石榴花被移挪過半，一天的晴光，都罩得母女兩人，不覺地微攢着眉梢。女娃伸出如藕節的雙手，吐着一口清膩的涎汁，用含糊不清的稚音說：「媽媽！看——」她向天空上，孤另而寂寞的風箏，不歇揚手而喜悅的說。母親的益其開心起來。她把女娃揣在懷裡，用天地間最誠摯的口吻，對她說：「妹寶最乖，媽媽最疼妳！——」

可是，天上的風雲驟變。一重罡風吹得樹梢簌簌作響。樹叢裡的烏雀，在一陣驚聳下，分別拍動翅翼向各處奔去。天上湧下一重微寒的涼意。窗扉被拍擊得嘎然聲響。這突而其來的天變，使女娃受不住驚嚇，而哇然地，漲紅着腮幫，在嘶聲地嚎哭。母親的一時惶恐着，連忙把女娃緊匍在胸脅裡。她不歇的呵慰着她，並用手輕拍着她的背腹。她說着：「妹寶，不要怕！妹寶，媽媽真疼妳！——」在她漸然幽遠的語聲中，美嫦已隨手，把窗扉重歸掩上。她的栓鎖聲，即使遙在丈外的張權，也清晰可聞。他此刻，如經歷了人生巨變，兩腮腮幫青蒼泛白起來。他感到腦膜裡，重重疊疊地，超過時空和歲月，在輾轉着從前種種，和今之種種！也幻想起各種悲喜，和各種苦辣！人生一節無法甩脫忘情的愛戀，此刻如濤的，在他的腦海裡掀起。他恨恨的，向地下望去，只見到自己巍峨的軀影，却是一只右腳殘廢的！他已經是一個背負重傷的人。他實在不宜，再去傷害一個迷醉在婚姻和母愛中的女子！一個他曾經愛，如今已不能愛的女子！只要此身能目睹到她幸福和舒然，他又何苦再去，掀動一場，對彼此都毫無意義的情海波瀾呢！

張權頹然嗒然地，拽步走過參差的碎石路，向夕光靄靄的村落外走去。這裡櫛比地蜎集了上百民

居。每一戶人家，都恍似把自己，如陷孤島似的隔絕開來。幾乎除了狗叫和貓鳴，在這光天化日的塵寰下，任誰也無法聽到半點人類的絮語聲。一切都岑靜得，使人有不真實的感覺。但是，張權的耳鼓裡，却如伏的響着美嫦的說話聲。她的那幾聲呼喚「妹寶」，象徵着她的身份的改變。林美嫦已另有所屬。她已永遠不再屬於他。她已有自己的世界，自得其中自樂其中。她和張權是截然兩種境況的人物。他們即使再見到，他們也無法敲碎和收變，這種既成事實的境況和現實！

隨着孤身隻影的風箏，和宛似嗚咽悲鳴的鈴聲，張權在碎石路的另一畔，站在已然西墜的陽光下，望了那深深樹影和花影下的屋宇。那嚴挂着的窗扉，把屋內所有的聲音，都截絕於窗外。庭院裡翻飛着孑然一身的彩蝶。陽光被樹葉篩成金鑽似的碎影。一種無來由的淒涼，在庭園四側漫延開來。竹籬外的路面，却是湧起一瞥撩眼的塵霧。——片刻之後，張權已沿着半乾枯的草莖小路，由那闕寂得使人駭悶的村舍，而孑然獨行，回到先前的榕樹腳下來。

一日將盡的氛圍，已自周遭的景緻中顯露出來。三輪車仗已先後把車開走。流浪漢已陸續離去。這時候，却推來了一輛，木輪轆轤的印度人茶攤。那包纏着頭滿腮亂鬚的印度人，正在燒紅炭火在炊茶。張權腳勢歪蹩的走近茶攤。印度人竟充滿憐憫的，用溢滿同情的看光，對他耽望着。張權內心有酸楚難當的感覺。他一言不發的，攔下了幾只銀幣，隨手拿了一包英國牌的香煙。人一扭身，就走在一路垃圾，但陽光却益其炫爛的野路上。

張權步態緩慢的，走過冰涼大理石砌成的，顯得莊肅和厚實的圍牆。牆內封鎖着，一座巍然高聳的天主教堂。張權在影花似的鐵欄外，乘隙望向深深暗暗的內室。他什麼也看不見，只見那繁麗如煙花似的琉璃窗，砌上幾式的宗教圖樣。他看到，一個宛如聖母的女性，正合十的堆着笑靨，向張權遞送着幽幽而神秘的天姬微笑。那笑容竟使他熟悉得，自臉頰上湧上一重麻熱。那笑靨的紋路和姿勢，太像那個女子陳阿蘭了！——想起陳阿蘭，他忽然想到已故的葉漢。那個飄泊歸來，而屍沉海底的好人！一下子，他的唇皮竟反射似的，在喃喃祈告着。他希期葉漢的求死，是他由凡世進入永生的階梯和開始。他為這個已故的友人，默唱着無聲無語的安魂曲。

教堂內的鐘聲，已沉沉重重地響動在空間。張權抬起輕沾着淚水的眼睛，向高高在蒼穹上的十字架，仔細而虔誠的耽望了幾眼。他沉痛的自語說：「安息吧，葉漢！——」他說着，人已向街衢的繁華處去了。陽光溫暖地罩在他的身上。他看到，自

己略為跛躓的身影，竟然和半空上的風箏，同樣悠長而貼實的倒照在地面上。那鈴聲不絕如縷。在張權耳中聽來，却如一個天涯浪客的悲歌和愁唱。那彤雲下的風箏，在張權抬頭仰望間。真的是，宛如一個孤寂的生命，在雲海飄泊中，獨自徘徊起伏的，向遠空未盡未知處冉冉升去。

(三十二)

晌午之後，列車緩緩地，駛入人頭攢動的南城鐸站。人流洶湧之中，張權隻身地，自紛擾雜沓的驗票處，擠身走在陽光泛照的月台外。這裡景緻，和他不久前，和葉漢，在暮色迷茫中，把亞蘭母子，送上一輪人力車上，毫無二致。這對面的一排店屋，仍在偏斜的陽光下，各自垂下遮陽的布篷和竹簾。才不過兩月時光呵，這裡的小販攤檔，已然驟增起來。街上的行人也衆。許多人蹲坐在路邊的茶攤品茗。也有人在進着膳食。幾個馬來人印度人，在挑着担子，販賣各式的糕餅。一群尼泊爾籍的男子，正匍在各自的地攤上，零售着各式的玉石和指環。一群中國人，則在涼風颼颼的樹蔭下，擺賣着各款舊家具。一個極其老邁的老者，推着一輛三輪車。車上擺置了一具活動影畫機。只要在機控上置下一只銀幣，人們透過特設的瞭望鏡，就可以看到連續的卡通影畫。車面上貼着各式圖片，上面總約見到一行小字「精采西洋影畫，活潑生動」。一群被吸引了的小孩，在伸長脖子向瞭望鏡內看電影。

張權在這漫無秩序的市場，稍為瀏覽半刻之後，人隨着長途的車程，而感到有些疲怠和厭倦了。他手上提着一只小型的籐籃，腳下的顛躓如故。他這一身的打扮，是穿着暗紋式的袖衫，長褲是絨質深褐色的。妹妹玉嬋，還給他送了一只墨鏡。但他不習慣使用，只是把它掛在上衣口袋裡。他經過一番整飾，頭髮也削成高聳，鬚渣被剃得淨盡。一個人一身都是清爽氣。但是一路上燠熱的車程，加上顛簸不堪的搖晃，使他立在南城的土地上，心房裡的撲跳未盡，而眼眶被太陽激刺，竟然有一種無法自持的昏眩感。他走在亂雜的市場上，人的恍惚，使他無法續前的，竟然偎靠在，一棵老虬的龍柏樹下喘息。

市場上熙攘不休的人潮，在張權的眼底裡，盡然是一群，表情漠然而行色匆匆的人影。他的脾胃裡酸澀得欲吐。看來是陰晴不定的天氣，使他經受不住乍寒乍熱，心胸裡溢起一種，前所未有的翳重和沉鬱，使他偎靠在樹下，滿額沁的扯動着呼吸。天上撲下一重涼風，使他煞青着臉，打了一個突兀的寒噤。四周的人影和人聲，依然不歇於耳。

張權提着艱苦的脚步，手持着小型的籐籃，夾在人流裡，而被半推半擁的，向市衢的所在蹭去。

間。只見寂寂的甬道，兩旁的房簾深垂。有人在那裡打噴嚏，有人好像在說話，但聲音很低，幾乎分不出男女。有人踢着木屐，聲音在落寞中，帶點蒼涼的，逐漸在張權的面前凝結下來。張權抬眼，很吃力的，才看到一個臉骨嶙峋而通身瘦削的中年男子，出現在他的眼前。那形景宛如一具游動的幽靈，兀地浮現在人前。他刨着一排煙牙，手持着老舊的水煙筒，問向張權說：「你是要房間的？——」他毫無稱呼的說。聲喉冷冷而漠然。張權內心起着反感，他尖攢着眉，還想不到答話。那人已抬起疑惑的眼光，對他逼視着。他對張權再加上一個「呢？」字，顯然是在催動他說話。

重重地嚥了一口氣。張權才平抑了自己的懊惱和憤懣，他平正的耽望着對方，頷首並淡然的說：「要一個單人客房！請——」他最後，還是客氣的勾勒出笑容。對方只是麻木的，對張權瞭望一眼，一手持着水煙筒，一手自抽屜裡，抽出一本名冊，堆在張權面前，語調毫無韻緻的說：「五元錢一宿。請你簽名！——」他說得客氣，但表情却是僵滯的。張權對他可憎地盯望一眼，把錢付了並簽上了名冊。

張權被引進了內間，最後的一月住房。在這裡之後，就是微有腥臭的浴廁間。在張權進房之後，即不時有人，拽着沉重的木屐，在那裡進出着。人們恣無忌憚的轟動着木扉，或將水龍喉開得嘩啦作響。一點沒有體恤到住客的安寧和謐靜。——張權和衣仰躺在鬆軟的床褥上。他望向天花板，那裡因雨漏而沾上斑鳩的水漬。一只遠年無力的吊扇，在無奈而沉重的轉動。幾只碩長的壁虎，在壁面和天花板上，相繼的追逐着蚊蛆。一簇蜘蛛網，沾滿塵屑的橫掛虛空。

只是打了一個盹的功夫，張權在感到喉腔乾澀中，在怔忡間轉醒了過來。他拽步走近盥洗盤，匍首向水龍喉吮飲了幾口清水。寒冽的水流，把他的五臟六腑，沖激得又舒暢又怡然。他把掛垂在嘴角的水珠，使勁用手拭去，並抬頭，望向水銀蝕去大半的壁鏡。在那上面，浮晃着他清癯而半沾憔悴的面孔。他仔細看看自己的眼睛，才看到在昨夜未曾睡穩，而縱橫地爬滿紅紋。他感到眼皮酸澀，而一夜的頭痛，雖在服藥後，而仍是半隱半現的跳躍在腦膜間。他用手把盥洗盤的水，恣意地濺潑在臉龐上。他似乎藉此，讓自己好清醒一點。但他腦膜裡的麻痺，未曾稍減的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感到鬱悶和難舒的痛楚，用手推開厚重的窗扉。在那屋子之後，隔着一片蒼綠的甘蔗園，他看到幾個健壯的男子，正在把一捆捆的蔗枝，揹向園外停停着的貨車上。幾個皮膚黝黑的婦人，則在一旁焚燒着腐葉。遠山的無盡處，可見到戰時被炸毀的碉堡，在四分

五裂的紛陳在山野間。幾只巨型的運輸軍機，也被炸得稀爛的攤在林木裡。一群兀鷹，盤旋又盤旋的，來去在雲濃雲淡的蒼穹上。

張權無聊的仰臥在床褥上。他半閉眼的，想起人世的種種經驗和苦痛。他想起兩月前，所見到的美嫦和她的女兒，那副驚魂一瞥的面影。然後又埋入無盡遼遠的窗扉後。那天，孤單的風箏和嗚咽似的鈴響，一直在他的魂夢裡浮遊着。他恍似被風箏牽掛着、鈴聲迷惑着。在他兩個月的時光中，一直在他的魂夢裡縈迴不去。他那天，到學校裡重辦復職手續。他走過修葺得煥然一新的校舍和校園。一踏在綠茵綿綿的草場，就看到一群滿臉燦爛笑容的學生，在陽光明媚的草場上，齊聲呼叫並曳放風箏。一群風箏上繫着清脆的鈴響，聲音如齊奏的天籟，穿過淡淡的雲氣，向全場每一個人的耳膜裡鑽來。張權一刻子，感動得幾乎溢淚。他想起，那天在苦酷的太陽下，同樣是看到風箏飛舞在蒼穹上，鈴聲也聲聲掠耳的鑽進耳鼓裡。但是，那天的風箏是寂寞的，鈴聲也如孤雲似的嗚咽。但是，今天校園內的風箏群，却是歡欣同愷的響着勝利似的樂音。每一只風箏上，都瀟墨淋漓的，寫着「還我河山」、「光復故土」、「壯志已酬」的激昂語句。一些風箏上還垂掛着彩球。隨着風來風去，在碧藍無垠的虛空上，舒齊而有秩序地，跳躍着象徵一種希望和憧憬的舞步。

沿着校園逡巡一周，張權被一種新氣象，而感動得喉核搐動，而渾身漫泌熱濡的汗水。他和幾個結伴同來的同學和舊友，其中包括禿亮了半邊頭髮的梁海平，一群人默默無聲地，跨步走出校園，而向紅塵萬丈的市衢走去。一群故舊相交，彼此都帶着一顆，戰難後猶隱隱作痛的心靈。在陽光下踢着自己的碎影，而微嘆氣而喘氣的，在風箏的舞影下，和悅耳悠揚的鈴聲下，一步一徘徊的，不覺已身在熙攘得，使人眼花撩亂的塵寰俗世中！

所有的回憶，都在岑寂得透明的客舍內，如煙如影的，旋轉在張權的眼前。他記不清，那天學校裡歸來之後，他猶豫和沉吟了多少個晚上。父親的死、葉漢的死，美嫦如霧散後的感情，給他心靈間，掀起巨大的波浪和傷痛！他在妹妹玉璽、妹夫建生，和故舊親朋的慫恿下，感到人在中年，至少有一處感情的停泊處。一個人風塵飄泊多年，風霜之後，將老未老將倦未倦的心，是應該有個憑依和去向的！他得起不可追的往事。也想起可追的未來！驀地裡，他想起身在南城的阿蘭。那個在暮色中，向他和葉漢惜別的女子！那是一種愛火的微燃，是一種新感情的發端！是張權重生後的新曙光和新企望！——想到這裡，張權讓如濤的心事淹沒了。他苦苦不得安眠。在數不清的夜晚，他走出家屋的庭院，在夜涼如水的庭院內徘徊。他仰望蒼空，明月

何皎皎。但月圓人未圓！他沉嘆了一聲，又在屋子內，對着故父母的遺像，呆呆地看了個半夜。耳畔裡的鐘聲嘀嗒，由清晰轉趨模糊，又從模糊而落入清晰。他感到腦膜發麻，人在半迷朦的意識裡，宛似重現了當日回里的一幕。在海風頻頻的碼頭上，渡輪不住的響着笛聲。海鷗在綠波上吮水。他聽到葉漢給他的叮囑。他臨別似乎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張權，能夠重臨南城，見到那可憐花架淚的阿蘭和她的孩子。亂世情、亂世愛，都是那樣的，使人刻骨銘心。和依依的，無法使人自解，而驟然間，產生了愛的勇氣，和愛的決斷！

日影漸漸移動後，客舍後的甘蔗園，已陷在一片靜謐中。工人離去了，貨車已消失在綠樹深深的徑路。一蓬亂草焚燒後的輕煙，在土丘後冉冉的冒向蒼穹。客舍內寂靜如恆。只聽到偶爾有房客在絮談，單調而突兀的木屐聲，在張權移身，提着踏踏的腳步，向長廊後，前端的門扉處走去。這裡一直都是無光的虛黯。張權小心地拽着腳步，走在前廳的門房處。在日光燈的淡照下，那個半閉着倦眼的男子，正在怡然地吮着水煙筒。他橫臥在一張已告關節剝落得，不住聽聞吱嘎響的籐椅上。他在張權步出門扉前，才稍為睜亮起眼睛，向周遭游覽一眼，旋又閉目沉醉在咕碌翻滾的水煙筒聲中。壁上的掛鐘敲了幾下，那已是下午將盡的時光了。張權在踏出門檻時，巧好有兩個女子，打扮得趨時，但神情却是落寞和憔悴的，由兩個神色猥瑣和獠惡的男子擁簇着，向黑暗無光的甬道走去。兩個女子錯身而過時，不約而同對張權，轉動了一下疲憊的眼珠。兩個男子，則對張權不懷好意的盯望一眼。在四個人影倏忽無踪後，張權只感到，內心湧起一種難抑的辣痛。他感到生存真的是一種悲哀。不論你信或不信，即使再經歷一次戰禍之後，人間的災難仍然如昔！那些罪淵，仍然深不可測的無法填平。人世的無奈和痛苦，仍然噙心似的，在不住的伺機向你啃咬着。

張權在客店的前面，一片熱鬧無比的茶攤上，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客麵食，在低首啜飲和咀嚼着。一個衣著光鮮的婦人，遞給了他一疊新出的彩票。張權稍作遲疑之後，終於向她購置了一張。茶攤上人影憧憧，婦人扭身向人叢裡竄去。張權在剎那間，聞到她身上撒出如蘭的香水。他抬頭向街外看去，又見到幾個古銅皮膚、一臉煙油的男子，正纏着幾個售彩票的女子說混話。幾個女子又像應酬又像嬌嗔似的，把身軀一直向後退縮。幾個男子在燠熱的天氣下，笑得涎沫和汗水涔涔而流。

這南城，從戰爭的噩夢裡轉醒過來。到處展望一眼，盡可見到升平後的盛世，已逐漸染上繁華和浮華的色彩。——張權沿街走着，終於佇足在一片

小小的書肆前。他在門前，抬頭間，兀地讓這書肆的牌匾吸引了。那上面只用青墨，龍飛鳳舞的，寫了「書香社邸」四個字。他感到會心的喜悅。一種和煦的舒暢，使他提步在書肆內瀏覽。這裡的書籍不少，琳琅滿目的陳列在書架上。可是顧客極少，只有幾個人站着或蹲着的，在翻閱時行的書本和雜誌。那店主却是一個女的。她噤聲不響的整理着賬務。很偶然間，才抬起那副中年後，略有癡胖的臉孔，向店內人張望一眼。整片書肆都是岑靜的。象徵着一種書香的沒落和文化的寂寞。幾乎在這小小的書肆，就讓人感到，文明被物質淹沒後，精神世界，早已被物質所取代。放眼所見，街頭街尾，盡是誘人企羨的物質廣告。一家商店，用特大的字樣，在飛揚的長條上，寫着「分期付款，實在便利」的術語。街上湧湧而來的，盡是最新時髦的汽車和電單車。收音機在唱着，使人聽着感到心癢的軟綿情歌。

張權心情無比的沉重。他步向街頭的時候，向一個路過的行人，請問「陳記洗衣店」的座落。但是，那漢子是一個啞巴，他只是瞪圓着眼睛，向張權瞪望着。張權苦澀一笑，無奈的，對他輕聲說一句：「不必介意！——」人就繼續向街頭的另一隅走去。這裡沿路，可見到戰時，日本人用漢書張貼的告示，已隨着歲月的剝蝕，而淡薄斑鳩的，殘留在電燈柱上或古舊的牆面上。一棵油加里樹樹幹上，張權看到，有人用油漆，縱橫有勁地，寫上「反英殖民地鬥爭，貫徹到底！」那樹畔立着幾個印度巡警。他們大都留着濃髯，正在眼珠溜動的，向來往的人眾盯望。

站在已日漸西斜的街頭，張權却讓這油加里樹上的語句，吸引住而沉思起來。在戰發時，人們鬥爭的對象，是窮凶極惡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爲了抗日護土，多少人拋頭顱洒熱血，把自己的身軀，投在火熾的戰網裡，和敵人共周旋拼生死！多少人枯骨成堆之後，勝利的太陽，才在涔涔如渠的血泊中，冉冉而光輝萬丈的升起！多少血多少淚，才築成這道勝利的長城！可是，如今，在一場慘勝之後，血的一幕又逐漸響鑼了。在遠蔽的叢林後，一重騷鼻的炮火味，又在這米字旗飄揚不竭的殖民地上，漫延而又擴散開來。在街頭的一角，可以看到靜悄悄的軍車炮車，在幾個白皙的英國軍官指揮下，一隊旅的英兵和僱傭的辜加兵，分別揚起帶刺刀的機鎗，往遠方寂寞幽深的山林裡開去。街上行人，在生活的奔波折騰下，人人倉惶和無奈的，向各自的生活疆場馳去。誰也不會注意到，在寂穆炎熱的天氣下，一場烈火朝天的戰爭，正在遠方的密林裡，默默無聲的進行着！

(17) (待續)

貓的想法

——貓詩十四行

我是一隻貓
躍入這黑暗的夜的世界探索
伺機攻擊我的目標
(當然，耐性我是有的)
獵物不上釣不要緊
守候已是一種樂趣

耗子對我不重要
漫長的黑夜才是我要堅持搏鬥的敵人
我將守候，我必守候
做為一隻貓，要有貓的樣子
(所以，腥味只是其中一種)
我吞下生活中的辛酸苦辣
要施施然貓樣的活下去
決不能獨沽一味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巴黎

*風客

垂釣

懸一條細細的電線
在水心
只為問一問候河神
並聆聽河水的對話
河神不語
却以一張銀色的名片
代替了回答

*晨若絮

一眼望去
井田制度一覽無遺
古代公侯伯子男的瓜分
也不過是陌阡之權
今天
是人們歌頌的樸素之美
田野無人 檀香紛紛
就像太陽游移到了西邊

田野

從端午走到中秋

很短很短的路
只是從端午走到中秋
城門深鎖
鼓擊聲不再響

輕風如說了又忘的諾言
無所適從地擱置在一邊
雙音在浮雲底下
一路地漫不經心
仿佛要步上嫦娥的奔月
製造另一個月的傳奇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

*卓雁凌

(魚游於水
慕吾於紅塵
吾於紅塵
慕魚游於水)

羨魚歌

吾有自己的天空
魚有自己的天空
兩個不同的天空
隔開來
成就了各自無限的

羨慕

逍遙的日子中
魚時時刻刻愁於
人類的口慾

憂對金錢的餌釣裡
吾却快樂於
泛山風華的無趣

魚有自己的天空
吾有自己的天空
兩個不同的天空
涵括了
彼此
兩種不同的
悲哀與歡樂

*辛吟松



* 風訊

◆今期的「蕉風人物」溫祥英，是馬華的資深小說作者，寫作歷史已有三十年之久。可是一個如此堅持不輟的寫作人，而且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集，仍然有文藝青年不知他是何方神聖，寫作人的孤寂感，單從此點便得知其強烈。因此，本刊的一系列「蕉風人物」，便有着為我們的寫作人打氣的作用。

◆儘管一般人對寫作人是如此的冷漠，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仍然有一群人努力不懈的在默默創作。如長篇小說『紅塵』的作者鍾瑜君便是其中之一。『紅塵』將在十一月號（378期）刊登完畢，此書全長54萬字，也是馬華文學史上，迄今為止最長篇的長篇創作。據我們所知，除『紅塵』之外，鍾君也已完成了另外兩本長篇小說，一為30萬字，另一為33萬字；換言之，作者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共寫了117萬字。這真可謂是馬華文學的大豐收。但是這種成果，絕對不是僥倖得來的，而是作者在工餘，每天堅持寫上三個小時的成績。雖然一口氣寫了三本小說，此位作者仍然創作不輟，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作者又再寫出新作。可是，書寫好了，要找刊登的園地，却是難乎其難。本地的報章，或是轉載外國稿，或是視作者的「名氣」才作特約，而且諸多限制，對嚴肅的本地長篇創作，不見有實際的扶持。而本刊，因是此地唯一的定期純文學刊物，提供園地，讓作者發表難於在他處獲得刊登機會的中篇或長篇創作，便成了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也同意溫祥英的看法，即是：月刊連載中篇或長篇小說，有它的局限，可是，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僅所能做到的。當年『中外文學』連載刊登王文興的『家變』以及後來的『背海的人』，何嘗不是受到多方責難？可是，那是試驗小說，遭受到某部份人士的非議，是難免的事。至少，本刊所連載的小說，套句濫調來說，是屬於真正的「現實主義」創作。陳若曦的『歸』與聶華苓的『千山外，水長流』，亦一樣在『明報月刊』上連載。所以，本刊以連載的方式刊登中篇與長篇，也說不上是驚人之舉。本地的寫作人，既然名與利都付之厥如，如果連這一點自由發表的園地都拿走，未免是落井下石。除非，我們能像西方的出版界一樣，書一寫竣便出書，根本不需要發表。可是，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出版商，為我們的寫作人提供出版的便利？發表園地稀少，真正去創作的人，竟然找不到地

方刊登心血之作，便是今日寫作人的困境。馬華文學六十年來沒有出現過長篇鉅構，也許癥結就在這裡！關於這點，我們願意聆聽讀者與作者的見解，稿件請投來「風向」版。

◆雖然在向作者邀稿方面，我們已經做得不遺餘力，但撇開質數不談，單是來稿的數目，就仍然不符合理想。很多已有名氣的作者，都「封筆歸隱」了。而單靠新秀，又不足以支撐大局。而且，新入多數喜歡寫詩，不然就是千字不到的散文，寫小說的幾乎是絕無僅有，而本刊一期可容納十萬字，這麼大的篇幅，要以甚麼來填滿？在從前，我們每一期約有三十巴仙的轉載稿，但對於一本創刊宗旨乃是鼓勵本地創作的純文學刊物來說，轉載是逼不得已之下才實行的。因此連載中篇和長篇小說，也是解決稿源缺乏的一種辦法。當然，我們的本意絕對不是想藉此來填滿篇幅，而是鼓勵寫作人寫大塊文章。我們還是那句重複了又再重複的老話：請愛護馬華文學的作者多多的投稿來！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少昂先生閱歷與畫風

●歐豪年

吾師趙少昂先生學承奇峯先生，以藝術負當代衆望，羣倫所宗。早歲足跡國內名山大川，畫名已著。一九三一年即以繪事獲比利時萬國博覽會金牌獎，繼之巴黎、倫敦、柏林、莫斯科等美展、中日聯展、葡京個展、紐西蘭個展及歷屆中國全國美展，均獲最高榮譽。一九三四年，先生挾藝北上，遍攬幽燕、冀北、雲岡、長城諸勝，並舉行畫展於南京，繼而天津、北平各地，一時稱盛。七七事變，遷居香港，值世界風雲緊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過港歸國，拒見賓客，獨拜先生之門，羅致所作，刊輯專集，並爲長文以譽之，其推崇之意，可以想見。迨香港易守，先生不屈所志，冒險乘漁船過澳門，留廣州灣一載，設嶺南藝苑分苑，並舉行個展及所藏當代名家畫展，以提倡美育。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藝專當局，知先生脫險，均聘先生爲專任教授，電促入都，時廣州灣情勢日亟，旋亦告陷，先生秘密入桂，慕桂林山水之勝，居留多月，得寫生新作百幀，粵桂兩省教育廳分別爲主辦畫展於桂林、曲江兩地，事畢入渝，道出柳州、貴陽，次第舉行畫展，盡將所得捐贈粵災，時論譽之。既抵陪都，受當地歡迎，徐悲鴻先生更爲文以彰其畫展曰：「番禺趙少昂先生，早歲曾遊藝壇名宿高奇峯先生之門，天才豪邁，有出藍之譽。余嘗贈以詩曰：『畫派南天有繼人，趙君花鳥實傳神；秋風塞上老騎客，爛漫春光艷羨深。』」茲因先生應中大及藝專之聘入都展覽近作，用發揚新興藝術，並饗文化界同人之望也。」於是峨眉之秀，三峽之險，青城之幽，先生足跡迨遍。筆底煙雲，變化萬千，詩才畫料，於焉更廣。客次成都，兩度舉行畫展。河山光復即南飛返粵，任廣州大學美學教授。翌年以所作展出於香港，港督親爲揭幕，以隆重其事，先生旋亦留居香港。一九五一年東渡扶桑，朝日新聞社爲舉行畫展於東京三越，觀衆數萬，爲中日文化交流空前創舉。歸途過菲律賓，翌年南遊新加坡及馬來亞，所至舉行畫展，由東南亞最高專員麥唐納剪綵，並以題詞序其畫集曰：「余謹序數語於趙少昂教授之集端爲發刊詞，趙氏爲一富有天才之大藝術家，其作品充滿生

命力而有詩意，力能將大自然美妙表露無遺。所作花卉、禽魚、走獸莫不靈活生動而富有神韻，故其作品不同凡響。趙氏之山水畫能在輕描淡寫中將山光雲影、日色水聲描於紙上，出神入化，嘆觀止矣。集中所刊，足窺趙氏作品之一般，閱者當知趙氏之所以被譽爲近代中國畫家之最傑出人材，非偶然也，而其作品將垂萬世而不朽矣，是爲序。」一九五三年過英倫，瑪爾勃羅美術館爲舉行畫展於倫敦，各大報章如泰晤士報等均有長文論述，閉幕後繼續展出於曼哲斯特，聲震彼邦。里子大學因敦請展出於校內，並請演講及即席揮毫，觀聽之衆，空前未有。倫敏BBC電台更請以專題向世界廣播。一九五四年抵法京，畫展於巴黎，既又過瑞士、羅馬，分別展出。歸途經德國及印度，所到備受歡迎。一九六〇年先生受三藩市地揚博物院之邀請，親攜作品在該院展出，繼之史丹福大學、俄亥俄大學，洛杉磯加省大學、芝加哥大學、柏錫甸那博物院、華盛頓省立博物院、聖地牙哥美術館、拿干那美術館等凡二十餘處之多，波士頓博物院及華盛頓省立博物院均購藏先生作品。留美期間曾在哈佛大學及加省大學講學，一九六五年倫敦泰倫美術館舉行世界繪鳥名家畫展，一九六七年舉行世界繪走獸名家畫展，世界十七國參加，香港方面，特約先生代表參展德國西德博物院院長史小溪近著中國美術一書，列先生之作譽爲中國時人最偉大之畫家，並以長文論之。一九七九年香港政府市政局爲表推崇先生藝術，特盛大爲主辦個展於香港藝術館，會期逾月，同時刊出先生作品專集，以普及於當地市民。今春先生更膺英廷伊麗莎伯二世女皇榮頒MBE封銜，蓋以酬其多年來對港地文化藝術之深厚貢獻，其見重於世者如此。

先生爲人，胸懷灑脫，卓犖不羣，平居恬淡不慕名利，自謂終生事藝，與世無爭，因鈐一印曰「此生祇願作閒人」。其誨後學，以真以誠，余少日得列門牆，時蒙誨勉謂：「一切皆幻，藝術是真；時乎不再，努力爲人」。先生亦以此數語自置座右，有君子惕若之意存焉。

先生自言少孤貧，太夫人竭其女紅及事傭

所得，始供薪火。又曾為憶述民十年際，家居尚欠電燈，向晚焚膏治學，師母輒持煤油燈高擎，以照明繪寫巨圖，其辛劬可以想見。奇峯先生擇徒故嚴，門人多各有成，先生苦學，造詣尤高。先生尚格物寫生，所作花、鳥、虫、魚、走獸，莫不先事深入觀察及速寫。出遊必挾手冊，遇山水佳處，輒留連作圖，即一樹一石有可觀者，亦路傍佇立，對景打草稿，用志不分，日昃不去，其治學之勤如此。先生之學固淵源有自，然所尤足道者以能自立面目，為今日畫壇矜式，此蓋又非師承所能囿之者；奇峯先生之雄健，固莫以復加矣，而先生於雄健

之外益以清逸之致；劍父先生之「勁羽蒼鷹」奇恣亦前無古人矣，而先生以奇恣之外益以含蘊之美。至於點綴微虫，妙筆入神，則又似突邁於居氏。豪年非敢忘事月旦，實以心折先生能揚師門潛德之幽光，為四十年來嶺南畫派開啓新頁也。

豪年自維魯鈍，深恐隕越，爰謹採錄先生昔年畫集所披載資料，益以平日親炙受誨所知，勉為描摹於萬一，倉卒成篇，真不足以述師之所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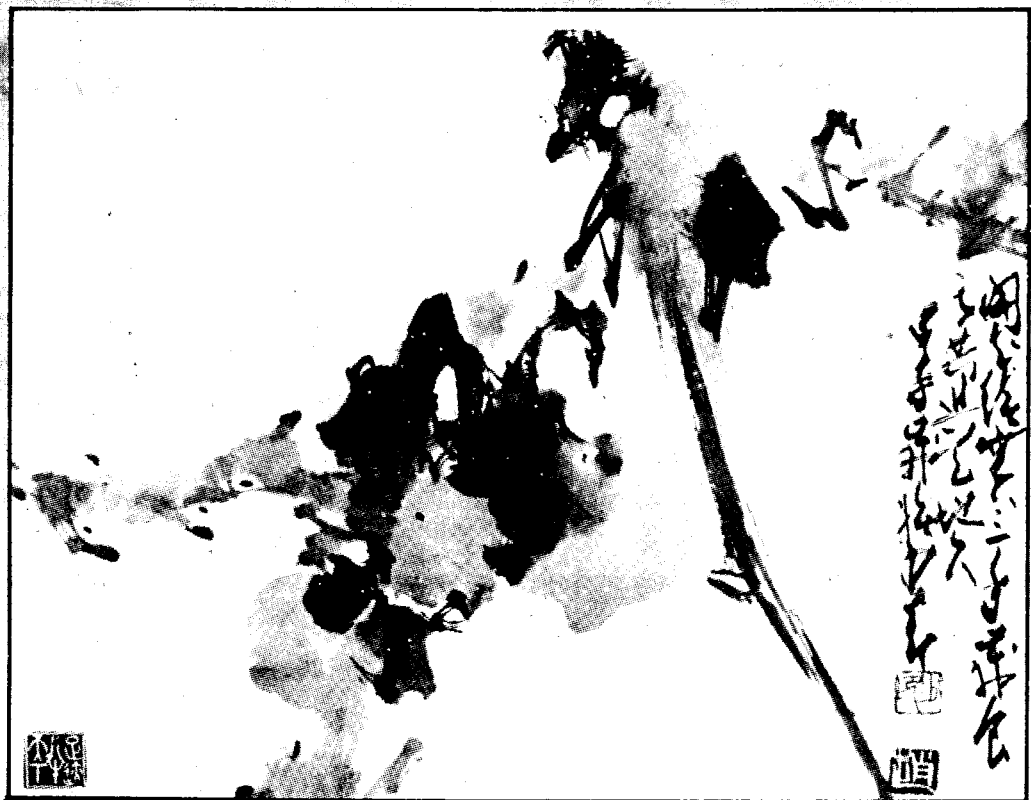
庚申中秋，門人歐豪年謹敘。



登巴黎鐵塔 甲子春三月 少昂於嶺南藝苑

蒼茫暮色滿氤氳
 海角天涯一綫分
 萬丈雄心隨浪湧
 依然壯志欲凌雲

加省卡妙暮色
 甲子春三月
 少昂時年八十



蒼茫暮色滿氤氳 海角天涯一綫分 萬丈雄心隨浪湧 依然壯志欲凌雲
 加省卡妙暮色 甲子春三月 少昂時年八十

山外青山幾度秋
 暮雲流水兩悠悠
 凌寒壁立三千仞
 翠岱經年也白頭
 曩客東京過富士山口占
 甲子春三月
 少昂時年八十



山外青山幾度秋 暮雲流水兩悠悠 凌寒壁立三千仞 翠岱經年也白頭
 曩客東京過富士山口占 甲子春三月 少昂時年八十

誰憐隻影自飄零
 秋到寒根草不春
 最是月明蕭瑟夜
 心隨魂夢過前汀
 孤夢一首
 甲子少昂時年八十



誰憐隻影自飄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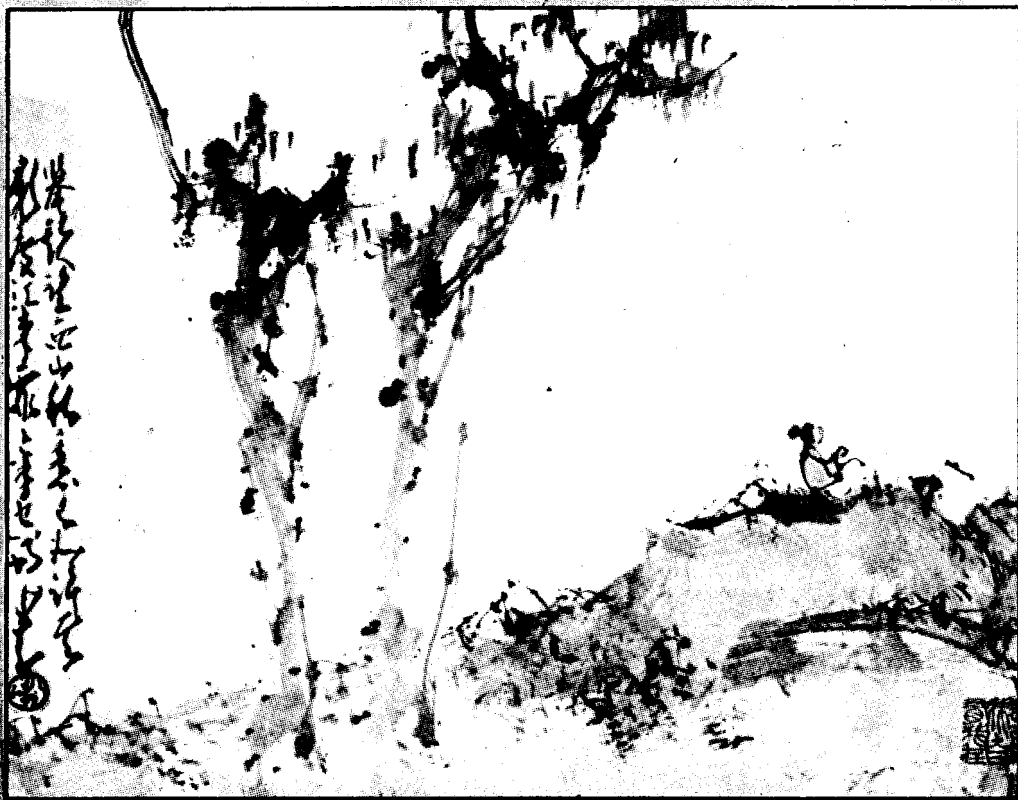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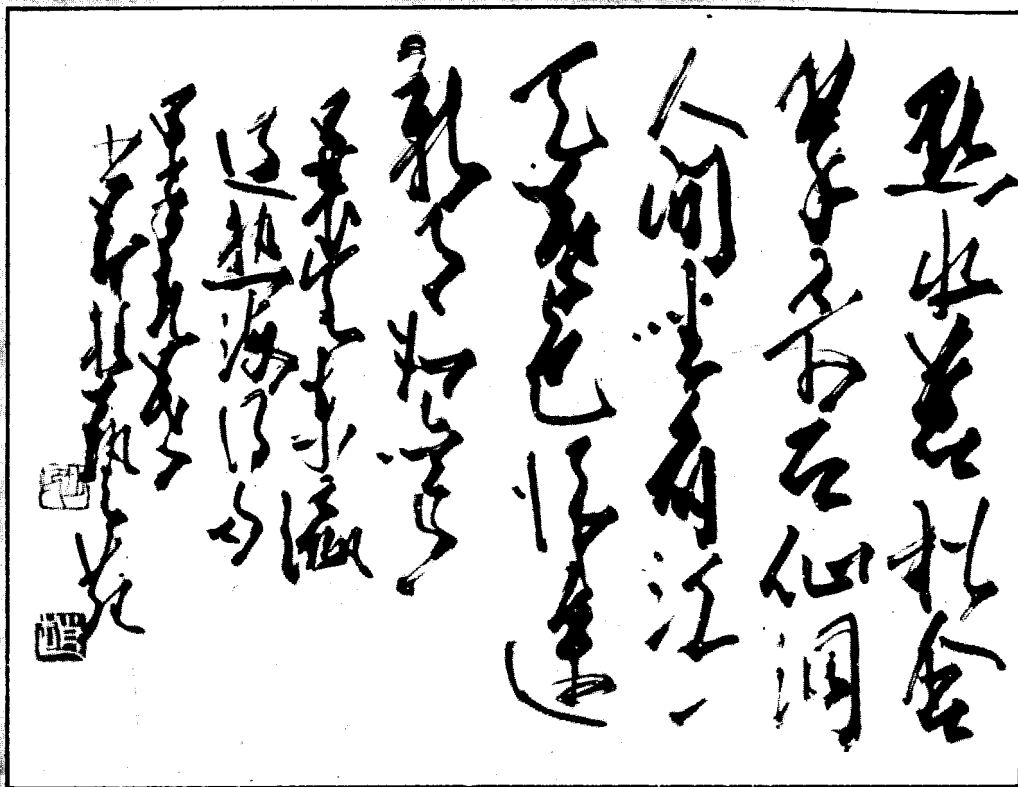
秋到寒根草不春

最是月明蕭瑟夜

心隨魂夢過前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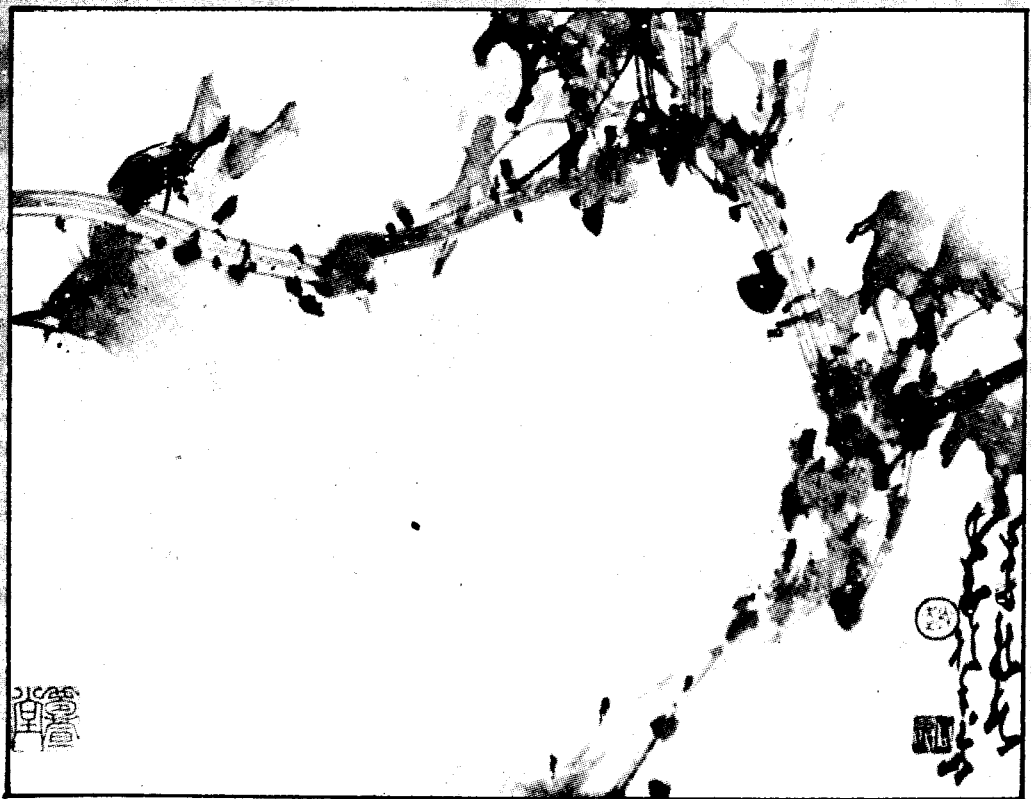
孤夢一首

甲子少昂時年八十



點水蒼松含翠 奇石仙洞人間 坐看江天暮色 歸途新月如彎
 曩客東瀛過熱海得句 甲子年春暮 少昂于藝苑

輕紅淺綠兩相稱
 一片秋光向暮天
 掠水閒鷺舒倦眼
 幾家白屋起炊煙
 少昂于夢萱堂



輕紅淺綠兩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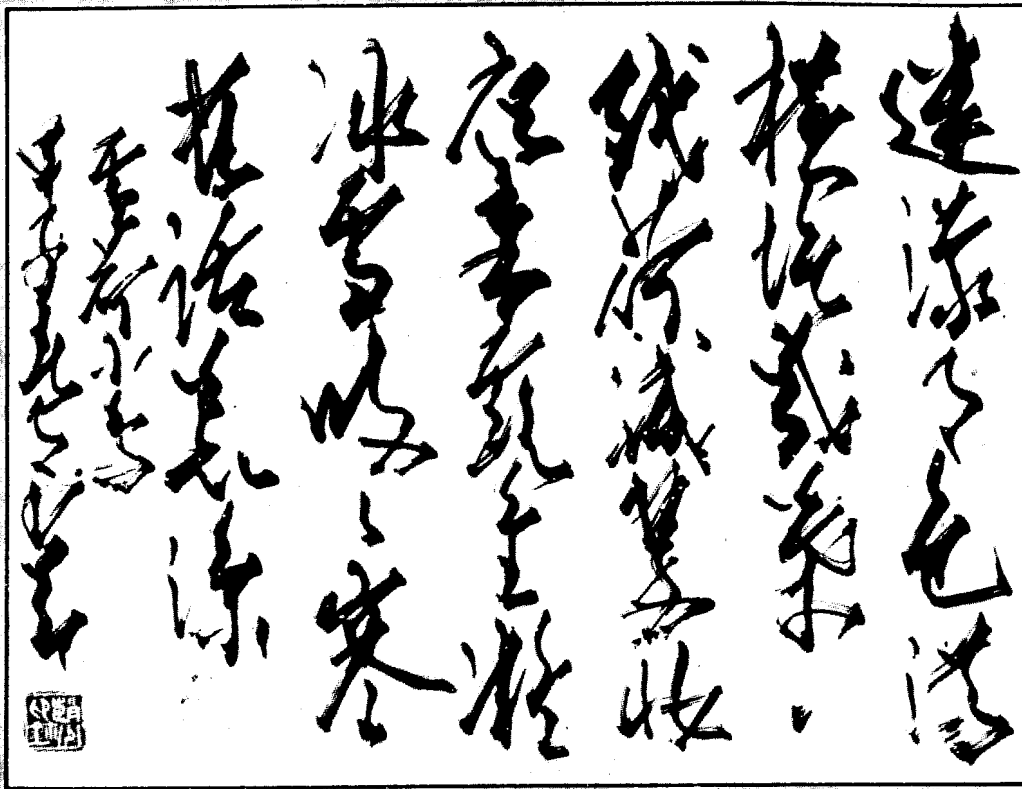
一片秋光向暮天

掠水閒鷺舒倦眼

幾家白屋起炊煙

哈佛大學講學歸途車上有作

少昂于夢萱堂



迷濛月色滿橫塘 幾葉殘荷試翠妝 夜來露重凝冰雪 吱吱寒雀話荒涼
 雪荷小鳥 甲子春月少昂

生來秉潔絕纖塵
 絕纖塵豈自珍
 孤芳豈自珍
 一陣微風香暗襲
 此中春色最宜人
 教生人
 欲辨誰在
 甲子春三月少昂



生來秉潔絕纖塵

高蹈孤芳豈自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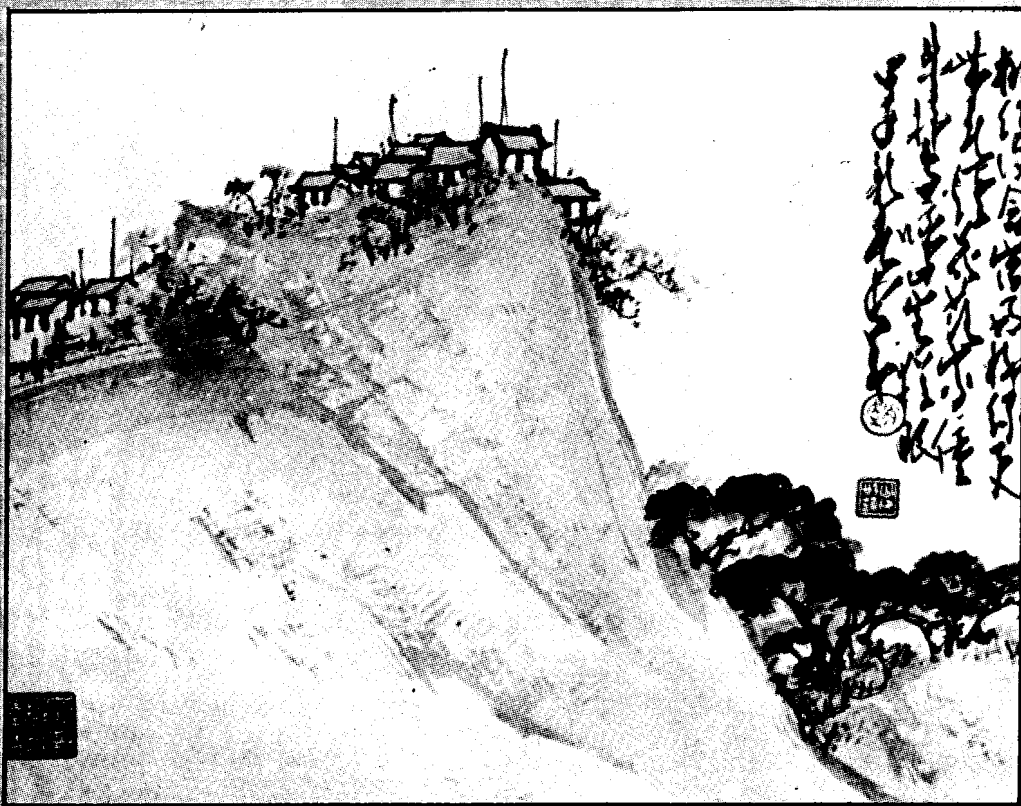
一陣微風香暗襲

此中春色最宜人

題胡姬花

甲子春三月少昂

幾度煙雪滿前山
 一線寒雲帶暮顏
 理亂不聞心境靜
 始知蓬島在人寰
 瑞士湖閒步
 甲子新春
 少昂於夢萱堂



幾度煙雪滿前山 一線寒雲帶暮顏 理亂不聞心境靜 始知蓬島在人寰
 瑞士湖閒步 甲子新春 少昂於夢萱堂

幾許秋光入畫屏
 雨餘顏色尚含青
 一篙煙水歸來晚
 耳畔漁歌送暮暝
 秋暮歸漁
 甲子新春少昂



幾許秋光入畫屏

雨餘顏色尚含青

一篙煙水歸來晚

耳畔漁歌送暮暝

秋暮歸漁

甲子新春少昂

蒼松翠柏隨風
 浪激嶙峋石未移
 擾攘風雲鳴不到
 最饒詩意月明時
 加省卡妙月夜
 甲子春三月
 少昂於蟬嫣室



蒼風翠柏隨風僵 浪激嶙峋石未移 擾攘風雲鳴不到 最饒詩意月明時
 加省卡妙月夜 甲子春三月 少昂於蟬嫣室

卷日於幽探
 勝或至山色
 松濤流響天
 紛紛落葉曉
 涼
 箱根閒步
 甲子春三月



盡日尋幽探勝

幾重山色湖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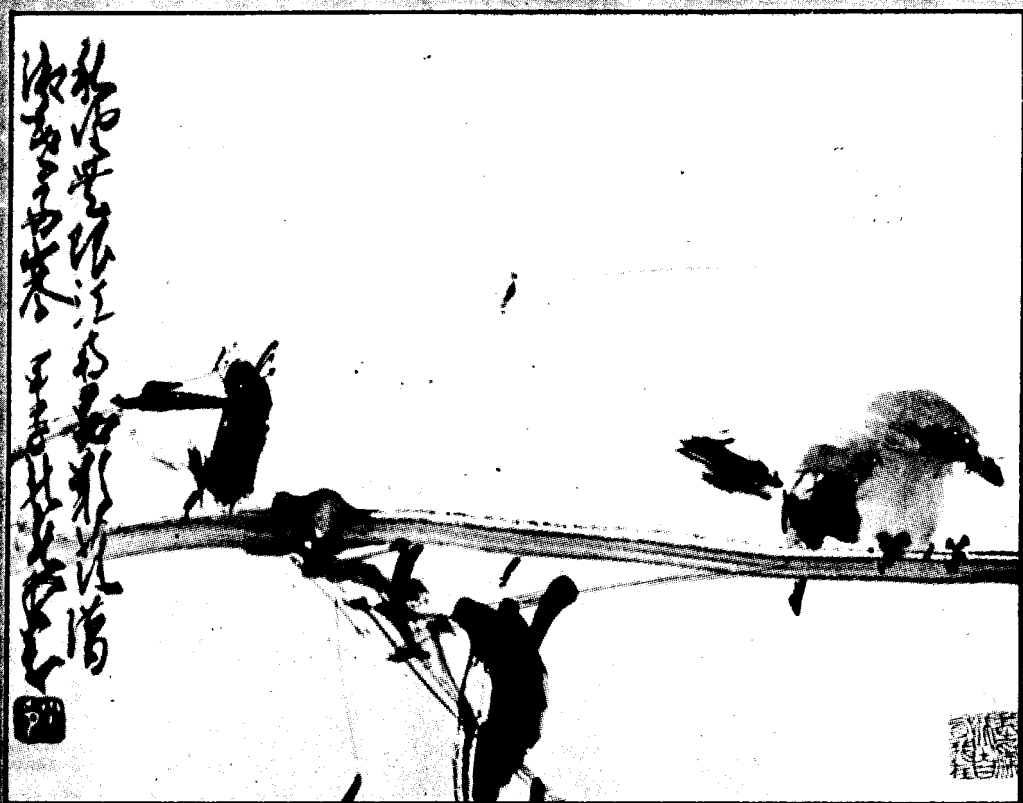
松濤流響天半

紛紛落葉曉涼

箱根閒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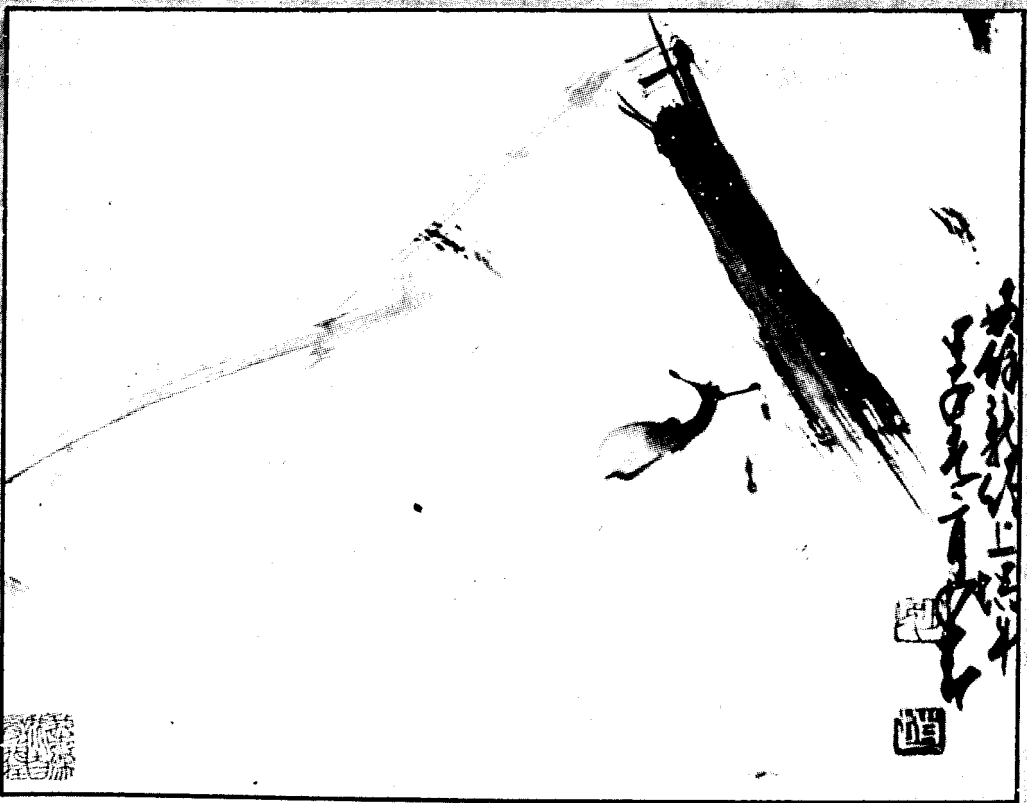
甲子春三月

世傳此是望
 夫山望斷天
 涯人未還
 忍聽鶉聲啼
 不住
 每逢風雨淚
 斑斑
 望夫山一章
 甲子新春少昂



世傳此是望夫山 望斷天涯人未還 忍聽鶉聲啼不住 每逢風雨淚斑斑
 望夫山一章 甲子新春少昂

一泓綠水歌
 勞止片刻清
 涼解苦辛
 喘月耕雲
 明日事
 牧童前岸
 笛聲頻



一泓綠水歌勞止 片刻清涼解苦辛 喘月耕雲明日事 牧童前岸笛聲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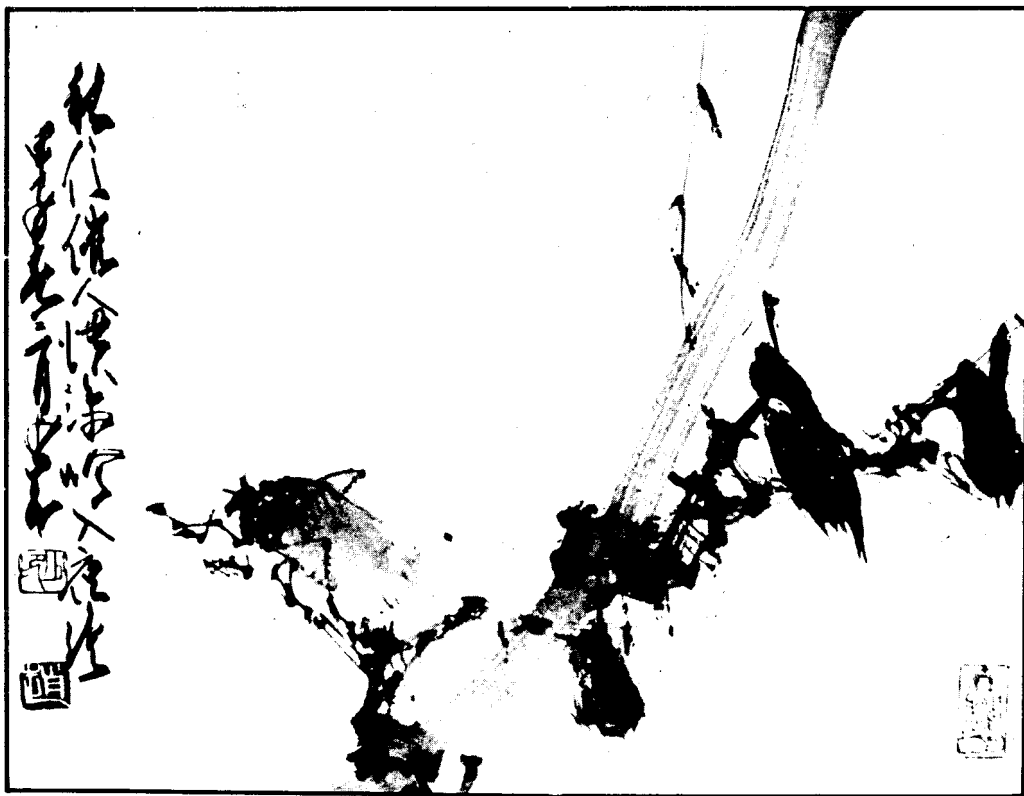
浩蕩煙波幾白鷗
 低飛上下意悠悠
 日常湖海生涯慣
 不曉人間歲月憂

日內瓦湖得句
 甲子春三月
 少昂



浩蕩煙波幾白鷗 低飛上下意悠悠 日常湖海生涯慣 不曉人間歲月憂
 日內瓦湖得句第二首 甲子春三月 少昂於嶺南藝苑

故國經亂感荒涼
 尚喜黃花送晚香
 最是滿城風雨急
 傷心人怕近重陽
 近重陽
 少昂于蠟燭室
 題菊花



故國經亂感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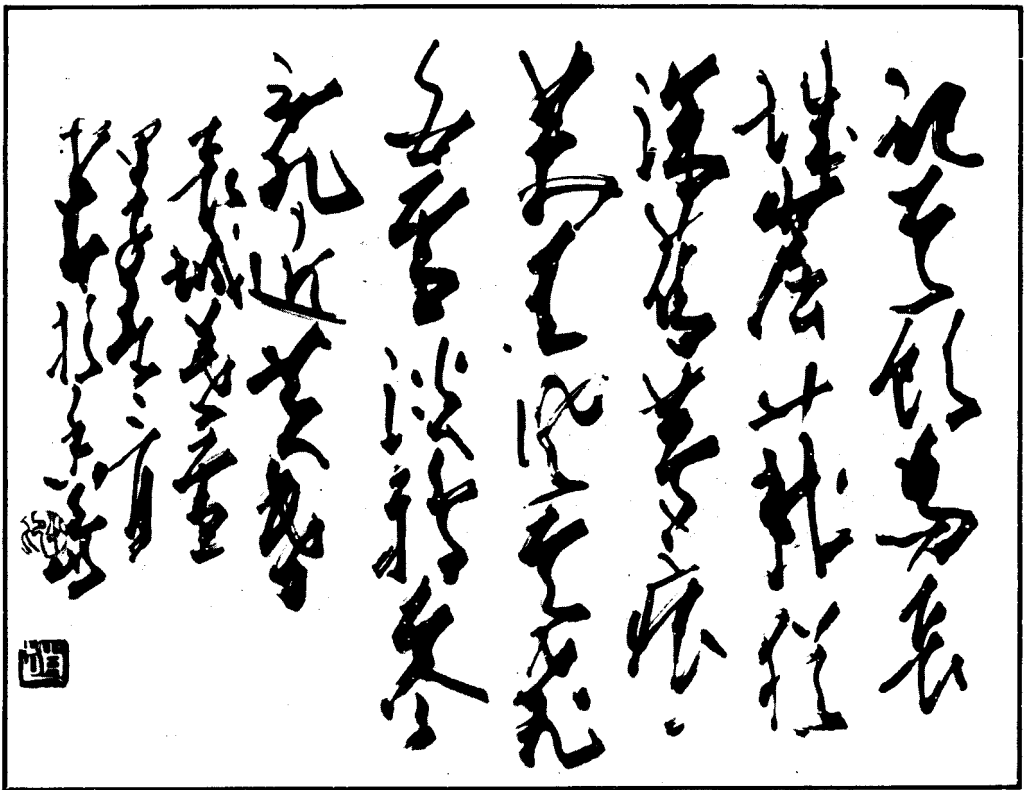
尚喜黃花送晚香

最是滿城風雨急

傷心人怕近重陽

題菊花

少昂于蠟燭室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木棉世說是英雄 多少風雲烟雨中

木棉一羣 甲子春少昂

待得春回光萬丈 鳥聲催送夕陽紅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j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記會飲馬長城窟 廿載猶深舊夢痕 萬里風雲飛白雲 淡鴉零亂近黃昏
 長城暮雪 甲子春三月少昂于香島